

東方雜誌

私立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圖書館
登記 0021

第四十四卷第四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三十七年四月出版

中國國民黨史稿（四冊）

第一篇 十元
第二篇 六元五角
第三篇 十二元
第四篇 十二元

鄒魯著

中國國民黨史稿，為鄒海濱先生所編著，取材宏博，綱領燦然，曾經胡展堂先生訂正，於民國十八年出版。全書包括組黨、宣傳、革命、列傳四大部份，對於國民黨名稱之演變、組黨之經過、黨部之規章、各地之黨務、總理之主義、宣傳之實際、以及歷次革命之戰役、先烈殉難之壯偉事蹟等，無不敍述綦詳。其後鄒先生復加改訂，交本館印行，原書餘篇中之組織、紀律、財政三類，已分別併入組黨篇中；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三章則編入宣傳篇中，內容益臻完整。

中國國民黨史略……鄒魯著 五元五角
中國國民黨史（新時代史地叢書）……華林一著 二元五角
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鄒魯著 七元
湖北革命知之錄……張難先著 七元九角
華僑革命開國史……馮自由著 二元五角
革命逸史（五冊）……馮自由著 初集四元 二集五元五角 三集六元 四集四元五角 五集七元
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馮自由著 七元五角
過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國國民黨 陳希豪著 三元七角半
國父家世源流考……羅香林著 二元
孫中山先生傳（百科小叢書）……胡去非編 二元
總理事略（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叢書）……胡去非編 十元
蔣介石先生抗戰建國名言鈔……陳福華輯 一元五角
蔣介石先生嘉言類鈔……彭國棟編 四元五角
中國政黨史（中國文化史叢書）……楊幼炯著 十二元五角
中國革命史（新時代史地叢書）……陳功甫著 二元五角

均按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商務印書館出版

A(H)3015-37:4

不許轉載

東方雜誌 第四十四卷 第四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主編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各地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三十七年二月份

每週初版新書

第一週出版新書

宗教哲學

中國哲學會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主編

Josiah Royce: The Religious Aspect of Philosophy

謝扶雅譯

六開本二冊 定價八元五角

本書亦稱「德行與信仰二事根基之批判」，蓋其內容由上下兩卷構成，前者以窮宗教行爲之理，後者以窮宗教信仰之理；更由此建立一種屬於康德後起唯心論派之哲學體系，而以此體系之原則應用之於宗教問題。譯者於宗教哲學研討有素，其譯文折衷於意譯直譯之間，能於不失原意之範圍內，予國人閱讀上之便利。對於著者魯一士之哲學思想，譯序中亦作有簡要之評介。

中國航政建設

高廷梓著

四開本一冊 定價五元

本書以闡述中國航業現象及其歷史背景爲緒論，進而指出中國航業政策，顯有發展之方向，並分別討論造船企業、海事教育、引水管理、港務建設諸端。其實行之方法，均詳對本國實情，旁證各國先例，爲適當之採擇。其中題材及理論，爲作者兩次在任航政司司長期內所得之經驗，茲於本書中具體道出，並明示中國航政前途之輪廓。

光的世界（自然科學小叢書）

W. H. Bragg: The Universe of Light

陳岳生譯

六開本一冊 定價六元

著者曾於一九三一年聖誕節，在英國皇家學院作光學的科學通俗演講。本書係按演講原題而撰著，而實驗方法及其解說和辯證，都較演講時更見詳盡。內容對光的本性、眼與視覺、色、色之本原、天空之色、光的偏極化、日光與星光、倫琴射線及波與微粒等各項問題，均以最通俗之文字及最有效的實驗來說明。書中插圖多至一百餘幅。

骨折與脫臼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主編

Leo J. Miltner and C. M. Meng: Fractures and Dislocations

米勒納、孟繼懋著 黃振秦譯

六開本一冊 定價二十元

本書原爲著者在北平協和大學講授骨折與脫臼時所編著之講義，對於各種骨折脫臼之原因、病理、症狀及其療法，均有扼要之敍述，不但學理完備，而且切於實用。除醫校講習應用外，亦可供臨床家之參考。

茅舍（世界文學名著小說）

V. B. Ibáñez: The Cabin

胡絳雲譯

六開本一冊 定價四元

伊班內司的作品中常染着濃厚的地方色彩，並含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在這本茅舍中，正是二者兼而有之。書中敍述華倫西亞農民處在地主和惡霸的壓迫下所過的悲慘生活，畢生奮鬪，終難逃惡運的吞噬，寫來頗爲動人。譯筆樸質流暢。

辛稼軒先生年譜

鄭廣銘編撰

四開本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稼軒事蹟，因其文集之失傳，半已湮沒不彰。此譜備采南宋一代重要文獻，相互參證，求其詳確。內容雖以分年隸事爲主，然亦兼用紀事本末之體，以明重要事件之原委。不僅稼軒行實之一般可於書中概見，且舊譜之謬亦可藉此糾正。

上列各書均按同業規定倍數發售——外埠另加郵運包紮費

A137-37:2

商務印書館

每週初版新書

三十七年二月份

第二週出版新書

哲學概論（甘露叢書）

中國公教眞理學會
香港公教眞理學會 合輯

J. Maritain: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吳經熊 葉秋原 主編

馬里旦 著　戴明我 譯

六開本一册　定價八元

著者馬里旦爲晚近新多默派（Neo-Thomism）一代宗師，所著有關哲學書籍多種，均以現代精神，闡發亞里斯多德及聖多默的哲學體系，爲近代哲學立承先啓後不朽之業。本書爲著者在巴黎大學講學時所作哲學綱要叢書的緒論，經譯者參酌法文原本及 E. I. Watkin 英譯本漢譯，譯筆至爲流利。原書雖爲初學而作，但能保持哲學解釋文字所應具有的科學性。

父母與子女

陳汝惠 著

六開本一册　定價三元

父母子女之間，應如何建立圓滿關係，使彼此適應，能作合理的發展？——此一問題對於家庭幸福及社會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作者以心理衛生研究所得，就遺傳、環境、人格修養、職業及經濟等各方面，說明父母子女間應有的合理關係；並指出父母採取科學的心理觀點，自較堅持傳統的倫理的立場更爲重要。對於防止子女的發生變態心理一點，亦多所指導。本書實可稱爲家庭教育的新論。

出席澳洲新教育國際會議記

艾偉 著

六開本一册　定價四元

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間在澳洲舉行之新教育國際會議，其主旨在藉教育力量以求得國際了解，一方面在改造課程，祛除偏見，另一方面則在提高各國教育程度，並加速掃除落後諸國之文盲。到會代表，包括本書著者在內，均爲各國教育專家。其演詞之菁華，均經著者錄入本書，其有待商討之處，並經著者與之反覆詳究。手此一書，對於戰後教育之新趨勢，即可瞭若指掌。至會中所記澳洲教育近狀，在留心比較教育者亦應一讀。

護士用化學

Stella Goostray & W. G. Karr 原著

黃杲 譯述

四開本一册　定價六元

專論關於護理工作上應用之主要基本化學原理，以供護士學校講習之用。內容包括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生物化學、及實驗教程，並旁及於生理學、藥理學、及細菌學。編制新穎，敘述扼要，尤注重實際，且能啓發學者之思考。

滅火機（消防叢書）

高耆徵 編譯

六開本一册　定價三元

本書材料大半取諸美國防火協會出版之「消防法規卷四」及「實業界的消防組織訓練手册」，對於各型化學滅火機型，分別門類，詳述其內裝物劑及其用法、性能、裝置、分佈、保養諸項；旁及太平水桶、消防沙桶、消防鋸屑箱等防火器具之製備與應用，藉爲改進我國消防事業之助。

法國文學的故事

徐霞村 著

六開本一册　定價三元五角

這是用社會學的觀點寫成的一本法國文學簡史，對於中世紀以來法國重要作家的生平和他們的作品，作一條理清晰深入淺出的介紹。附錄「第一次歐戰前後的法國小說界」一篇，使近代部份的材料比較古代詳盡一點。著者在編著本書的過程中，曾對法國名著系統地閱讀一過，所以本書中頗多著者的獨得之見。

上列各書均按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外埠另加郵運包紮費

A138-37:2

商務印書館

每週初版新書

三十七年二月份

第三週出版新書

人格心理學

朱道俊著

六開本一册　定價四元

從科學的心理學之觀點，對人格問題作一系統的探討。內容凡分七章：首爲「人格之意義」，就各家主張，比較闡述，以求一最正確的解說；次爲「決定人格之因素」「人格型」及「人格的測量」，對人格形成的原因及過程，各家人格類型的區分，人格的測量方法，均作扼要的說明，再次對人類所維繫心理平衡的「人格適應之機構」的種類和利弊，以及「人格的統一和分裂」的現象和變態的預防，詳加敍述；最後「總結」一章則爲全書的綱要。可作大學用書，更適宜於一般人的閱讀。

小學國語教學討論集

沈百英著

六開本一册　定價四元五角

小學國語教師每苦於理論與實際經驗難於配合施教，本書著者特提出國語教學上最重要的二十六個問題，作一種理論和經驗的綜合研究，企圖解決這些困難。每一問題均將國語的新舊教法混合編輯，用辯論的方式寫出，力求詳盡。著者多年從事於小學國語教學研究的寶貴的收穫，均於書中道出。

高級中學生物學實驗教程

（四川省立教育科學館叢書）

馮海洵編著　周太玄校閱

六開本一册　定價二元五角

依照高中生物學課程編著。包括實驗四十則，每一實驗在結論中均有問題，留備學生於實驗完畢後回答。所用實驗儀器依照最低限度估計，俾合於一般學校之用。

鎢鉬鎳鈷四金屬概要（工學小叢書）

徐英明編譯

六開本一册　定價三元

鎢鉬鎳鈷四金屬，均爲軍事及電業所必需的原料。本書係根據國外最新各有關材料編譯而成。凡此四種金屬的歷史、存在、提取法、冶金法、性質、功用、化合物及其預審試驗法和分析法等，均經詳述。可補學校教材之不足，並供工業界之參考。

玉溪詩謎（現代文藝叢書）

（原名李義山戀愛事跡考）

蘇雪林著

六開本一册　定價四元

李義山詩素稱難解，諸家箋註均不能詳其眞意。至作者研究李詩，始知碧城、錦瑟、及其他無題詩作，實以記敍其一生戀愛事迹；惟戀愛對象，或爲出家清修之女道士，或爲深居宮禁之宮嬪，未敢明言，故多用典故，巧相影射，又恐後世之不解，特製線索，以爲提示，『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爲全部女道士戀愛史之線索，而『錦瑟』則爲全部宮嬪戀愛史之線索。所有集中戀詩，皆似謎語，隱晦千餘年，至作者而豁然貫通，允稱快事。

中國史（第二册）

陳恭祿著

四開本一册　定價十四元

本書之第二册賡續前册（二十九年初版），分敍秦漢史蹟，自始皇統一，迄於獻帝遜位。在此四百餘年間，由大帝國之成立，而樹立政治文化統一之基礎。著者於敍述史事之背景與經過外，並評論其得失與影響。全册凡四十餘萬言，視原定計畫有所增益，蓋其性質折衷於教本與學術著作之間，可兼供課內課外之用。

上列各書均按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外埠另加郵運包紮費

A139-37:2

商務印書館

每週初版新書

三十七年二月份

第四週出版新書

宗教經驗之種種

中國哲學會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主編

William James: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唐鉞譯

六開本二冊 定價十二元

著者威廉詹姆士曾於一九〇一年受愛丁堡大學聘往講學，共作二十個講演。此書爲其寫定的講詞，專從個人經驗這方面，討論宗教的作用。著者在美國哲學界以提倡實效主義著名，所以他對於宗教的看法也是屬於實效主義的。他在結論中把自己的見解稱爲零碎的超自然主義，以別於普遍論的超自然主義，並在書中舉出許多具體實例來支持他的論見。

東北之經濟資源

王成敬著

六開本一冊 定價三元五角

著者爲便於國人明瞭東北資源的實際情形起見，特就日人所製有關東北的經濟調查及統計原始資料彙編成書。對東北有顯著企業性的農產、林產、鑛產、水產、畜產等五項經濟資源的生產環境及過去產銷數量、均經分章論列。最後，更就今後東北經濟建設與全國經濟建設的聯繫問題，提供幾項原則上的意見，俾讀者對東北資源的開拓得有全盤的認識。

盧梭教育思想（國立編譯館出版）

滕大春編著

四開本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現代新教育的理論和實施，多係得自盧梭的啓示。本書特就盧梭的教育思想作一系統的介紹，其內容先述盧梭的生平和時代背景，次說明盧梭思想的要領，再次詳論盧梭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及其對於女子教育的思想，最後由著者據其研究所得，予盧梭教育思想以確當評價。關於此一論題的長篇著述如本書者，在國內外尚屬僅見。

植物色素

孟心如著

六開本一冊 定價二元

以植物色素印染物品，在我國尙不失爲重要手工藝之一。本書萃集各種植物色素，如薑黃、鬱金、紅藍花、梔子、藍、茜草、紫草、黃苓、紫檀、蘇木、染櫟、黃蘗果、五倍子及兒茶、藤黃等四十六種，均經著者說明其原料、形狀、其色素成份、色素性質、製錄方法、印染手續等項，理論與事實兼顧。除供染色業檢查參考外，復具有理論上探討之價值。

華茨華斯及其序曲

李祁編撰

六開本一冊 定價三元

華茨華斯是一位英國最偉大的自然詩人。本書著者曾訪問過華氏的故鄉，因此，她對於華氏的作品更有激底的了解。本書第一章論華氏對於自然的觀點和信仰。第三章用中文的五言詩，迻譯華氏傑作「序曲」(The Prelude)的第一二篇，此爲詩中華氏自述心靈長育過程的最重要的部份。第二章敍其寫作「序曲」的經過。第四章則據著者訪問的見聞，對華氏故鄉予以明晰的描繪，異常親切有味。

宋代興亡史

張孟倫著

六開本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宋代史實爲近古與近代之一大關鍵，學史者宜先治之。本書從政事之觀點，用史學之方法，期予歷史以新意義與新價值。書中歷敍宋代政治之興盛與衰亡，時復加以客觀之評論，俾讀者明瞭宋代之所以成敗安危存亡理亂，及其相互之淵源。宋代政事文數之足以影響後世者，亦經特予指陳。

上列各書均按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外埠另加郵運包紮費



東方雜誌第四十四卷第四號目錄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發行

民國以來的政治演變

陳柏心

政府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行憲，並定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國民大會，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也相繼產生，憲治規模漸次建立，這是中國政治上的一種重要發展。當茲憲政開始，過去政治已告一段落，我人甚願乘此時機，對民國以來中國政治的演變，說明其發展的過程，並分析其利弊得失，藉以檢討過去，而策勵來者。

一　辛亥革命後的政局

辛亥革命起義時，新軍的礮兵營和工程營的官兵，由熊秉坤、蔡濟民兩人率領進攻總督衙門，竟把總督瑞澂和新軍統制張彪一起趕走，而佔領武昌，原是意想不到的事。而在一個多月裏，全國十幾省相繼獨立，滿清帝國就此推翻，尤其出人意料。但如果留心滿清末年民族革命的醞釀，及其內部政治的腐蝕，滿清政府的推倒，原爲時勢發展必然的結果。

革命的成功得力於各省的獨立，而各省的所以能夠獨立，則多爲滿清末年，尤其太平天國事變以後，政治上離心的傾向逐漸加強，分崩離析的形勢，早已造成的緣故。政治上的離心傾向，何以逐漸加強？則由於以下幾個原因：

一、元清兩代均以異族統治中國，要使這個廣土衆民的國家，能夠貫徹中央的意志，防制地方的異動，必須使中央權力得能深入地方。行省制度就是在這個需要下產生的。行省組織是中央政權的分臨地方，行省長官的性質，原是中央官吏而非地方官吏。這種以中央官吏的身份派駐地方的行政長官，雖然權力很大，但在洪楊戰役以前，各省巡撫大概沒有兵權，總督雖然兼理軍民，握有兵權，不過全國的軍隊編製額數，駐紮地點，都是根據一種經常的統一軍制，軍政軍令的總樞機悉操於中央。在洪楊戰役期內，施政偏重軍事，巡撫總督的位置，多由軍功取得，於是督撫不僅有領兵之權，而且兼有隨意編練軍隊之權。地方軍民財權，均操持於督撫之手，地方權力之過度發展，遂使中央政權日見削弱。原爲一種以威權鎮壓地方的制度，反而變爲反抗中央造成分區割據的憑藉。

二、滿清的經制兵，卽常備兵，無論八旗或綠營，到嘉慶時代，已經腐敗無用，以致不得不靠團練鄉勇來應付內亂。太平天國亂事的平定，得力於曾國藩的湘軍及李鴻章的淮軍。不過常備軍雖然腐敗不能打仗，但全國的軍隊，還是一個單元體，遣將調發，權操兵部，是國家統一的軍隊。代之而起的湘軍淮軍，則係由私人招募，兵士祇知道直接的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軍隊變成了私人的勢力。軍隊旣爲私有，由單

元體化爲多元體，國家賴以統治的基本力量發生分化，大局就自然開始動搖。民國以後的袁世凱、段祺瑞等北洋系軍人，傳其衣缽，就造成了軍隊封建割據的局勢。

三、滿清代用人，在道光以前，中樞實權固操之滿人，地方大吏亦大都任用旗人，尤其出征將帥，從不信託漢人。但洪楊之亂，滿人任外省督撫者，皆無力蕩平，於是不得不分出一部督撫的權位於漢人，漢人由是逐漸占有將相要職。所以同光以後的封疆大吏，多半是所謂中興將帥，滿人統制的局面，一變而爲漢人統制的局面，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就逐漸變化。庚子之變，東南各督撫不奉朝命，相約保疆，超然事外，原來中央集權的局面，就逐漸變爲分權割據的形勢。

大省區制與私有軍隊相結合，而又落在漢人的手裏，滿清的部族政權，因此脆弱不堪，當時軍隊既屬私有，紀律不嚴，及武昌舉兵，各地新軍先後驅迫或殺害長官，宣布獨立，因而自稱或被推爲都督，這是響應革命區域廣大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的情勢，是革命勢力利用各省實力派來推翻滿清政府，但也未嘗不可以說，各省實力派利用革命爲號召，來打倒滿清的中央，眞正推翻滿清的力量，是操持地方軍事政治實權的軍人，響應革命的最大勢力，當推新軍及滿清疆吏。

從另一方面看，新興的革命勢力，進步的文人，國外的華僑，以及新興的中產階級，本身都不能發出強大的力量。會黨是比較強大的一種民衆組織。但以下級社會爲基礎，不能隨時代而改進，逐漸變成江湖上的惡勢力，只能用之於破壞，而不能作爲建設新國家的基本。新軍雖係漢人的武力，用新法操練而易於接受新思想，但革命成功以後，仍欲保持其力量以爲操縱政治的憑藉，寖借而變成爲禍國殃民的軍閥。

革命勢力沒有雄厚的力量改變這個舊社會的本質，在舊環境中間長養遺留的惡勢力，不能予以清滌消滅，專制政體雖去，反革命的傳統勢力猶存，所以滿清政府解體以後，無法建立起一個新的政權，一任黑暗腐敗的勢力抬頭而無以抑制。在滿清時代，皇帝是國家政治的重心，傳統的尊王思想還能勉強維繫國家統一的象徵，但滿清倒後，皇室維繫統一的薄弱因素完全消失，政治中心失落，而又無新的民主中心勢力起來代替，在此青黃不接的時代，就造成一個「君不君」「民不民」的現象，這是軍閥制度及其紛亂的最大原因。

二　軍閥的混戰

中國歷代政治的常軌，是文人主政，滿清一代的政治，還是士大夫左右的政治。湘軍的統帥曾國藩，由進士仕至侍郎，淮軍的統帥李鴻章，考取了進士，供職於翰林院，左宗棠也出身舉人，都是道地的文人，康有爲梁啓超等手無寸鐵的書生，也能弄出一個震動全國的百日維新，但民國以後的政治卻變了。

造成這種局勢的第一罪人是袁世凱，袁世凱挾有北洋新軍以爲自己的實力，操縱於民國與清廷之間。始則以民國威脅清廷，逼清帝將政權交出；繼則以清廷交出的政權，與其自己所有的實力，向民國相要挾。國民黨爲情勢所迫，不得已與之妥協，推其繼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他利用了多年革命的成果，以取代滿清，不久卽又利用北洋軍的擁護，與國民黨對立。及二次革命失敗，卽肆意背叛民國，實行專制，解散國會，修改約法，皆所以提高其個人的地位，而最後則實行洪憲帝制。袁氏的成功，完全出於權利自私的心理，陰謀詭計，僭竊權位，政治道德的墮落，開民國以後政治紛擾的端緒。袁氏死後，黎元洪代行大總統

職權，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因對德宣戰問題，引起府院絕大衝突。及至黎氏罷免段氏責任內閣職務後，段系督軍組督軍團對總統以武力相要挾，相繼與中央脫離關係，而安徽督軍張勳以奉召入京調解之機會，擁宣統復辟，事變過後，段祺瑞認國家係新造，召集臨時參議院，而南北遂告分裂。同時北方軍閥的混戰，也自此開始。其間主要的戰役，有直皖之戰，直奉之戰，反直之戰，以及段執政時代的幾次混戰，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才算告了一個段落。

自袁世凱帝制失敗，以後北洋軍閥失其統馭指揮的領袖，於是據地稱雄，互相勾結，內戰遂連續發生。時局的發展既以武力的強弱爲關鍵，軍人自然成了時代的驕子，既沒有君主的偶像來節制，又沒有傳統的思想來約束，人民參政能力沒有養成，民主政治不能樹立，因此就造成大小軍閥把持中央與地方的局面。各派勢力的不斷衝突，使全國政治失去了重心，就是南北兩方，也無法維持一個中樞的地位。而各個軍閥，一方面受了傳統思想的遺毒，本人野心的驅使，對於部屬總是用封建的方法來維持系統，擴張其勢力。一方面又受了自由主義思想的鼓勵，不願效忠於其長官，且時時準備取而代之，於是倒戈的事件層出不窮，因此封建集團的系統越來越小，時局的分化愈演愈烈，殘缺尚存的封建勢力與幼稚成病的民主勢力，交相醞釀，遂造成一個大混戰的局面。

軍閥官僚所壟斷的政治，只知爭奪地盤，競爭勢力，對於一切政治設施，當然無法制精神可言。法制問題之爭，無非爲人事關係衝突的反映，而人事關係的磨擦，亦皆以武力爲其背景。如以責任內閣制的實施言，總統有武力爲後盾，內閣可完全受總統的節制，總理有實力派的擁護，則可藉以挾制總統，造成總統與總理鬭爭的局面。以內閣與國會的關係言，內閣非由武人組織，卽受武人支配，這種由武人操縱的內閣，國會如可以被其利用，則虛與委蛇，國會如有所阻撓，則加以摧殘，致國會曾被數度解散。而國會議員的產生，大批由鑽營賄賂得來，其內部組織，又欠健全，紛擾百出，自難對政府爲有效的控制。

政治實權既分屬於軍人，至是凡欲獻身政治者，都想藉軍事而達其目的，奔走軍人之門以取得權位，其結果使軍人的氣焰愈高，而文人的地位愈益低落，士大夫的墮落，競相勾結武力以爲後援，乃是軍閥政治之特色。依附軍人而在政治舞臺上活躍的政客，唯知熱中利祿，毫無節操主張，一以便宜及感情用事，主張共和者，忽而贊成帝制，忽而擁護軍閥，面目改易，有如伶人登場，而政黨組織，從中推波助浪，更助長政治的罪惡。尤其是軍人官僚的私生活，極端腐敗。肆意搜括以塡私慾。其時全國無所謂中央，政治無所謂軌道，用人無所謂標準，財務無所謂公私，政治情態的腐敗黑暗，還比不上滿清末年。

三　新勢力的受挫與成長

辛亥革命以後，革命勢力不能控制全局，以致被袁世凱的實力派所利用，而造成十幾年的混亂。袁氏死後，實力派內部的分化，更使國家陷於長期的分裂，而無復能恢復統一的規模。其時以中國國民黨爲中心，領導並組織全國的革命勢力，從事於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運動，也就是統一與獨立的運動。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是興中會，其後改爲同盟會，辛亥革命以後，纔能公開。民國成立後，改組爲國民黨，當時國民黨的處境，極爲困難。爲情勢所迫，不能不與袁世凱妥協，孫中山先生向參議院咨請辭去總統時，曾附有辦法三項：

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

二、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到南京就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各員始行解職。

三、臨時政府約法，爲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經參議院改訂，仍繼續有效。這裏面包括國民黨的兩種理想：卽一、要把袁世凱離去北京的帝王巢窟，與腐敗勢力相隔絕，所以新政府必須設於南京，而新總統亦必須在南京受任。二、想把法律的力量，來抑制袁氏不正當的野心，臨時約法的內容，採取責任內閣制，使大總統僅成爲名義上的元首。

當時的情勢，既不能不與袁世凱相妥協，所以就想因勢利導，造成一個環境，使袁世凱不能過分發展其野心。國民黨此時的活動方式，從暴動流血變爲和平奮鬪，但這種和平奮鬪的方式，並沒有成功。袁世凱是不肯離開北京的。不久宋教仁被刺，討袁之役失敗，國民黨領袖，紛紛避居海外，其在軍隊中有位置的重要黨員，都被放逐，而國民黨亦隨卽被袁氏壓迫解散。這個時期裏面的國民黨，組織鬆懈，意志紛歧，孫中山先生等雖堅持武力倒袁政策，但其餘領袖或加以反對，或態度游移，國會內的大部分黨員，則與進步黨提攜，而求以法律制袁。這種用法律抑制野心的計劃，顯然是一種不能實現的空想，蓋法律制度的背後，沒有民衆擁護的力量，如何能發揮條文的威力？此時政治演變的動力既完全以軍事的實力爲轉移，因此縱在國會內占有多數席次的政黨，亦無非爲並無民衆支持的一羣徒手文人的組合，不足以與擁有龐大實力的軍事首領相抗爭，其失敗原非意外。國民黨在表面上的聲勢似乎很大，衆議院議員五九六人中，占有二六九人，參議院二七四人中，占一二三人，但實際上則空虛脆弱，不堪袁世凱的一擊。要應付當時的局勢，必須恢復同盟會的革命精神。中山先生就於民國三年成立中華革命黨於日本，又恢復祕密活動的方式。

袁氏帝制運動的失敗，是北洋軍閥盛衰的關鍵，北洋軍閥內部發生分裂，南北各方地盤割據思想的潛滋暗長，把滿清末年所種下的國家離心的傾向發展到了極點，這種離心的傾向覆沒了袁世凱的獨裁野心，終於造成了軍閥紛爭的局勢。國民黨在這個時期裏面，從事於護法的運動。從民國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發表護法宣言起，到民國十一年所謂法統恢復時爲止，這一段期間裏面，藉此作爲反抗北洋軍閥的招牌，但事實上政權落在曹錕吳佩孚的手裏，初無補於中國政局的改造。

軍閥所操縱的實際政治，雖然萬分腐敗，但促使軍閥崩潰的新力量，正因新思潮的傳佈而漸次長成。護法運動開始時，中國思想界正受國內文學革命的呼召，及國外俄國革命的成功所刺激，而得到空前的發展。後來文學革命擴大而爲新文化運動，討論問題，研究主義，均極活躍，而社會主義是否卽能在中國實行，也成爲討論的重點。這種社會思潮的發達，自然影響到實際的社會活動。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反抗軍閥的賣國外交，實是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的第一個信號。中國共產黨於民國十一年正式成立，蘇俄聲明將俄國帝政時代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一律廢除，頗博得中國人民的好感。這些事實都是構成以後政治發展的重要因素，國民黨順應這個潮流而改組，中國政治由此而展開新的一頁。

四　國民黨的改組

國民黨於民國八年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十二年

一月又發表改組宣言，提出政策，但對於黨部組織，尚未確定嚴密的體系。而於新舊黨員的吸收淘汰，也未充分進行，於是繼續有十三年的改組。

在這次改組中間，規定黨的嚴密組織與紀律，同時並決定運用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實施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原則。改組以前，國民黨與蘇俄之間的關係。日見密切，蘇俄代表越飛、鮑羅廷先後來華，均對國民黨有重要的建議，黨的組織的改造，與一黨專政原則的確定，大抵取法蘇俄共產黨的活動方式。所謂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係在蘇俄代表越飛同意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以及共產黨人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共同從事國民革命的原則下所決定的。

這三大政策，造成了革命的聯合陣線，也增加了國民黨內部無限的糾紛。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因此而攜手合作，但也因此而造成劇烈的磨擦，種下永世不可解的仇恨，其與中國革命的進展及今後政治的變遷，有極大的影響。

改組以後的中國國民黨，認爲中國的改造應以實行三民主義爲基本目標，而於當前時局的應付，揭出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帝國主義的工具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土豪。認定軍閥勾結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指使軍閥，相輔相依，以爲民害，實爲滅絕中國生路的禍源。

這就是一方面要脫離帝國主義者的羈絆，致力於民族的獨立，一方面剷除封建的勢力，致力於民族的統一。十五年六月六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舉行誓師典禮，大軍即行出動。軍行所至，民衆歡騰，革命高潮，達於極點，不兩越月而收復湘鄂，更四閱月而贛閩俱下，江浙等省次第克復，至十六年三月，大江以南完全奠定。寧漢合作以後，於十七年繼續北伐，於七月間會師北平；十二月張學良宣布易幟，表示信仰三民主義，北伐大業，至是完全告成。

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是紊亂中的一點新希望，北京政府很快就被打倒，實現了這個新的希望。國民黨何以能夠發生如此的力量？因爲它是代表從多年混亂中培養起來的一種新勢力的大集合，它的成功是繼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大轉變。

五　統一運動的進展

北伐完成，全國統一，軍政既告結束，就開始實施訓政。十七年十月三日第一七二次中央常會通過訓政綱領，同時中央政治會議又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實施五院制度。十八年六月三屆二中全會通過訓政時期的規定案，規定訓政時期爲六年，從十八年起至二十四年完成。二十五年五月，舉行國民會議，通過訓政時期約法，爲訓政時期的根本法。

訓政時期開始以後，原可在統一的規模以內，從事破壞後的建設。但政治情勢的變遷，無從獲得從容建設的機會，名義上雖然實施訓政，但實際上仍繼續軍政的工作，全局依然動盪不定，國家仍停滯在變亂相尋的狀態中間。

國民黨內部的糾紛層出不窮，造成許多軍事的變亂。這種變亂開始於寧漢的分裂，其後雖由分裂而復合，繼續北伐，完成統一。但統一僅爲形式，中央政府實際統治的區域，限於數省，握有實力的軍人均雄據一隅，終於發生連年的變亂。其中以十八年的武漢之役，十九年擴大會議之役，二十年非常會議之役，二十二年的閩變以及二十五年的西安事變等爲較重要者。

除了國民黨內部的糾紛以外，共產黨的變亂使得大局更趨於動盪不安。民國十三年的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所造成的所

謂革命聯合陣線，是由於當時的國際與國內環境所促成的。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勢力旣支配着中國的政治，則反帝國主義及反封建的革命力量自有聯合奮鬬的需要，帝國主義國家旣敵視革命的力量，自然歡迎蘇聯的援助，而共產黨以階級鬬爭階級專政爲其革命的策略，旣要聯俄容共，就不能不採行共產黨從事農工運動的辦法，這三者是有連帶關係的。至在共產黨方面，因在中國的根基沒有穩固，而且又明白共產主義在中國不易實行，所以亦很願以一個歷史比較長久的政黨來掩護。但兩個政黨的合作，在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就一天天發生隔閡，首先有十四年十一月西山會議派的反對，繼之有十五年三月中山艦的叛變，五月間，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案，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以內的活動。並組織國民黨共產黨聯席會議，以審查兩黨黨員妨礙兩黨合作之言論行動，及兩黨黨員之糾紛問題，並協定兩黨有聯帶關係之各種重要事件，至是變容共爲聯共，兩黨關係始能免於破裂。

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兩黨之間的摩擦日深，北伐軍隊在前線作戰，共產黨在後操縱各種民衆運動，煽動階級鬬爭，鼓動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激起長沙駐軍的暴動，卽所謂「馬日事變」。至對國民黨則採取分化政策，挑起左右派系的衝突，這些行動，頗引起國民黨的疑懼，於是有寧漢的先後分共，所謂聯合革命陣線卽告終結。

國民黨淸黨以後，共產黨卽轉入地下活動，採取暴動政策，其規模較大者，有十六年八月的南昌暴動，十二月的廣州暴動，十七年初的廣東海陸豐暴動等，在十八九年至二十三四年之間，共產黨勢力發展甚速，尤以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福建、廣東等省爲甚。二十年十二月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設置蘇維埃政府，國軍數次圍剿，未能奏效，以後國軍採用碉堡封鎖政策，乃漸趨潰敗，終於二十三年十一月放棄江西，經湘鄂川陝，在陝西安定縣另建根據地，後遷延安縣，在那裏建立蘇維埃，紅軍到陝北時，全部實力已不足四萬人。此時共產黨改變策略，以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爲號召。二十六年向國民黨發出共赴國難宣言，內容包括以下幾點：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今日中國之必需，本黨願爲澈底實現而奮鬬。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政策。三、取消現在蘇維埃政府，實現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徽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軍事委員會的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國民黨接受其意見，國共的長期鬬爭，因此就告一段落。

訓政時期原來是過渡到憲政時期的一個階段，施政中心，在從事實際建設，實施地方自治，以培植民主之眞實的基礎。可是事實上變亂相尋，以致所謂訓政，僅僅建立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形式，但訓政的實際工作，未能由這個過渡的政府切實施行。

連續不已的變亂，對於政治發生不良的影響。第一、在動亂的局勢下，穩定秩序是施政的第一要務，而軍事的迅速發展，政治組織不能配合推進，從事於舊勢力的根本肅清。爲鞏固動盪中的政權，不免與舊勢力調和妥協，官僚、財閥、和土豪、劣紳，地位依舊，關於土地改革等重要政策，擱置不談，因是主義的宣傳與實際執行發生脫節。最初原爲穩定統治而無暇從事澈底的改革，而時日一久，卽造成積重難返的局勢，其結果不啻「爲淵驅魚」，徒然替共產黨製造發展的機會，同時也增加黨內的紛爭，如改組派的發生，社會民主黨的成立等，都是黨內分子不滿意這種現象而產生的糾紛。由於這種糾紛所造成的政局的動盪，更加

強了與舊勢力妥協的現象。第二、革命黨與舊勢力妥協，革命陣營就不免趨向腐化，革命幹部亦逐漸官僚化，大批投機份子混入黨內，每次內戰都是各派勢力生存的衝突，只求達到目的，往往不擇手段，派系小集團紛然並起，明爭暗鬪，只問利害，不計是非，政治道德遂日漸墮落。

但是這幾年的混亂，如與民初軍閥混戰的情形比較，則有顯著不同的一點，變亂儘管不斷的發生，但政府始終有應付的能力，同北京政府打一次仗換一個局面的情形畢竟兩樣，中央政府的力量逐漸成長，國家向心力日漸提高，一個瓦解的國家有統一起來的可能。在對日抗戰的前夜，國家統一的基礎大體建立，地方軍人無力從事大規模的叛亂，共產黨的武力亦局促於陝北一隅，各種建設得在中央政府地位較爲穩固的情況下逐步實施，而以交通與財政方面的成績最爲卓著。民國十七年後的十年之內，增築鐵路七千三百公里，公路十萬公里以上，電話網的敷佈，在三萬三千公里以上。在財政方面，則裁釐金，平稅率，修改海關稅則，整理內外公債，尤以統一幣制，實行法幣政策，所收的效果最大。此外如增進生產，發展教育等事項，亦有相當進步，至其實施的結果，則又促成國家統一局面的穩定。從任何方面看，國家從極度的分裂割據，演變到一個相當規模的集權統一，不能不認爲是一種進步的現象。便靠這一點進步，纔能夠做了一點抗戰的準備，才引起日帝國主義的疑懼，才能支持一個長期的戰爭。

六　百年桎梏的解除

日本自日俄戰爭以後，積極推行其大陸政策，以實現其征服中國、全亞洲、以至全世界的狂妄野心，國民革命既以反帝國主義爲目標，自不願國民政府北伐成功，而造成一統一的國家，以致妨礙其侵略，在北伐軍克服濟南的時候，造成五三事件，其後又阻撓張學良的易幟，但仍不能達到分裂中國的陰謀。民國二十年發動震撼世界的「九一八」事變，並繼續侵占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二十一年復造成「一二八」事變。而敵人導演的傀儡組織滿洲國，亦於是年三月成立。二十二年二月又派兵占領榆關，攻陷熱河，進迫長城各口，灤東被侵，平津危殆，政府不得已與之簽訂「塘沽協定」，劃冀東爲非武裝區域，自此華北各省實際已爲敵軍所控制。二十四年十一月，復利用漢奸組織冀東自治政府，進一步割據灤東。同時又在內蒙製造德王的僞蒙古「大元帝國」。二十五年南京談判，提出在中國北方五省創立緩衝區域，實行中日共同防共等苛刻條件，一面製造事件，祕密增兵，極盡挑釁之能事，雖無結果，但兩國關係，則已臨到暴風雨的前夕。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華北日軍非法在我盧溝橋演習，藉端襲擊我守軍，政府雖希望和平解決，但日本則增調關東軍入關，大舉襲擊，我方不得不起而應戰，於是歷史上空前的全面抗戰遂壯烈展開。

這次的抗戰規模之廣，犧牲之大，工作之艱鉅，關係之重大，在中國眞可以說得上史無前例。從戰事開始，單獨抗戰兩年，始見歐戰的發生，四年之後，才有太平洋戰爭的開始，與世界大戰合流。計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起至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敵人無條件投降止，其間獨立作戰者四年，與同盟國家並肩作戰者又四年，前後鏖戰八年一月有七日，先後與敵舉行大會戰二十餘次，重要戰鬪的有關戰略成敗者一千一百餘次，小戰鬪三萬七八千次，斃傷敵人二百餘萬，凍結在中國戰場的兵力經常在三十師

團以上，軍民犧牲的慘重，死事的壯烈，以及損失之重大，均非筆墨所能形容，卒能以一積弱的國家，獲致最後的勝利，我民族生存潛力的偉大，於此得充分的證明。

二十八年秋季，德國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以後，歐戰隨即爆發。但日本受中國戰事的牽制，到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纔發動珍珠港事變，突然攻擊英美太平洋上的領土和戰略上的據點。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日本因為深陷中國泥沼而不能自拔，在戰爭初期，雖然把握優勢，節節進攻，但總不能傾全力向各線進展，而形勢逐漸倒轉，因此我國抗戰，在世界尤其在亞洲太平洋戰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分擔了同盟國最重大的一分負擔，其對於世界貢獻之大，不得不為各國所承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亦隨之日漸提高。

三十一年十月十日，美英兩國政府同時通知我國，廢止在華的治外法權，及有關的特權，並依平等互惠的原則改訂新約。三十二年一月一日，又分別在華盛頓及重慶兩地和我簽訂中英、中美兩個平等新約，撤廢以下各種特權：一、領事裁判權。二、使館及駐兵區域。三、租界。四、特別法庭。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權。六、軍艦行使之特權。七、英籍海關總稅務司之特權。八、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九、影響中國主權之其他問題。其他國家也就分別訂立新約。自南京條約訂立的一八四二年起，至英美同時宣布放棄在華特權的一九四二年止，整整一百年，這一百年間，中國對外關係劇變，世界認清了中國內部的虛弱，中國也開始明白了世界情勢的複雜，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就從這個時候開始寫起。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阻滯了中國的進步，因此國家的獨立自主，就成了中國民族求生的基本目標，現在這個目標達到了，百年桎梏，一旦解除，眞可說是艱苦抗戰的重大收穫。

七　統一再告破裂

中國的政治局勢，在抗戰發動時，大體上得到統一，我們不問這統一是秦始皇式的武力統一，還是現代國家的民主統一，但終是一個國家從混亂到安定的前提。落後的中國社會，民主勢力還不能生根滋長，自不易運用民主方式以完成統一。國民黨改組以後，加強武力以從事北伐，以及以後歷次掃平叛變，和批評聯省自治的主張，原來都是一種不得不採的步驟，而抗日戰爭的畢竟獲得勝利，更是證明此一步驟合乎實際的需要。

但因為二十年來國民黨及其政府未能從事於實際建設，負起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的責任，自不能眞正給國家以安定秩序與繁榮。其在另一方面，八年的抗戰，破壞了原來的國家經濟基礎，被迫不能生存的人民，一天天增多，這就給共產黨的勢力以迅速發展的機會。當抗戰勝利之日，共產黨擁有正規軍隊三十一萬人，所謂民軍為數更多，而大批未投降繳械的日偽軍隊存在於東北，復予以機會取得更多更精的裝備，這種利用抗戰環境而造成的強大武力，成為統一再告破裂的一個基本的因素。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乞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隨即於十一日命令全國各部隊聽候盟邦協議執行受降，並電共軍十八集團軍，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切勿擅自行動。但共方即以朱德總司令名義，令飭所屬繳編敵偽部隊，並執行受降，同時即向綏遠熱河河北東北各重要城市實行武裝接收。把多年的暗鬭變為明爭，中國問題的重心也就從外交轉為內政。

八月二十八日，中共領袖毛澤東等應蔣主席之邀來渝，展開和平談判，經過了一月餘的長期商談，終於在國慶日發表了「雙十會談記要」。會談紀要中紀錄雙方對於政治問題的見解，並未獲

得完全解決的結論，同時雙方同意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事，討論和平建國的政策，及召開國民大會等問題。

雙十會談雖然發表，但國內衝突仍有增無已，中國局勢的混亂，引起國際的注意，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對華政策聲明，力陳中國應即協商停止敵對行動，召開一全國主要政黨會議，以解決目前之內爭。為達成此一願望，任命馬歇爾元帥為駐華特使，馬氏於十二月二十日來華，從事於調解衝突的工作。二十七日莫斯科英美蘇三外長會議發表公報，其中述及三國外長交換關於中國問題之意見，咸認中國應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完成統一與民主，容納民主分子，使普遍參加國民政府所屬各部機構，而內戰尤須急速停止。此一公報的發表，對於國內和平運動更獲得重大的鼓勵。

三十五年一月十日，馬歇爾、張羣、周恩來共同組織的三人會議，簽訂停止軍事衝突的命令，而就在停戰令宣佈的一天，由各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組成的政治協商會議正式開幕，自十日起至三十一日止，歷時二十二日，成立五項協議，對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及憲法草案修正原則，均有具體決定，其中前三項在解決當前政治問題，後二項則為準備憲政的實施，前者為治標，後者為治本。

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包括國共兩黨及兩黨以外的第三方面人士，象徵全國的團結，其成就曾博得全國的贊美。但以後因國民黨二中全會對於協商會議所通過的憲草修正原則提出建議，中共代表團發表聲明，指責違反政協決議，隨即共產黨軍隊在東北進攻政府已經接收的四平、長春等城市，大規模戰事爆發，以致政協會後軍事三人小組所通過的整軍方案，得不到實施的機會。

政治協商會議決定制憲的國民大會，於三十五年五月五日舉行，但為了遷就當時的政治環境，於四月二十四日應政協會議各代表的建議，決定延期召開。各地戰事不斷進行，政治局勢陷於僵持的狀態，美國調人馬歇爾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從中奔走調停，但終不能打開僵局，而獲得具體的成就，幾次停戰令的頒發均無結果。

七月四日，政府宣布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不再延期，意在為和談留最後的機會，但一切折衝仍無效力。十一月八日政府自動頒發停戰命令，限十一日正午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十一日政府宣布國大延期三天舉行，但停戰待和的目的不能達成，因而國民大會卒於十一月十五日正式開幕，共產黨及民主同盟並未參加。以後共產黨即以取消國大所制定的憲法為恢復和談的先決條件，僵局已無打開的希望。馬歇爾離華返國，全國戰事劇烈展開，於是有三十六年七月四日國務會議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勘平共匪叛亂」，大局的發展，至是遂完全繫於軍事的勝負。

八　結論

對於民國以來中國政治的變遷，作了一個概要的敍述，檢討過去的政治，值得注意者有以下幾點：

一、民國以來實施憲政沒有效果，主要的原因，由於政局的動盪，國家離心的力量，超過向心的力量，以致陷於長期分裂的局面，使得政治停滯在混亂的情勢中間。現在行憲雖已開始，但變亂仍未停息，過去幾十年來從無數變亂中凝聚起來的一個大體上統一的規模，是否因此重復瓦解？這是當前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嚴重問題。但我們不欲實施憲政則已，欲使憲政推行順利，必須早日恢復和平統一的局面。

二、過去政治上的變遷，均以武力爲主要的動力，政治依附於軍事，這是幾十年來戰亂不息的由來。在和平統一的局面下，所有的軍隊應該統一於國家，而受人民代表機關的節制，如此方可根除戰亂的因素，而使政治依着正常的軌道發展。武人干政必須終止，否則即使一時獲得和平統一，但仍必不能永久保持。

三、過去政治上很大的一個缺陷，就是政治本身陷於長期混亂，所以不能運用政治力量，從事於實際建設，促進社會的發展，因此政治賴以健全成長的社會條件不能具備，舊勢力不但不能肅清，反而成爲腐蝕現實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後必須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從事於有計劃的改造一個舊的社會，工業化，土地改革，及教育多方推進，培植新興的社會勢力，以爲新政治的基礎，使政治革新與社會改造並行發展，相助相成，互爲影響，以完成一個新國家的建設。

四、滿清末年，吏治已極腐敗，民國以後，文人依附軍人，政治風氣更加敗壞，至於訓政時期，國內變亂不息，抗日戰爭尤使國家元氣大傷，公務人員待遇菲薄，生活艱苦，而國營事業範圍日廣。於是營私舞弊的機會日多，貪汚搜括的風氣日盛。以致政治效能低落，人民怨望日增，今後欲使政治從混亂導入安定，革新政風，以改進政治，實爲一重要的課題。

五、幾十年來中國政治的最大成就，是對日抗戰的獲勝，不平等條約的廢除，解除了對外的威脅。但獨立、統一、民主、繁榮，四者聯繫而不可分。獨立的維持，必須有充分的國力，一個分裂的國家，乃是招致外患的根源，同時在分裂的局面中，自然無法促進民主，不民主的政治也難以增進社會的繁榮。四者是互爲因果的，獨立有利於國家的統一，統一有助於民主的發展，民主可以促成社會的繁榮。倒過來說，繁榮可以增進民主，民主可以鞏固統一，統一可以保障獨立。今後政治的急務，必須早日完成國家的統一，在統一的環境中，推進民主憲政，由民主憲政的政府，建立繁榮的社會，充實國家的力量，而永遠保持獨立自主的地位。我們必須確保過去已有的成就，並循此基礎繼續作新的努力。

一九四七年世界大事紀

一月二十八日　英國宣布緬甸獨立。
二月十日　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里亞、匈牙利及芬蘭和約簽訂。
三月十二日　美國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出援助希土法案。
四月十二日　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破裂。
五月七日　法國內閣共黨閣員去職。
五月十五日　匈牙利共產黨強迫總理尼琪辭職。
五月二十二日　美國杜魯門總統簽署援助希土法案。
六月一日　意大利共黨閣員退出內閣。
六月五日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援歐計劃。
七月十二日　歐洲十六國會議討論馬爾歇計劃。
七月二十日　荷蘭發動進攻印尼。
八月十五日　印度及巴基斯坦兩自治領成立。
九月二日　美洲十九國簽訂泛美防禦公約。
十月五日　九國共產黨聯合情報局成立。
十一月二十九日　聯合國大會通過巴勒士坦分治。
十二月十六日　蘇聯盧布貶值，廢止配給。
十二月十九日　美總統杜魯門向國會提出援歐復興案。
十二月二十四日　希臘游擊隊宣布成立自由希臘政府。

棉花議價標準擬議

嚴鍾湛

農產品中全面遵照政府議價買賣的產品，只有棉花一樣，戰時花紗布管制局收購棉花是按照局定生產成本給價；今後的花紗布管理委員會收購棉花價格，有三十六年十月三日紡織事業調節委員會通過的「棉商向原產地農民收花價格暫以7—8吋細絨白花一市擔之價格相當於當地中等小麥七市擔（北方）或中等白米四市石（南方）之價格為準，仍參照當地供需情形及生產成本隨時議定」。及花管會三十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告的統購棉花實施細則第三條，「收購棉花價格由本會依據各地棉花生產成本，品質及運繳等核定一標準品公平價格以為各種棉花定價之標準并得視當地一般生產運輸及市面情形隨時調整之」。無論生產成本或棉米麥比價議價辦法，都不夠棉農希望的標準，因為棉農希望的標準，是將棉花賣出以後仍能買進棉花的生產要素，從事再生產工作。以及棉農賣出棉花以後能夠用其賣花所得，購買生活用品。現今的生產成本議價或棉米麥比價議價辦法實在不能達到棉農的希望。關於此點筆者曾先後以「論棉花核價與調整棉價」（本誌四十一卷十六期）與「棉花議價問題——四石米與七擔小麥」（本誌四十四卷一期）兩文討論得失，此地不擬重行論列。本文僅對我所建議辦法作個原則上的說明。

棉農生產棉花的目的，出售換錢，絕少自己使用。此與農民種植糧食作物用意大不相同，農民種植糧食作物可以不顧虧本賺錢，按照習慣或計劃做去。種棉的農民栽培棉田多少，則完全接受棉花生產利潤高低增減其產量的法則指導。所以我們議定棉價必需合乎一定標準。我對這個標準是如此想法。如下式。

$$\text{棉價} = \text{各地基期棉價（26年一月至六月平均價格）} \times \left[\text{棉花生產費用指數} \times \frac{\text{售棉收入用於再生產部份}}{\text{售棉總收入}}\% + \text{棉農生活費用指數} \times \frac{\text{售棉收入用於生活費部份}}{\text{售棉總收入}}\%\right]$$

各地基棉價——民國二十二年起中國棉產激增，至二十五年全國棉產高達一千七百萬擔，棉產激增的泰半原因，是由於棉價凌駕其他物價之上，所以此一時期棉價是能夠刺激棉產增加，我們也就用此一時期棉價作為基價。要採用二十六年一月至六月間的平均數的原因，那是因為國內統計物價指數機關，甚多以此一平均數為基期原故。

棉花生產費用指數——以各棉花生產要素基期價值佔期基棉花生產總費用的百分比為權數，乘議價時各生產要素價比，然後相加各生產要素與其權相乘的積數所得之和，即為各地生產費用指數。棉花生產費用，亦指基期生產費用而言，出售棉花總收入

亦仍指照基期棉價售棉總收入。用於棉花生產費用部份的售棉總收入，被出售棉花總收入除，意思是說各棉農平均以若干售棉總收入投入再生產過程。此投入再生產過程的售棉收入，以生產費用指數乘之，目的是使棉農於今日仍能有力量再生產棉花。

棉農生活費用指數——生活費用指數的統計，不用解釋，大家明瞭的。棉花總收入用於生活費用中的部份經以除法除得的百分數乘上生活費用指數的意思，是在維持棉農植棉所得仍如戰前一樣維持他們的生活。

用前面乘除所得的生產費用指數加生活費用指數的和，乘以各地基期棉價，其所得棉價即爲應議定的棉價。我這個方法計算起來或許較爲麻繁，可是爲了紗錠的運轉，棉農的生產和生活，執行議價的人們應該不嫌繁難罷！如果議價的人們實在不耐其煩，就單獨以農民生活費用指數乘基期棉價，又何嘗不行呢？農民種田是爲了生活，今以生活指數的力量充實生活能力，不是一個很好的惠農政策嗎？如用生活費用指數求棉價的辦法仍嫌複雜，我提議用各地十六支紗的布疋指數乘基期棉價求出應行議定棉價。關於最後一點我需說明一下：有人以爲布疋是工業產品，棉花是農產品，工業品與農產品不能相比，農產品經濟的落後性(Economic lag)已成定理，似無法翻案。那麼，我的申辨是，基期棉價與基期布價或紗價在基期的時期內已經存在著某種差度，我們在試行統購的計劃內，不應再讓此一差度擴大，繼續犧牲農民血汗！反之，我們當藉統購的力量，彌補縮小那一差度。世界上新的經濟趨勢，已在走上混合經濟制度，大多數的國家都在或急或緩的糾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缺點。我們何不試試看扭轉工農產品間剪刀差的積弊呢！

英法籌築海底公路鐵路

英國和法國相距僅一水之隔，在隔開兩國的杜佛海峽(Dover Strait)，最狹處不過二十英里支左。早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即有人提議在海底挖掘地道，溝通兩國。一八〇二年有一位法國工程師曾提出具體的草案，地道分成兩行，中間行車，兩旁爲行人道，當時拿破侖曾表示願予考慮。至一八八二年經過討論許多方案以後，英法兩國的公司曾實際開始建築一條地下管道，他們分別在英國的莎士比亞岸(Shakespeare Cliff)和法國的森迦特(Sangatte)開掘豎坑，英方初步鑽孔到六千二百英尺，法方到六千〇二十七英尺，以地爲石灰土質，故掘鑿工作不甚困難。唯其後英政府深恐地道掘成，將引致歐洲方面之軍事侵略；故下令停止進行。此後民間雖屢有提議，皆遭英方軍事當局之否決。迄至本年挖掘地道又有舊事重提之象，一月中有英國國會議員兩人訪法，與法方商洽。據主張發掘者稱，地道將分汽車道及火車道兩條，一旦築成以後，不單往來英法可免風浪之險，而且不受炸彈轟擊的威脅——包括原子彈。



論獨立後的新印度

陳炎

自東印度公司佔有印度以來，一直到這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對印度人民獨立運動，始終抱相當強硬的態度，其統治印度的政策也從未有過根本的變更；有許多諾言和讓步，不是口惠而實不至，就是限於枝葉的問題。如第一次大戰時，英國為了要爭取印度參加英帝國作戰，曾允諾在戰勝後卽予印度獨立，可是勝利來臨時，英國不但忘了印度在戰爭中所貢獻的一切，竟呑食了諾言；且對印人轉取高壓的政策。這次大戰中，印人雖未忘第一次大戰的教訓，但為了反抗侵略，伸張正義，曾與盟國並肩作戰，尤其對我國抗戰有很大的貢獻。印度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希望戰爭結束後能獲得完全自由，成為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自去年八月十五日起，印度所爭取的獨立終於獲得，也就是百年來風起雲湧的獨立運動最後的成功。從印度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歷史看來是值得慶幸的。然而獨立後的印度，除了被分為印度斯坦（現稱印度聯邦，係各藩邦加入後的總稱）與巴基斯坦二自治領外，尚有許多藩邦，或宣佈獨立，或因事晉事楚發生爭執，甚至造成大規模的流血狀態，不僅未能實現統一團結，抑且有使整個印度分裂成『巴爾幹』狀態的趨勢，將來是禍是福，未敢逆料。印度何以能獨立而未能統一呢？

根據近代的史實，民族運動的最終目的，獨立與統一，二者是不能分離的，故印度的分治，就民族運動最後目的言，尚未獲得最後成功。其所以未能統一，不外有下列二個因素：

一、內在因素——印度造成分裂的局面，其內在的因素可說完全導源於宗教。印度國內的民族，信仰宗教不一，其中尤以印度教與回教，這二大宗教的習俗與觀念完全不同。印度教徒敬牛為神，而回教徒是吃牛肉的。印回二教互不通婚；回教的婦女們，一部分仍舊保持戴面紗的習俗，並且不得和印度教的男子接觸；而印度教徒則仍繼承着祖傳而獨特的童婚制度。雖然亦有極少數的印回家庭實行過通婚，想打破這種成見，但這是極少數的例外情形。兩教的節日，各有不同的規定，甚至親族的關係，也各有不同的方式。這些日常生活又是每日每時都不可避免而要遭遇到的，因之要使兩教能夠融洽共處，確甚困難。

其次是印回二教的教育問題，印度教中，中等階級兒童們的宗教觀念，大多數皆是由日常生活中去體會認識，很少求之於教義，他們不需要在宗教上消耗歲月，而儘可能早入學校受正常教育，所以從開始學習起，對將來謀業的才能便有了充分的準備。但是回教徒兒童，在接受世俗教育之前，必須要先讀幾年古蘭經，所以待他們進入學校，卽發現在知識上與同年齡的印度教子弟不免相形見絀，而踏進社會以後，職業的機會亦不免受到限

制。此外印度教家族制度中的階級身份，今日仍舊普遍存在，且仍保留着世襲的貴族制度，所以財產集中，有數量衆多的大地主及鉅富。但回教的繼承法卻是將遺產平均分與繼承人，致使多數家庭的財產易代以後便自然割裂，且很容易地落於外人之手，因而造成今日印回貧富不均的惡果。印度教反對假定人生而平等的回教法，把人民分成不平的階級，爲了防止這種階級制度的破壞，訂下禁止異族通婚的苛律，使印回人民間的鴻溝簡直無法逾越。印回二教各自偏袒自己的同教人，雙方都具有敏感的心理，在法庭上，一件案子，若由印度教徒的法官判定回教徒的罪名，則回教徒卽懷疑其不公，而在政府機關中，當官員的大部分爲印度教徒，絕少提升一個回教徒超過他們同教人的位置。今天，儘管許多有識之士，在大聲疾呼要求忍讓團結，而這二個宗教不同的集團，卻是儘量在向離心的方向走。所以回教聯盟領袖眞納堅持要求成立另一個與印度分離的國家。他認爲印度人口中，回教徒佔印度教徒三分之一，而宗教、哲學、文學、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皆不一律。歷史的傳統，崇拜的英雄（此教的英雄往往是他教的敵人）完全不同；甚至，思想觀念也互相衝突，各自矛盾。若強迫這兩個宗教不同的人民，相處於一個國家內，當然要發生糾紛，結果將會同歸於盡。所以他力主成立巴基斯坦國。巴基斯坦是 Pakistan 的譯音，回文的意義是『聖潔的土地』(The land of the pure)；也有人認爲 Pakistan 這個字是取自回教徒較多的省份第一個字母而成，P代表旁遮普（Penjab），A代表阿薩密（Assam），K代表克什米爾（Kashmir），I代表印度河流域(Indus)，S代表信德省 (Sind)等。但鑒於回教徒衆多的孟加拉(Bengal) 及俾路支 (Beluchistan) 都加入巴基斯坦，Pakistan 字內反未見有B字母，而阿薩密及克什米爾仍未隸屬巴基斯坦，所以後面的說法，大概只是附會之詞而已。

二、外來因素——印回分治的形成，上述種種固然是主要的因素，但光是這宗教的原因，沒有外來的因素，則問題還不會這樣的劍拔弩張。 如果吾人要分析這一問題，首先應歸咎於英國『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國人最初對回教徒抱歧視的態度，因爲一八五七年的印度大叛亂，英人認爲出於回教徒所策動，印度教徒因得英人垂青，在教育、經濟、政治各方面都佔了上風。迨至一八八五年，曾任印度文官三十年之久的英人休謨 (Mr. Allan Octauian Hume) 發起組織純以印度教爲主的國民大會黨（Congress Party），意在聯絡印度智識界領袖，運用政黨政治的方式，建議政府應興應革事項。組織的目的在以緩和印度人民仇英的情緒，且常受印總督杜費林 (Lord Dufferin) 的指導。因當時國大黨內大都爲溫和派，所以做到了水乳交融，府會一家。但不到二十年，國大黨內的激烈份子漸漸抬頭，由親英而反英，要求英國放棄統治印度，由要求成立自治領，進而要求完全獨立，成爲英國治印最難應付的黨派。因之，英國對該黨的態度，亦由最初的袒護而一變爲嫉視，爲了削弱國大黨的勢力，並增強其在印的統治力量，實有扶植另一政黨起來與國大黨敵對的必要。於是英國又鼓勵印度的回教領袖起來組織回教聯盟 (Moslem League)，結果於一九〇六年在英人的支持下，終於組織成功。此後該黨就一直與國大黨分庭抗禮。國大黨所要求的是一個獨立與統一的印度，主張印度獨立後必須實行普選。而比較保守的回教聯盟對此則存恐懼心理，認爲舉行普選，印度教以人數較多，必佔優勢，將使回教徒處於被統治地位。他們始終認爲國大黨是印度教的政治團體，黨的一切措施亦只是爲印度教的利益，所以回盟堅持必須自立一巴基斯坦國，使一萬萬的回教徒，能不受人統治，進而

獲得更快樂更自由的生活。

其次，印度人的宗教感頗強，宗教意識往往壓倒民族意識。回盟領袖眞納曾經否認自己是印度民族，印度回教徒受中東回教聯盟諸國所號召的『泛伊斯蘭國』(Pan-Islamic World Power)的影響，對印度國內的統一團結，離心力反大於向心力。回盟要求自立爲巴基斯坦國不過是初步，其最終的目標還在建立『泛伊斯蘭國』與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埃及各回教國聯合。

印度聯邦與巴基斯坦二自治領，雖已正式獨立。但這二個新生的自治領，目前所面臨的少數民族、政治、經濟、疆域及國防等諸問題均甚複雜，稍一不愼，足以引起新的民族危機，且影響印度的眞正獨立。茲將其主要各問題列下：

一、二國人口交換問題——自印回分治後，雖經分治委員會劃界的結果，西旁遮普及東孟加拉因回教徒較多，劃入巴基斯坦，東旁遮普及西孟加拉因印度教徒較多，則劃歸印度聯邦。巴基斯坦得拉合爾(Lahore)及吉大港(Chittagong)二大城，印聯得阿姆利渣爾(Amritsar)及加爾各答(Calcutta)二大城。以上四大城一向是印回雜居，要澈底印回分治，事實上是不易辦到的，(回教徒及非回教徒之分佈，詳見圖解)經劃分後，如雙方交換印巴二國內的少數民族，仍將達七千萬人之多。在分治計劃中，對於印回二政府所轄少數民族，原均宣告採取保護政策與一視同仁的態度，回教徒可參加印聯的制憲議會，印度教徒也可參與巴基斯坦的制憲議會，本可相安無事，故對交換人口的詳細計劃，亦未規定。自八月十五日印回分治後，印回的仇殺事件本應絕對減少，不再發生。詎料數月來竟釀成巨大的慘殺，巴基斯坦境內的回教徒仇殺少數的印度教徒及錫克教徒，印聯境內的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亦報以同樣的殘殺，於是雙方境內的少數民族，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均紛紛移居，形成史無前例的大移民。但是沿途供應，交通工具，以及到達目的地後的住所，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祇要聯想到一九二〇年，土耳其與希臘還是在國聯監督執行的和平狀態下，僅交換一百萬人口，就化費一年的時間，二國政府各消耗了一千萬的金鎊，始告竣事。以印回二自治領政府的人力物力，要辦理七千萬人口的大交換，是絕對困難的一件事，如不實行大量人口交換，各地的仇殺、暴動，即使能暫時停休，以後難保不再發生，將使二新生國內永無寧日，可能因此而引起戰爭。甘地之遇殂，可說是一個來日可危的徵候。

二、土邦王公問題——印度國內原有土邦共計五百六十七個(有人估計五百六十二個，不確)，佔全部總面積五分之二，人口幾超過全印總人口四分之一。土邦中大小不一，其中最大的土邦如克什米爾，面積與法國相近，與中、蘇、阿富汗毗鄰，爲印度國防要地，且風景優美，有東方瑞士之稱。其次，海得拉巴(Hyderabad)的土地幾乎與英格蘭相等，並擁有與葡萄牙二倍多的人口，每年稅收超過七百萬鎊，該邦王公尼沙姆(Nizam)，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但是其中也有小得可憐的土邦，像印度西海岸古加拉替地方的巴爾巴里王國(Bilbari in Gujerat)，面積僅一方英里又半，人口僅有二十七名，每年國庫收入祇有七鎊。

自印回分治後，其中最大的土邦海德拉巴，首先宣佈獨立；克什米爾誰屬問題，迄未解決，且因二國之明爭暗鬭而引起戰爭。其他諸土邦雖大都已分別參加印巴二國，而土邦王國的內政不容干預，王公自有封地，擁有軍隊，實施封建的獨裁政治。因之，土邦王公的存在，實已種下破壞印度獨立與統一的惡苗。因土邦與英國一直結着不解之緣，這樣，英國雖予印巴二國獨立，實際上仍可在土邦保持其最後的據點和資本，來分化印度，如果印巴二

新生國要成爲民主國家，而採取社會主義，這些土邦王公自然是革命的唯一對象。土邦王公一日不廢除，在他們統治下的人民就永無獲得政治經濟的自由，和基本權利的保障。但是如何處置土邦王公？這將成印度政府所面臨到最難解決的問題。

三、劃界與走廊問題——印度被分治後，巴基斯坦形成東西二部份，回盟很早便要求自印度聯邦境內的中央聯合省劃出一條走廊，將東西巴基斯坦聯在一起，國大黨則要求澈底『分治』，就是在孟加拉、旁遮普二省中，凡有印度教的區域，都要從巴基斯坦境內劃入印度聯邦，並且反對回盟所要求的走廊，不讓東西巴基斯坦溝通。英國蒙巴頓的方案，在理論上雖滿足了回盟的『巴基斯坦』要求，但是在孟加拉與旁遮普，卻贊同國大黨要求實行印回分治，對於走廊問題隻字未提。且孟加拉和旁遮普二省的印回分治，則可形成嚴重的劃界問題和邊疆爭執，增長印回及其他種族（如錫克族）間的猜忌和衝突。這是一個嚴重的危機。

四、嚴重的經濟問題——以地大、物博、人衆著稱的印度，經過劃分以後，情形就大不同了。印度的工業區域，都偏在印度聯邦境內，巴基斯坦成爲一個純農業的區域，沒有現代國家的經濟基礎。巴基斯坦農產富饒，糧食有餘，工業及礦藏不足；印度聯邦則工業發達，礦產豐富而糧食缺乏，農產不夠。過去印度是一個整體，因物資互流，折長補短，而獲得經濟協調，自印回分治後，經濟資源即被劃分爲二，茲舉重要統計如下：

甲、工業

種類	印度聯邦	巴基斯坦
棉織廠	三八〇家	九家
蔴織廠	一〇八	〇
糖廠	一五六	一〇
鋼鐵廠	一一八	〇
水泥廠	一六	三
造紙廠	一六	〇
玻璃廠	一七	二

乙、礦產（噸單位）

種類	印度聯邦	巴基斯坦
煤	二五、〇七九、九〇二	一九八、四七六
石油	六五、九六八、九五一加侖	二一、一一三、四二〇加侖
鉻	五、一九四	二一、八九二
銅	二八八、〇七六	〇
鐵	一、四二一、七〇一	〇
錳	七六六、三四一	〇
鎂	二二三、〇五二	〇
雲母	一〇八、八三四	〇

丙、農產

種類	印度聯邦	巴基斯坦
黃蔴	九八三、五一九英畝	一、四〇三、七〇〇英畝
棉花	一三、七七〇、〇〇〇	一、六三〇、〇〇〇
茶	六四一、二四三	九六、六五七
米	五、三七六、〇〇〇噸	一七、二二九、〇〇〇噸
麥	二、七八五、二六〇	四、一九九、七四〇
糖	五一七、〇〇〇	二、六三一、〇〇〇
花生	〇	二、二七四、〇〇〇

根據上表所列的統計，就經濟觀點言，印度合則二全其美，分則二敗俱傷，因爲農業沒有工業的支持，或工業沒有農業的營養，將同樣不能發展進步。尤其巴基斯坦分東西二部，如果印度聯邦有意在中間建立起關稅壁壘，則懸掛在二端的巴基斯坦，所受經濟的影響，更可想而知。其次，是巴基斯坦各省內的經濟大權，多操在印度人之手，據倫敦泰晤士報金融調查，自從巴基斯坦成立後，僅旁遮普一省，就有印度銀行家資金一億八千七百五十萬鎊向印度聯邦逃避，其他如在喀拉蚩的印度教所經營的大銀行，大企業，以及資本家，亦無不遷往德里。這又是一個極大的經濟危機。

五、國防與軍備問題——分治後的印度，與外國爲鄰的東北和西北，這二具有戰略性的重要地帶，都由軍力極薄弱的巴基斯

坦所有，一旦有外來侵略，巴基斯坦自必無力抗拒，而影響到印度聯邦的國防地位。將來巴基斯坦如果傾向於泛回同盟，則各列強在中東的利益衝突，也很可能會蔓延到印度的回教國，所以印度的國防問題，至堪憂慮。其次，印度國內現有三種勢力(印、回、王公)，其軍備與實力各不相上下，原有軍隊經劃分後，印巴二國各自擁有裝備齊全的軍隊，印回邊界的糾紛，會使內戰一觸卽發，目前克什米爾的戰爭就是很好的例子。

新印度所面臨的嚴重問題固多，但由於經濟、政治、國防、交通等等，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經過長時期的混亂以後，印回二國未始不能團結統一。如果印巴二新興國，均能善於運用其業已艱苦爭得之獨立，能互以兄弟之誼，攜手合作，鞏固國防，作政治經濟的改革，謀改善民生的發展，那末，亦未始不能獲得獨立的果實，及進一步達到印度完全統一的目的。

印回二教，實在祇是一個民族，僅宗教信仰各異。今日雖互相離異，但爲整個的印度利益着想，雙方領袖仍應以統一團結，爲其今後共同努力以赴之目的。在強權政治尚未消弭，國際民主與法治尚無保障的今日世界中，每一自尊自愛的民族，必勿忘『團結自強，分裂自滅』的警語。惟有國家統一，纔是政治民主的保證，如僅有民主自由之名，而行破壞國家統一之實的個體，必將無以自存於今日之世界。

分治後的印度

印度聯邦
巴基斯坦
加入巴基斯坦之土邦
加入印度聯邦的土邦
仍保持獨立的土邦



美蘇戰鬪力之比較

梁明致

當今國際上最大的問題是美蘇鬪爭。美蘇鬪爭也就是歐西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鬪爭。這鬪爭的範圍不限於美蘇兩國，而幾普及全球。一九四六年二月英國共產黨在倫敦舉行會議，各國共黨代表多前往參加。據他們所提出的報告，全世界有共產黨員一八、五九二、三〇〇人，分佈於歐、亞、非、澳、美五洲，小如冰島也有一、〇〇〇人，伊里特里亞（Eritrea 意屬地，濱紅海。）也有二〇〇人。美國自命爲西方文明保護者，當然成爲世界的反共領袖。

現在這種鬪爭愈演愈烈，世人所焦慮的是，會不會將來演成戰爭。美蘇戰爭一旦爆發，其範圍，其影響，必不限於牠們兩國，而將把全世界捲入漩渦。於是美蘇的戰鬪力相較如何，很值得我們研究。不過在研究之前，有三點必須記牢：

(一)戰爭既然是國際性，而非國家性，則戰爭結局的勝負，當然不能全看兩大主角的本身力量，牠們的與國，或所謂衞星國的多少，及其力量，也是要計算入去的。

(二)戰鬪力是範圍廣闊的東西，包括許多因素，非一人所能詳細研究，也非一篇文章所能盡述。

(三)國防的事，各國政府是嚴守祕密的，決非局外人所能詳悉。本文的材料是從書報搜集而來，其眞確性，還要隨時注意證實或修正。

1. 人力　戰鬪力的第一要素，到底還是人，雖然有些武器可用無線電使用，而毋再需人。據官方估計，蘇聯在一九七〇年以前，（我們所以選這年爲計算標準，因蘇聯對牠的國防已擬定了一個五年計劃，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止。）可有人口二億五千萬人，若加入新近兼併的波羅的海國家，則將更添約莫一億人。那時候，二十至三十四歲之男子，將有三千二百萬人；二十至二十九歲的，（這爲最理想的軍事年齡。）將有二千二百萬人。

美國如何？據美人自計，在同這時期之內，人口可達一億六千萬，比蘇聯約少九千萬；二十至三十四歲之壯丁可有一千八百萬，比蘇聯少一千四百萬；二十至二十九歲的，則約有一千零五十萬，比蘇聯少一千一百五十萬。

所以單從人力說，蘇聯遠勝於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對德，卽全以龐大之軍隊彌補其技術之不足。這是世人所共知的。雖當時曾受重大損失，而直至戰爭結束，仍能補充至有二千萬兵之多。這種潛勢力是不容忽視的。美國爲豐裕之邦，人口也較少，故常不願輕易犧牲其兵員。

2. 訓練　這當從兩方面來研究：(a)兵役法　蘇聯實行普通

強迫兵役，始於一九三〇年，更規定於一九三六年的憲法；而美國則無此憲法的基礎。杜魯門總統及許多美國軍政要人年來所以積極提倡軍訓，即因這種預備性的訓練將於戰鬬力有重大的影響。照蘇聯一九三〇年的基本法，其軍事訓練分爲三期：（1）入伍以前的時期。二個月，在學校中行之。其課程爲軍事學、體育、軍事政治的方針。體格不合者當然免除。（2）入伍期。由二年至四年不等，隨海、陸、空軍之不同而有異。入伍年齡初從二十一歲始，至一九三六年改爲十九歲，即等於我國大學二年生。然當德軍進攻波蘭（一九三九年）時候，蘇聯即修正兵役法，以準備戰爭；凡十六歲至五十歲的男丁，皆須受軍訓，俾工商業各界，於必要時，皆能做游擊隊的工作。（3）後備期。這期從入伍期終了起至四十一歲止，總共訓練不逾二個月，在任何一年之內不逾一個月。女子平時沒有強迫兵役，但戰時也要受各種有助於戰爭的特殊訓練。兩國相較之下，美國不惟尚無強迫兵役，或普遍軍訓，更沒有關於戰爭的準備和訓練。

（b）訓練重點　據蘇聯軍政當局的看法，將來的戰爭是機械和摩托的戰爭，技術人才是戰勝的一個決定因素。又因蘇聯的內燃機械科學與技術的發展遠不及美國，尤其是在原子能方面，更相形見絀，故蘇聯的軍事教育，以深研軍用科學，及造就衆多嫻於軍用技術人才爲重點。對於利用原子能的工業，尤欲迎頭趕上英美。去年秋，莫洛托夫宣言蘇聯已能製造原子彈，世人頗爲震驚。也許這話只是一種宣傳，但美國人總不免有所戒心。一般人預料蘇聯在五年或十年以後，可能有原子彈，誠以有科學素養及工業相當發展的國民，是不會永遠擯於這宇宙大祕密之門之外的。（報載蘇聯科學家研究宇宙線甚力，也許能從此製出比原子彈更厲害更可怕的殺人利器，亦未可知。）

蘇聯的第二訓練重點是，提高官兵的文化水準。其提出的理由是，官兵須有相當高的文化水準，然後有正確的社會意識；有正確的社會意識，然後有高度的良好士氣，而高度的良好士氣是克敵制勝的必要條件。所以紅軍極重政治工作，視爲經常訓練的一部分。軍團部與師部都有俱樂部，內置圖書館。每營、每連、每分隊，都樹立帳幕，或於地窖之內，屋隅之間，設置文化活動場所；其中書報、玩具、樂器，應有儘有。每一小隊，復經常討論國內外情勢，由政治教官解釋新發生的事情，及轉告新聞局的每日公報。蘇聯作家往往自誇紅軍爲世界上最有修養的軍隊，這顯然是蘇聯的一種便宜地方。

美國教育普及，民主政治的思想，根深蒂固，民主的行動久成習慣，其文化水準決不遜於蘇聯，蓋可想見。又美國人，如同英人，素重遊戲運動，官兵之能射擊、游水、爬山、溜冰者幾爲司空見慣。那麽以一般而言，美蘇在官兵訓練上尚無甚軒輊，縱使彼此間有所不及，對方尚易追上。

3. 資源　除人口與官兵訓練外，物資於戰鬬上當然十分重要。這又當從農工兩方面說。以農業資源論，美蘇都是地大物博的國家，可謂不相上下。據專家估計，許多礦產原料，蘇聯都能夠佔全世界所已知的總供給額的一半以上，石油、鐵礦，就是例子。

但以工業言，美國就要佔上風了。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預計達到有如下的產額：鋼每年六千萬噸，鐵與煤都每年五千萬噸，石油每年四千二百萬桶。可是美國在一九四五年，就能生產鋼約八千萬噸，煙煤五億七千五百萬噸，石油約十七億桶，鐵也比蘇聯的預計額多。在戰爭狀態之下，自能增產，固不待言。

然蘇聯最感苦悶的，恐怕還不在這些基本工業，而是原子能工業。他能製造大量鎗、礮、坦克車，（據軍事家評論，在德蘇戰爭中，牠能阻止德軍前進，主要的靠着有優良的礮隊；而她後來能反攻，則靠着有裝備良好的坦克車。）但能否製造原子彈，還是一大疑問，未經證實。她也能製造各種新式飛機，據一九四三年，德國航空記者的估計，是年蘇聯已能每年製造二萬架。（據美國空軍部長薛敏頓說：蘇聯正以每年七萬五千架至十萬架的速率，建造飛機。）但還沒有長距離飛行的飛機及火箭礮。（又據薛敏頓說：蘇聯正大量仿製 B—29 超空飛行堡壘，並能製噴發式及反復式之戰鬪機。）蘇聯必須在這方面能趕過，至少要達到與美國大致相等的程度，戰爭纔有勝利的把握。

蘇聯的海軍，在整個國防系統中是較弱一環，在這次德蘇戰爭中已經有事實的證明。據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資（Admiral Chester W. Nimitz）在美衆議院撥款委員會報告（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美有主要戰艦總數共達七五六艘，而蘇聯只有戰鬪艦四艘，巡洋艦九艘，（七隻重的，二隻輕的。）驅逐艦五一艘，潛水艇一四〇艘，航空母艦與護航艦都無。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九三八年）蘇聯曾有擴充海軍的計劃，以翌年大戰爆發，遂告中止。據一九四〇年海軍部的報告，一九三九年，她已增加了一一二艘（包括大小魚雷用艇），一九四〇年又可再增一六八艘，如果這些數字可靠，表示蘇聯的造艦速率是很驚人的，蘇聯很可能在潛水艇一類輕級艦方面，作大規模的發展，以補償其重級艦方面之缺點。不過鑒於它海疆之長，基地四散，北有北極海，西臨波羅的海，南面黑海，東界西太平洋，海軍實力究竟須擴展至何程度乃足以兼籌並顧，實是蘇聯一個極嚴重的大問題。

不過任何戰爭，決不能僅憑數學的公式，決定最後的結果。美蘇都是巨人的大國，如果不幸而戰爭眞正爆發，首當其衝的恐怕還是那些力不足以自衛、而其勢不能不投入一邊的小國。這是爲什麼我們希望美蘇兩國最後會懸崖勒馬，化戾氣爲祥和的最大理由。

美國最大的海外投資

美國最大的海外投資，爲開採沙地．阿剌伯油礦的阿剌伯美國油公司（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公司採礦權的面積達四五〇、〇〇〇方英里，於一九四五年開始經營，預算五年內的擴充費用爲三億三千萬美元。計劃中之溝通地中海與波斯灣之大油管，全長一千二百英里，已於兩端同時動工，將於一九五〇年完成，爲世界最長之油管，每日載運量可達三十萬桶。目前業已產油者有五十一個油井，每天產油二十六萬桶。公司每年的淨收入，規定百分之三十八繳給美國國庫，去年一年交給沙地阿拉伯國王的年金爲一千七百萬元。目前公司僱用的人員有歐美人二百人，阿剌伯人一萬人。工作時間悉照回歷，星期六與星期日照常工作，星期三下午與星期五則休息。阿剌伯工人每年休假八天，例假十四天，爲便利工人赴麥加朝聖起見，工人可以將兩年內之例假合併計算。公司採油權至紀元二〇〇五年始告滿期，在此期內可以出油五千萬桶，美國在歐洲，中東及遠東所需要的油，可全部由此取給。美國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爾（Forrestal）曾經宣言，沙地阿剌伯油礦之發展，在美國任何開發計劃中應佔最優先的地位，就是根據這種戰略的和經濟的考慮而來的。



從達爾頓到克列浦斯

王銳

英國內閣財相達爾頓(Hugh Dalton)博士，去冬因洩漏新預算案，引咎辭職，各國輿論，莫不熱烈同情。而在英倫本土，一般人士，卻另有看法，尤其保守黨論客，最初力主調查眞相，其後在報章雜誌指陳達爾頓鑄成此錯，縱屬無意，但是他的聲譽所受打擊，其嚴重在英國幾可謂史無前例。有些政論家，認爲達氏二三十年來，爲國際著名財政學專家，著述豐富，其財政學原理一著，允推斯學權威作品，預算祕密不能洩露，縱大學稚子，亦知之甚諗，今達氏不智若此，似有難言之隱。弦外之音，彷彿暗示，達氏此項祕密，將來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英國財政史上有個故事，證明預算祕密的神聖不可侵犯。相傳戈修爵士任財相時期，需籌款二百萬鎊，平衡國家收支。某日早晨，他在官邸與一親信官員商議，如何開闢稅源，以彌補上項差額，當時食糖進口并未徵稅，他們協商結果，認爲這時將進口之糖徵課小額關稅，與自由貿易本旨，并不抵觸。於是他決定把糖稅編入預算。不幸是日在官邸會客室協商的時候，除了財相與親信官員以外，在室內還有一隻鸚鵡，而這隻鸚鵡竟把「糖稅」兩個字學會了。就在這天有個倫敦商人來拜訪財相，時戈修正在進膳，當他吩咐僕人至會客室延引商人進膳室接談時，僕人聽到鸚鵡忽然把「糖稅」兩個字叫出聲來。翌晨早膳時分僕人爲取悅主人，把這件事講了出來。戈修大吃一驚。他深恐商人聞聲在市內大囤其食糖，爲避免這種亂子，他急急忙忙又改編預算，并且決定把糖稅取消。

但是達爾頓的情形似乎不容許他這樣辦，他的新預算在議會宣佈後，倫敦證券市場的反響倒也頗爲良好，并不是因爲新稅在一般人意料之中，而是因爲新稅率并不像一般所預期的那麽苛重而不勝負擔。財相并沒有把二項主要歲入——所得稅及煙稅——增加，證券市場尤其認爲值得欣慰，表示達爾頓博士將繼續其一貫政策，支持英國整理公債的價格；同時國內英鎊購買力及其對美匯率的能夠繼續維持，而不下跌，一般人士尤爲重視。

達氏租稅政策的有補歲入，其貢獻早爲一般所公認，新預算將利得稅率加倍，并將販賣稅增了相當繁重的附加稅。販賣稅在戰時開徵，一般人士認爲英國稅制中之最不合理者，今又增稅，則一般必需品如洗滌機、縫級機、鐵器、梳刷、剃刀、藥材及自行車的價格必趨上漲。此外啤酒、酒類及酒精的稅率均酌量增加，自本年一月起，跑狗及足球賽均開徵百分之十稅率。總計利得稅及販賣稅各徵八千萬鎊，至本年三月底此一會計年度內總計可徵四千八百萬鎊，三月以後一年內總計可徵二億零八百萬鎊。

一般人士認爲至本年三月底止，加徵不到五千萬鎊稅收，足以解決此一時內英國經濟危機的難題，顯然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而新預算的致命傷，大家認爲還是在歲出方面，於此達氏幾

無貢獻可言。他對議會的致詞中，只談了一點經濟理論，幷且主張有產人士應積極厲行節約，自去年四月起，他便計議及此。支出方面，糧食補助金爲四億鎊，軍事及政務費亦甚龐大。支出總計爲三十四億鎊，據著名經濟學家霍布孫研究，政府的實際支出，至少應該節減十億鎊，經濟學家雜誌的編者則建議應該節減七億鎊，保守黨人士認爲浪費的，卽戰爭期間，一九三七至三八財政年度內軍事費爲一億九千七百萬鎊，本年度計達十一億九千二百萬鎊。一九三七至三八財政年度政務經費爲三億九千七百萬鎊，本年度計達二十二億二千三百萬鎊。政府爲了促進貿易獎勵生產，其每年用費從六千三百萬鎊，加到一億五千三百萬鎊，文化教育費自六千三百萬鎊加到一億四千一百萬鎊，外交及皇室用費自八百萬鎊加到九千八百萬鎊，衞生等用費自一億六千一百萬鎊加到三億四千六百萬鎊，就業用費自一千萬鎊，加到八千三百萬鎊，糧食及雜支，戰前幷不列入預算，如今需支出十一億七千八百萬鎊。

就上述數字分析，保守黨人士所謂浪費的，沒有計及金鎊戰前戰後的幣值，顯然頗欠公允，若謂幣值下降，應由工黨負責，似乎亦需斟酌。純就數字觀察，軍事約增五倍半，政務費約增六倍，貿易生產增五倍，教育衞生費增兩倍強，外交及皇室費增十二倍，就業費增八倍，除了軍事及政務費外，其餘如糧食、貿易生產及就業費的增加，毋寧說它頗能反映工黨政策的。

若與美國比較，在戰前美國政務費爲五十億美金，如今達九十八億以上；但其中包括三十八億，充調整國際財政之用。軍事費一九四一年爲六十三億零一百萬美金，如今達一百七十一億四千二百萬美金，從數字上看軍事費雖增約三倍，但是美金幣值比英鎊確較穩定。同時吾人應知美國國富，至少較英國強三倍。

達爾頓辭職以後，繼任者爲經濟部長克列浦斯(Sir Stafford Cripps)，保守黨人士對達氏雖嚴詞抨擊，對克氏則痛恨入骨。達氏理財對於龐大支出，無法節流，只好增闢稅源，而工黨重要工業國有化運動，起用大批服務官員，保守人士卽以社會主義官僚名之，達氏縱有過失，如是而已。克氏兼長財相後，大體上是繼續推行達氏既定的政策，達氏預算，除販賣稅中取消自行車的附加外，更動可謂甚微。達氏計劃開徵廣告稅，克氏亦擬照辦，但尚未得議會通過。但是在勵行社會主義政策上，克氏比達氏積極得多，他充公私有財產，實行徵工制度，保守人士就認爲他侵害個人自由，違反自由主義祖國的傳統，於是就在克氏頭上冠以「經濟獨裁」的帽子。

保守人士甚至說，克氏任貿易大臣時，種種設施，開支浩繁，英國經濟因此感染毒素，而達氏的新預算案，卽爲解救經濟危機的消毒劑。克氏及其令親韋柏，對於蘇聯的強迫勞工及社會化生產制度甚爲讚美，幷企圖在英國推行是項政策，克氏以宗教熱情籲請人民縮緊褲帶，增加輸出，卽是蘇聯作風，而保守人士則認爲克氏及其同僚，專爲工黨甚至私人利益打算，以致物價上漲，國內物資愈見貧乏。

保守人士又從克氏著作，斷章取義，證明他推行經濟獨裁政策。最近工黨內閣倡議削弱上議院世襲的權力，使其阻延立法案通過的期限由兩年減爲一年，以防止保守黨控制之上院破壞國營計劃的實現，一般開明人士譽爲平民政治的浪花，保守貴族則指爲社會主義的侵略行爲，且認爲克氏所倡議。此外克氏在貿易大臣任內，解散利物浦棉花交易所，禁止書籍入口種種政績，保守人士亦大筆特書蓄意侮蔑，任財相以後，又如何徵用勞工，從事社會建設，如何驅策人民，服從獨裁意志，如何風行雷厲，強迫保

持通貨幣值；而對於英蘇商約的訂立，則隻字不提。

保守人士認為值此經濟危機嚴重的時候，未始沒有辦法不使通貨更趨膨脹，糧食的質與量更見貧乏，失業現象更形惡化。於此他們又引經據典，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經濟為例。查一九一三年政府歲出為二億鎊，一九二一年增達十億鎊。所得稅增加六倍，糖稅增加十四倍。當時財政問題的焦點，亦在支出方面。工商人士均不禁搖頭感嘆道：「等到雪溶化的時候，政府才派出清道夫來，為時晚矣！」在英國財政史上，一九二一年的預算，要算最支離殘破的。人民大衆窮困不堪；政府支出還是浪費浩繁。德國艦隊的消滅，陸軍的解體，威廉第二的逐放，事實上彷彿加強了英國的陸軍與海軍。公務官員人滿為患，支出經費大到不堪設想。當時過渡的聯合政府對於政府巨大支出亦熟視無覩。於是以老牌自由主義政黨自居的保守黨便進行倒閣運動，等到政權在握，便實行全面緊縮，減低直接間接各稅，重振工商業。國防條例高擱，徵兵制度停止，自由貿易復興，戰時限額廢除。但是數年以後全國舉行大選，保守黨仍不免慘敗，麥克唐納領導的工黨政府，後來雖未見成功，但是保守黨重握政權以後，對於希特勒採姑息政策，一切措施，保守人士，認為不及一九二一年大戰以後工黨執政，二次世界大戰因這爆發。如今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保守黨遠甚，譬如克列浦斯的計劃，就加強種種戰時的限止，減低人民生活水準，控制人民的自由生活，勸導人民犧牲種種權益。如果人民拒絕實行他的社會主義計劃，那末國家的運命便有危殆之虞。保守人士將現階段工黨政府與一九二一年的保守黨政府相較，固然有點不倫不類；現階段工黨政府邁然走向社會主義建設之路，以改良主義作風重新分配國家財富，其較保守黨進步，固然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財政政策與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之間未能配合策進，確為事實，據精密估計，英國財政收支縱能平衡，由於通貨膨脹每年支出差額可能在七億鎊左右。所以社會建設與民生改善，允宜權衡輕重緩急，配合實施。同時各種邊際活動的約束，生產效率的增進（煤、炭、鋼、鐵生產確已增加），生產資源的集中，均為目前要圖，則不特英國或可挽經濟狂瀾於既倒，即世界的永久和平，亦增多一層保障了。

印度最大的工業家族

經過兩次大戰以後，印度已成為世界大工業國家之一，名次在十名之內。但世人對於印度工業巨頭的情形，往往仍極隔膜。今日印度最大的工業勢力，為信奉祆教的塔大家族。創始人為 Jamsetji Tata ，於一八七〇年以紡織業起家。他鑒於舊有廠中機器設備已歸陳舊，乃決意重起爐灶，先赴國外親自研究現代紡織技術，返國後在距孟買五百英里之產棉中心區，創設王后紡織廠。結果營業鼎盛，在創設最初十八年內股東紅利達百分之四三。英國雖一再加以重重限制，該廠仍能每年發展，所有資產估計達二億美金。塔大於紡織方面成功後，即致力於其他投資。最先創辦水力發電，除供應紡織廠之外，並可供應孟買民用電力。其次進行創設鋼鐵廠，但中道謝世，乃由其子姪秉承遺志，於一九〇五年創辦有名之塔大鋼鐵廠 (Tata Iron and Steel Company, Tisco) ，迄今其在 Jamsshedpur 城之本廠，規模之大為英帝國範圍內第一。第二次大戰中塔大廠共生產鋼塊一百萬噸，鋼鐵管七十五萬噸。塔大以創辦的事業，同時亦以工人福利待遇良好著名。在印度獨立的過程中，始終支持着甘地的創導。



德國・蘇聯和美國

Sigrid Schultz 著
全之胥 譯

德國人應付美國占領軍的主要武器之一，爲消極抵抗。消極抵抗的事實，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來，並經若干反動的工業家加以巧妙的利用。這種現象，一部分起於人民因反對外國占領軍隊而自然流露的憤慨心理。有位小康的農民，游歷了自迦密許城（Garmisch）至慕尼黑（Munich）後，曾對同車的二十幾位旅客說：『在納粹統治之下，還沒有糟到如此田地；至少那時我們沒有到處是美國兵。』他的話最足以表示這種情感。

有位堅決擁護基督民主聯盟的柏林銀行家，在他的話中，也表示同樣的觀感。他說：『如果不由勝利者來管理，德國工業也許將恢復舊觀了。一個廠主怎麼會願意動用他全部的資源，來執行一種由外國人設計的計劃呢？』

還有一位長得很漂亮的醫生，他的話說得更爲憤慨。他的太太是猶太人，他曾因愛他太太而成爲反納粹分子。他說：『在納粹之下，我們受盡了種種壓迫。爲了要保全我的妻子，我實行說謊、行賄和欺詐，但至少那作踐我們的鐵蹄，也是德國人啊。』他們兩夫婦目前個人的生活，尚稱良好，不過因爲他們所稱的『蘇聯在占領區內榨取』，使他們不免憤憤於中。

許多德國工業家，尤其英、美占領區內的，在一九四五年秋非特沒有在波茨坦會議規定的體制之內恢復生產，竭盡所能的出貨，反採取一種坐觀和等待的策略。他們認爲如果接受了勝利者的統治，等於放棄德國制霸歐洲大陸的要求；而且工業的渙解，可能使勝利者發生恐慌，不得不對德國人讓步。後來的情形果然不出他們所料。

生產的延遲等於增加德國人的苦難，但這並沒有使工業家有所顧慮。他們知道老百姓吃了苦後，一定會把責任推到盟國身上，他們只要設法把適當的宣傳，灌輸到大衆的心中。同時他們向那些贊成德國恢復自由企業的英、美企業家和政客，脅肩諂笑，竭盡逢迎的能事。

工業家們也設法把他們的人，參加英、美占領區行政組織，執掌樞要的地位。爲現狀而不安的德國民主分子，可以明白舉出，在德國的運輸系統、糧食分配、農業及工業及其他機關中，都有僞裝的納粹分子，占據要職。

工業家的靜觀不動的策略，到是年八月有了良好的收穫：英美同意提高德國的工業水準。他們獲得這種勝利之後，也許暫時會表現他們所能生產的力量，但他們也將繼續保持消極抵抗的力量，以便隨時爭取他們相信可以獲得的新讓步。

有思想的德國人，深恐德國工業家的這種勝利，將更加危害德國的統一。基督民主同盟的一位重要領袖，即認爲德國現在已

經分裂成爲兩個對立的壁壘，德國注定將成爲東方和西方間階級鬭爭與思想鬭爭的戰場。他說：

『淺見的德國人也許認爲在東方和西方的鬭爭中，我們可以收漁人之利。在短期內也許如此。但鬭爭的雙方都將用盡各種方法，實現各自的目的，這將使分裂爲二的德國更加混雜。勝利者口頭上雖然都表示贊成統一，但都沒有行動的表現，而分裂爲二的德國之間的紛歧，卻越來越大了。』這種紛歧在許多方面都顯然可見。

有一個從蘇軍占領區特勒士敦城（Dresden）出來的工程師說：『蘇聯在其占領區內，正在有計劃的培植一個新的統治層，以代替逃出境的納粹分子、地主和商人。這個新統治層有了優越的地位，遇到時會許可，也許會對他們的蘇聯保護人反戈相向，也是不足異的。而且必須記牢的，由納粹主義至共產主義，中間並無很遠的距離。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曾有幾十萬的共產黨員，改而皈信國社主義。他們的領袖之一，普魯士議員奧菩渠(Obuch)，當時曾坦白的說，他們是奉莫斯科之命與納粹黨合作的。所以再由納粹而變爲共產黨是並不太難的事。納粹主義是達到共產主義的理想捷徑。』

在蘇軍占領區內最占優勢的德國人，是那些舊日納粹的激進派，他們重視希特勒國社主義中的『社會主義成分』過於其中的『民族主義成分』。其中有許多人，甚至比德國共產黨人還要受優待，——因爲對共產黨人無須再加爭取，而轉向的納粹分子可以號召新的團體，加入共產黨的組織。

除了舊納粹分子外，還有那些相信假蘇聯之力可使德國東山再起的舊式德國民族主義者。有位年紀雖大而不失嬌美的男爵夫人，她的田地已爲蘇軍占領，她到柏林的時候，很高興的對人說：『一旦你知道了如何應付蘇聯人以後，他們像孩子一樣的天眞。如果我們把蘇聯的實力和資源與德國的領袖材能打成一片，我們就大有可爲。』她的話明白表達了德國民族主義者的態度。

希特勒最後一位副官鮑曼（Martin Borrman）有許多熱狂信徒，今日也抱同樣的見解。這是爲什麽從美國達斯塔特（Darnstadt）拘禁營裏逃出的年青衝鋒隊員告訴他們朋友要東去的原因。他們說要去加入德國自由委員會，或照他們說由西特列茲（von Seidlitz）統率的蘇境德軍。他們也希望由此路線，可以重新和他們相信仍在人間的鮑曼發生接觸。

除了納粹熱狂分子外，尙有多年來主張與蘇聯合作的德國共產黨人。他們的領袖尼克茲（Dr. Ernst Niekisch）曾在希特勒登台前幾年的文化界，有過重要的地位。他是主張德國革命而與希特勒分庭抗禮的一人。希特勒上台後，即被捕入獄。他的健康雖受損害，但仍在人間，極爲活躍。

我在他所主持的柏林人民大學同他談話時，他追述在一九二〇後和一九三〇初各年中，曾和西克將軍（von Seeckt）和施萊轍(Schleicher）將軍會商，計劃假德國軍部的力量，完成德、蘇的合作。從此可見德國接近莫斯科的傾向，並不如大家所想像的完全出於無產階級的背景。今日尼克茲及其友人正在擬建立一個新的半共產的政府體制，『因爲西德的工業王子一天保持強大地位，卽一天無和平可言。』

蘇聯人曾努力爭取占領區內知識分子、工程師、發明家、藝術家、政客和技工的擁護。現有的最好的房屋，除蘇聯人自用者，儘先配給他們。他們除了日常的糧食配給外，還可以『勤工』的名義獲得額外的配給，包括臘腸、麵粉、麵、香煙及糖共十二磅。

有位痛恨共產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說過：『蘇聯人瞭解正常工作對於德國人士氣的重要性。所以在蘇聯占領區內德國工人階層中，確有相當程度的滿足之感。就整個而言，工人並不知道他們所生產的東西，大部分將爲蘇聯所有，作爲祕密的賠償。他們深信只要工作，就有改善之望，總有一天可以享受他們勞力的結果。同時工作努力的人，可以獲得額外的配給。新的工會與納粹的勞動陣線並無多大的差別。如果蘇聯人足夠聰明，不讓政治警察逮捕工人，設立懲罰性的囚營，他們可能獲得德國工人的支持。』

蘇區內工廠財務方面的大規模改組，迄今並沒有影響到工人。在工人看來，主人無論是蘇聯軍政府或納粹國家或龐大的非個人的公司結合，都無所謂；他們所焦慮的是如何使一家溫飽。

但德國的銀行家，對於『蘇區內各重要工廠的這種非常的財務方面的改組』，頗有羣起而攻之概。他們認爲這可以證明，蘇聯預備取消德國國內大工業公司組織的統制權。在薩克森省一期公報上，蘇聯發表了十家新的公司組織，『總公司設莫斯科，分公司設霍爾(Halle)』，資本總額爲一、八八五百萬盧布，其中包括鋼鐵廠和生產水泥、建築材料、機械、煉銅、運輸器材、電氣器材、軟片、人造橡膠、礦質肥料和顏料的工廠。

柏林的財政專家估計，蘇聯的這種公司組織，共達一百五十家，如果盟國決定較預料爲早的退出德國，蘇聯仍將繼續支配德國的工業中心。

蘇聯所派往德國各地的專家，素質水準很高，所以使德國的文化界，甚至使蘇聯占領區外的人士，發生深刻的印象。他們的人數不多，但都能操德語，能談德國的文化和文學。由於現在德國人口中婦女較男子多出百分之十，蘇聯努力於扶助婦女的組織，他們幫助組成德國婦女民主聯合會，以圖統一四個占領區內的婦女團體。

在我游歷的德國各地，人民都怨聲載道，說：『英、美人不讓我們工作。我們的企業家向他們的官僚們提出一件申請，必須先塡好三十六種表格。』有許多官場的繁文手續，實在是出於德國人自己的設計，但不滿的人並不管這一點。

美國爲了使德國工業繼續起見，曾企圖修復原有的運輸系統。但許多修理廠的老板，都以缺乏材料爲詞，表示無能爲力。例如亨澈爾機車廠(Henschel Locomotive Works)的董事因美國不准他們製造機車，深感憤怒。有位董事說：『你看，美國想從德國搶去中國的市場。一待中國向美國公司定貨以後，他們就會通知我們儘可製造新引擎了。』美國人則轉而問他，『如果你有足夠的材料造新引擎，爲什麼你不能收集足夠的材料來修理舊有的車輛和引擎？』

德國人早已向全世界各地他們好幾百萬的朋友和親戚，作危言聳聽的宣傳了。所以在今後的各年中，我們預料一定可以聽到無數的關於壓迫德國工業的宣傳，雖則事實上，其他國家爲了使德國工業繼續生存，曾作重大的犧牲。

英、美雖有這種種錯誤，但在爭取德國人的支持一點，也有比蘇聯占便宜的地方。好幾百萬的德國人，全賴英、美軍政府纔維持生活，兩國政府防止疫症的流布；在歐洲遇到空前嚴寒之時，德國的農民、囤戶、投機分子情願坐視其同胞饑餓至死，而兩國政府則趕運糧食入境，作公正的分配。德國人很可能會忘記這種的幫助，但我們可以提醒他們。

最重要的一點，爲英、美代表使德國人認清，我們尊重人權和人的生命。我們已經減少了他們沒收財產的恐懼，增加了他們

的安全之感。而蘇聯則因政治警察的繼續活動，正好成爲弱點所在。即使目前受蘇聯支持的人，也不免常在恐懼之中。許多他們的朋友，因失去蘇聯之歡，因而不知所終，他們看見得太多了。

如果現在問德國人究竟他們願意挑選東方還是西方，大部分人都會慷慨的答覆說，這不是問題所在，他們不能讓國家作永久的分裂。但是他們感覺到，德國一旦統一以後，自將以新的地位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決定孰去孰從。照熟悉德國情勢的人說，德國人一旦統一以後，將同時排斥共產主義和他們目擊曾在其國境以內實現過的民主政治。

他們反對共產主義，因爲它帶來恐怖，和未能保護個人的權利；他們反對民主政治，因爲它本身太杌隉不定，而且趨向於官僚政治。德國人需要根據於自己需要與經驗而生的民主政治。

照當局估計，在英、美占領區內非法移入的男女老幼達二百萬人，他們仰賴親友，或者靠偷竊，作奸犯科和經營黑市爲生。若干社會專家說，『除非把這大羣擾攘不安的可能的犯罪者或可能的礮灰，置於控制之下，德國始有和平與正當的生活可言。』其中有些人，就自己覓取出路，小說家戲劇家的沙納爾(Schnell)的情形，便是一例。

沙納爾也同其他德國人一樣，由奧地利被逐出境，他們到德國時幾乎身無分文。但我看見他時，他正住在達斯塔特（Darnstadt）上去斯泰倫康特村(Stallenkandl)與腦桓爾（Odenwald）山上像鳥巢似經過改裝的夏天別墅裏。沙納爾說，他同他的妻以及其他難民，看見城中人口擁擠，須排隊纔能得到配給的情形，決定自求生路，到森林那邊去。他們在林中找到果實和蕈菌、鳳尾草和有彩色的樹枝、柴薪和藥材，再賣給花匠、農民和城鄉的藥房。最初他們把採集的東西馱在背上，有了錢後再買進了一部車子和一匹馬。他們買了一架破織機，經加修復，然後再用戰爭工廠中搜集而來的材料，織成堅固耐用的工裝，彩色的地氈、圍巾，拿來和農民交換雞、鵝、豬種種，以及爲他們墾闢新土所必需的農具。

今日沙納爾已成爲由五十五位自給的難民所組成的合作社的領袖，該社曾經雇用十二家由匈牙利來的德國家庭，給他們工作的機會。到去年六月，他們有錢請了一位生物學家，在夏天森林中教他們培植新的果實和藥用植物。

在德國許多工廠中，常可看見一批人努力工作，相信原料缺乏的問題解決以後，他們一定可以造就新的東西出來。有一個團體以工程師胡特克(Heinrich Wuttke)爲中心，他正在改良機器和原料，相信到明春可以使他以高速度建築廉價的房屋。他曾求政府的幫助，但以受無聊手續的阻撓，他和他的同志決計自行設法。他們經過幾乎一年的時間，纔取得爲他們特種機械所需的零件。我問他們，對於他們的發明是否有意取得專利時，他們搖頭說：『現在各地都亟需新屋，如有其他團體利用我們的發明，繼續我們因材料缺乏而不得進行的實驗，誠所願也。』

這種百折不回、一心一意的堅毅精神，誠屬極爲難得，但在最惡劣的環境之下，居然仍有這種苦心孤詣的人物，足以證明德國人將會重登工作的大道。

在今日德國紛擾和混亂之中，建設的分子開始出現，和在青年中獲得反應。例如緬茲大學(University of Mainz)的安姆勃勒斯特(Armbruster)詳細調查該校的學生，結論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學生願意積極幫助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德國。他們受青年『虛無主義者』及其納粹友人的反對，這兩種人認爲現在已成絕望，爲解決問題不辭再來一次戰爭。這種人在學生中占百

分之十五，在目前沒有引起人們的反響。在這兩種學生中間，多數人持觀望的態度，唯勝利者馬首是瞻。

在柏林大學和蘇聯占領區內，共產主義占較為重要的地位，但仍以德國式的生活作著重之點。著名心理學家穆勒教授（Muller-Freienfels）會稱，他在柏林擔任教授多年，『從來沒有看見像這種經歷過戰爭充分痛苦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這樣的勤謹急於學習，亟於知道事實的眞相，和曉得問題的各方面。他們的心是完全開放的。他們在確立他們自己的意見以前，先要知道保守的基督教的心理，和共產主義者的心理是如何運行的。』

弗朗克福勞工學院，專負訓練工會專家之責。該院教授弗特溫格勒（Franz Joseph Furtwaengler）也說，在職業學校青年學生中，也有亟於求知以備建設健全將來的特色。他提到他的工人學生時，帶着慈父得意的光景，『他們抱極端批判的態度。他們要求最有效率的方法。至於是否和舊有政黨的理論相合，不在他們考慮之列。』

從這種的討論中開始形成了若干的概念。海特爾堡的政治行動協會會提出若干的具體建議。其中有些人提倡由威柏和密茲卻列區（Alfred Weber, Alexander Mitscherlich）教授所提綱挈領的自由社會主義。他們相信，如果組織起受勞資共同支配的互相競爭的公司，可以恢復創制力，使之回復其應有的顯著地位。

另外一個團體，以柯剛博士(Dr. Eugen Kogon)為中心，計劃草訂德國新憲法。他所著的保護的階段(Schutz Staffel State)，為研究希特勒國家的權威著作，他也是非常受人歡迎的法蘭克福月刊(Frankfurter Hefte)發行人。他概括的提出了關於明日德國的若干觀念：

『我們的目標為社會的民主，不抱國際的野心，參加和綜納成為一個和平、法治和繁榮的歐洲社會。在為和平而戰中，和平與進步的勢力已經失敗過兩次，但如果我們正視現實，仍有獲勝第三仗的可能。在歐洲的中心，共有七千二百萬德國人，他們歷古以來便並不以單純的生命為自滿，在生活中常需要有一個目標，一種任務。

『如果讓德國人知道，他們的任務為作溝通東方與西方的橋樑，則因他們的偶像希特勒崩潰以後，在他們心中所留下的空隙，可以因而得到彌補。此外也必須竭力減少戰爭煽動者促發新戰爭的機會。德國人看到他們的軍隊戰敗以後，亟於要有一個新的信念。因為找不到新信念，乃重新回到極端愛國的夢想，和投合他們舊有摧殘異己的錯綜心理。現在仍有抵消這種趨勢的時間，但已經極為迫促。

『未來的德國欲求健全和趨向和平，必須有一個統一的聯邦的德國，但不是中央集權的德國。任何回復中央集權國家，將自動的復活德國的超民族主義，而為共產主義的勝利開了先路。

『德國欲能生存，必須有一健全的經濟生活——這是為歐洲和平而戰的第三仗的戰場。多年來德國一味為自己打算，他們可以而且必須教他們與歐洲人共同生活。這只有經過實際的合作纔能完成。馬歇爾計劃就是這種實際合作的發端。』

我把柯根一般人的意見，告訴一位德國重要人物。他相信他們的說法是準確的，但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決不能讓德國人感覺到，他們可以利用現在正在復興中的工業力量，在經濟上制霸歐洲。因為這就是引致政治侵略的第一步。如果他們的美國和英國友人，受惑而幫助德國恢復歐洲第一號強者的地位，那麼歐洲的和平就將無可挽回的壽終正寢了。』



自由主義是否沒落

黃炳坤

自由主義是否沒落？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首要明白什麼是自由主義，它的起因、內容、作用和目前所遭遇的困難。

自由主義的含義，可說是無一定的界說，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它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一種理論，既無確定性，又無明確的倡導者。所以我們總覺得它很空泛，很難於捉摸和難於界說的。雖然，依照研究自由主義有素的盧哲羅（De Ruggiero）說，自由主義始於人之自由的承認；人的行爲完全是自發，不受強制的。不過這種自由不是與生俱來，必須經過道德之訓練和修養，由自覺自得的人格裏慢慢產生出來的。故自由主義之目的，是在促進個人向上以至於成仁達德爲急務（見氏著"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原來自由主義不過是酷愛自由的人們的一種心理態度（mental attitude），是表示人們對於社會問題的一種看法。關涉整個人生各方面，舉凡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的生活，如有違反自由原則者，都在自由主義者反對和批評之列。他們所以反對之者，無非在求個人身心之解放。因個人身心能解放，才能夠自由發展，才能夠發揮個人的本能，才能夠實現人生的價值。自由主義者的思想，也可說是個人主義的思想，但也希望由小我擴至大我，希望整個人類得到自由、進步和幸福。不過他們的着重點，還是心理或心靈的，還是個人的。尊重個性，以達於自覺自得（self-realization）的境地，是爲自由主義者的最終目的。

西洋社會自從文藝復興以來，對於人的心靈，可說已解放不少了，遠非古代奴隸社會時和中世紀宗教一統時代可比。可惜隨文藝復興之後，只換來一種帝王專政，在本質上，同樣的是對人之身心的一種壓迫，同樣非酷愛自由尊重個性的人所能忍受。故不久先在十六七世紀的英國，就有培根、呼克爾（Hooker），平等主義者（Levellers）、密爾頓（Milton）、洛克等輩出，都根據自由解放的精神，來反抗專制。從那時起，自由思想即染有政治色彩。在法國，人民原有尊重理性崇尚自然的傳統，且遠受羅馬制度的影響，所有自由和平等的觀念，都富於政治色彩，一觀孟德斯鳩、挨爾未西厄斯（Helvetius）、福祿特爾（Voltaire）、盧騷等的學說，便可知其梗概。又自英國光榮革命之後，不但自由主義日益發達，即代議制度也開始抬頭，尤其在美、法二國革命之後，政治本於憲法，人權得到法律保障，代議制度逐漸具體化，而成爲自由主義者所必爭之體制。至此階段，自由主義無形中與代議制度合流。自由主義原是無形的，到了與代議制度合流以後，纔有固定的形式。

自由主義隨民主政治而興，是無疑的，但它的成功爲一種政治經濟理論，却自十八世紀始。工業革命成功以後，工商業和資本

家漸漸擺脫封建專政的羈絆，工商業組織，也有如雨後春筍的蓬勃發展。而英國的亞丹斯密和法國的去哥(Turgot)等的學說，使中產階級的自由和活動，更得到理論上的根據。近代的自由主義，主要鬬士就是因工業革命而聲勢日漸擴大的中產階級，所以自由主義在本質上，又富於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色彩，亦可說是經濟的色彩。其在實施上，是爲中產階級爭取法律的保障，即保障他們能夠自由活動和取得個人財產之所有權。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目的之所在。故自由主義自從有了這種使命以來，其本質與目的，適和資本主義的相配合。後來兩者發生關連，相依爲命，并非偶然，實屬必然的。

自由主義發展到十九世紀，是它到了鼎盛時期。這時期，恰也是代議思想和資本主義最流行的時期。到了這時期，三者間不但水乳交融，而且無形中打成一片，融和一起，構成近人所謂「民主主義」的主要內容。所以自由主義演進到這階段，可謂有聲有色，煊赫一時，成爲所謂時代思想之主流。各國有識之士，相率起來組織自由黨，而無黨無派的進步份子，亦以自由主義者或自由份子自稱。盧哲羅也曾說，自由主義者在那時，成爲議會的「看門狗」(Watch-dogs)。他們的專責，是在看守或監督政府的活動。這種活動，在人類自由史上的確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因爲現代憲法上自由平等權之奠定，與乎國民主權說之能在法律上見諸實現，都是英、法等國代議員和一般自由主義者不斷努力的結果。嘗之英國的邊沁功利派思想家和法國的羅澤科拉(Constant Roger-Collard)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quiville)等，都替人類爭取了不少法律權益。英、法自由主義者分道揚鑣，同收相得益彰之成果，卒使自由主義的內容，日益充實。據荷布豪斯（L. T. Hobhouse)說，自由主義到了十九世紀，已取得下列之內容：

一、人身自由；二、財政權之自由；三、言論自由；四、社會生活之自由；五、工作與營業之自由；六、家庭中男女間之自由與平等；七、種族自由；八、國家自由等等，以及參政權和國民主權說之確立（見氏著"Liberalism"）。這些自由權和參政權，就是現代各國憲法之基本人權。美國政治思想家馬其凡爾（C. H. McIlwain）也說過：「自由主義乃大衆利益之憲法保障。」

可是這種功能，只在某種程度內，是真確的，越此程度，自由主義就不能盡量發揮它的作用了。何以故？這是因爲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西洋文化已經起了大變化。這些大變化的象徵，一是資本主義之畸形發展，二是極權主義之勃興，三是自由主義弱點之暴露。如果自由主義不能解決這幾個新問題，這些很可能成爲自由主義沒落之原因。今略爲闡述之如下：

資本主義本來是自由思想之產物，它的理想，是在讓給每一個人有從事其私人事業之自由，以及給他取得并保存其貨財之權利。它以爲在這種自由生產和自由消費的制度下，生產可以無窮盡的增加，因而物美價廉，社會全體得到最高消費之滿足，所以它的理想，最初並無偏利人羣某一部分的成見。無如資本家的勢力，一天一天的擴大，其資本漸次成爲獨佔經濟的資本。他們藉操縱了社會大多數人的飯碗，進一步操縱大多數人的選舉權。他們又不但逐漸操縱國家財富，而且更逐漸操縱國家的政治結構；所謂代議士者，例多一變而爲資本家之喉舌，或爲資本家財產權之保護者，因而自由民主之理想落空。在對外方面，資本主義因無計劃生產，生產過剩，不得不向外找市場，求發展，結果造成強盜式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背棄民主，違反人道，剝削弱小民族，早已將自由主義大同世界之理想，蹂躪殆盡，而帝國主義者間，復互相鬬爭，每每掀起國際風雲，致使整個世界的生靈，無

享受戰爭破壞之惡果。在每一次戰爭過程中，參戰國的自由主義者，只有效忠國家，服從國家，絕無反抗國家之可能。他們卽使不離開崗位，去擁護戰爭，但對於戰爭之弭止，卻無能爲力，而對於帝國主義之發展，也無能力使之斂跡，這是所謂自由主義之困難一。

同時，正因資本主義走上畸形發展的道途上，大多數人的經濟生活不如意，以及國家立法對於工人不利，乃促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勃興。復因共產主義之勃興，和資本主義之失敗，相反的，激發法西斯主義之崛起。這兩種極權思想之來勢，有如洪水猛獸，幾乎迫得自由主義者無路可走。因爲一者是出發於階級鬪爭，根本否認容忍和妥協的精神，對於中產階級所維護的國家結構，也取了敵視的態度，以爲「國家」這個東西，是資本家的工具，非將之消滅，不能消滅資本家。這樣說來，若果共產主義得勢，當非自由主義者之福。同樣的，若果法西斯主義得勢，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祇有國格，并無人格，個人的人格，根本不存在，在這情形之下，那末於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自也無法生長發芽。這是說明自由主義在極權主義流行時所遭遇的困難二。

然而自由主義何以一遇強權或強權理論，就不能立定脚跟，作有力之奮鬪？這不能不歸咎於自由主義本身在理論上之不足。自由主義實有先天不足的弱點，構成它發展上的第三種困難。這又可分兩點說明之：

第一、自由主義並非一種積極的政治經濟理論。它根本上是溫和派人士的一種觀感，尙合作，主中和；在行動上，着重言論自由，富於批評性能，卻不願作激烈性的措施。是故自由主義者每每是被動的，而且每因各人反應不同，常是散漫不統一的。凡是被動的不統一的力量，都不能算做力量，更不能抵敵任何方式的強權，或強權的理論。歷史上自由主義者一遇強權，便銷聲匿跡，可謂屢見不鮮。其中以德國爲最明顯。我們不妨從十八世紀的德國說起：在那時德國雖有斐希特、康德、歌德、希萊、赫得、萊星等輩出，竭力將自由福音宣揚於世界，而在他們生存期間，帝王專制接踵而來，其數不下三十個。但這些自由福音的倡導者，卻噤若寒蟬，並未以勇氣精神，起而爲自由民主辯護，且德國右派哲學的形上學，反而隨時可以爲帝王們作邏輯上辯護。十九世紀期間，在黑格爾的國家至上主義和俾斯麥的鐵血主義之下，更不容許自由主義生育發榮。迨二十世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社會民主思想雖盛極一時，亦終不能保持韋瑪憲法之神聖，結果希特勒上台，一舉把國內數百年來西洋文化之結晶，掃蕩無遺，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過？抑或德國自由份子之過？

第二、自由主義所揭櫫之理想——自覺自得之理想，在本質上是過於籠統，而在實施上又過於含糊，不能把握一定（見J. H. Hollowell: The Decline of Liberalism）。因爲不能把握一定，所以一般人對於自由主義不是輕率接受，便感覺難於接納和追隨它的理想。這種弱點，不必取譬於古代和中古的自由思想者，卽就近代的自由份子，也言人人殊。試從歷史上看，十六、七世紀的自由份子，原來是自然法學派，主張消極的天賦人權，到了十八、九世紀功利派思想盛行之時，他們便放棄自然法學派的立場，改向社會立法和實際方面努力。到了一八八〇年格林（T. H. Green）手上，他想從理論上改進它，一方放棄漫無限制的個人主義之自由，一方主張積極性的自由，認爲個人自由須置在社會集體福利之下，始能實現。這種理論，雖然比以前的自由主義進步，可是資本主義已百弊叢生，卽本世紀一時之彥的韋布、蕭伯

納、韋爾斯、科爾、拉斯基等，也因受社會現實的影響，不能繼承傳統，爲自由主義努力，反而創立一種離開自由主義而與社會主義接近的費邊主義。自由主義發展到這階段，可說已與英國自由主義的傳統脫節了。英國自由黨，在十九世紀，盛極一時，但到了二十世紀，却銷聲匿跡，一蹶不振，可知並非無因。

然則凡此種種就象徵自由主義之沒落麽？但根據上述那兩位研究自由主義有素之盧哲羅和荷布豪斯的意見來說，自由主義的前途，未必黯淡若此。盧氏認爲自由主義富於持續性能，西洋各國的選舉權日益擴大，社會福利亦日益增加，便是自由主義持續性的發揮。荷氏又相信自由主義將會維持它原來的作用，繼續反對專制，將始終成爲一種自由解放運動，在其歷程中，將仍然吸收新的見解和新的內容，有如它在既往演進上一樣。這卽是說，在今後的世界，社會思想雖日趨極端化的時候，自由主義還很可能從消極批評的立場，改取積極建設的立場，又可能由個人利益觀點吸收有利社會的政策。兩氏之言，未嘗不言之成理，不過其中顯然希望的成分比見諸事實的成分多。

何以？因爲西洋社會發展至於今日，一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遺毒已深，可說積重難返，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者，是不會尊重自由主義者所提倡的國際合作與和平的。另一方，極權主義方興未艾，咄咄迫人，有主張階級鬬爭的，有提倡國家至上的，兩者根本否認容忍和妥協的精神，致使尙和平，主容忍的自由主義，處處感到威脅。自由主義的策略，是主張勢力均衡，用以維護社會秩序的，所以特重討論方式的代議制，並且容忍多黨存在，共存共榮的。但強權主義的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是要一黨專政的，所以根本也否認異黨、異派的異見和批評的。假如異見和批評而不容許存在時，那麽舊日流行的個人思想，卽自由主義所基

的個人主義精神，唯有逐漸退縮而已。代之而興的，是社會化的政治力量(political energy)。政治力量社會化之後，祇有效忠與服從是國民的道德，所謂個人自由，根本不在重視之列。其結果，就是自由主義精神之退縮。何況極權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一日存在，世界局面卽一日無法安寧。今後的國際局勢，看似凶多吉少，縱使不復有帝國主義的舊式戰爭，但雖有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新衝突，那也足以威脅自由主義的生長，因爲不論屬何性質的戰爭，又不論國內的，抑或國際的，凡是戰爭，都可以窒息自由主義的生氣，而成爲自由主義的致命傷。

言至此，我們難免感覺自由主義的前途，是不大樂觀的。不過我們還可退一步來估計自由主義的前途和它的持續性。我們也許這樣想：自由主義可以否認一切非自由主義者的敵視態度是自由主義的困難之所在，因爲世界上無論那種主義，總不免抱敝帚自珍入主出奴的成見的。同樣的，我們可以否認自由主義理論上的弱點是它的困難之所在，因爲世界上沒有一種主義是萬全萬美，無瑕可擊的。但除此不計外，其眞能成爲自由主義的危機或困難者，莫過於自由主義者對於自己所信仰的主義的態度。這卽是說，自由主義能否克服一切困難，要看自由主義者在今日利誘威迫的情境之下，能否潔身自愛，堅守本位，不變節，不屈服，以爲轉移。歷史告訴我們，自由主義者每逢強權壓迫，或強權間互相傾軋的時候，一部分除了自取銷聲匿跡的消極態度外，大部分不是被迫離開崗位，走向極左，便是被迫走到極右的壁壘。他們這樣，不論走向那一方，同樣的背棄自由主義和民主的理想。誠然，在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水乳相融，交割不清的關係上，自由主義者能否自拔，不爲資本主義弊病所牽累，的確是一大問題。歷史又告訴我們，每當左右派斷然決絕，至中間派難爲兩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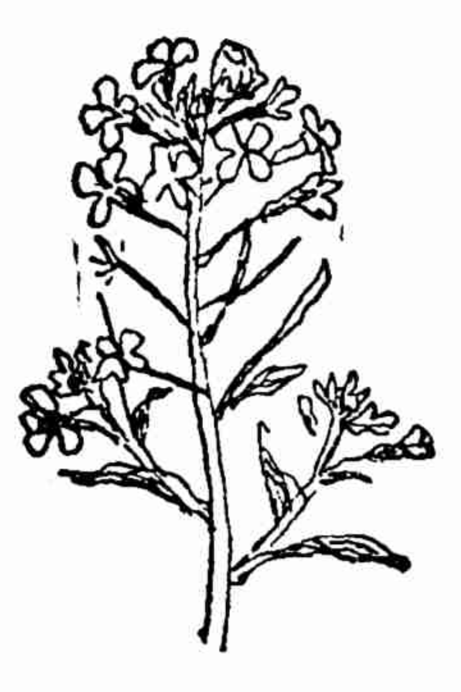
的時候，自由主義者又以走向右派方面為多數。這等於說，他們離開崗位了，向貴族和資本家投降了。這是什麼緣故？他們何以出此？無他，由於他們過於尊重傳統使然。因為過於尊重傳統，在有意無意中，就擺脫不了傳統的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制度的觀念，所以在左右派到了火併的時候，寧可右傾不左傾。戰前法西斯主義國家雖咄咄迫人，有進行打擊世界「現狀」之勢，而自由主義之發源地的英、法、美人士，因為囿於傳統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觀念的關係，寧可遷就法西斯主義的德、意，而不願見共產主義的蘇聯得勢，西班牙的幾年內戰，也是另外一個很好的明證。

所以歸根到底，還是這樣一個問題：自由主義是否沒落，主要的還是要視擁護自由主義的人們能否擺脫傳統的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的舊觀念而定。我們可以簡略說一句：時至今日，這兩種二位一體的舊觀念，一日不改變，則自由主義一日無闊步邁進之可能。而且舊式的財產自由權一日存在，富有者成為社會之少數，并成為社會之貴族階級，而貧窮者成為社會之多數，并成為社會之無產階級。兩階級之利益無法調協時，便促成極右極左兩力量之鬬爭。那麼，溫和性的自由主義也無法生長。尤其私有財產制度演變至於今日，已成為社會百病之源，一則少數人的窮奢極慾，對於個人之生產和修養，毫無裨益，財產私有制實隨資本主義之畸形發展，早已失卻亞里士多德和洛克之有恆產而後有恆心的原意；二則社會財富落在少數人之手上，多數人終歲為這少數人操勞，生活猶恐難保，寧暇於禮樂和知識之追求？此而不可能，則自覺自得的理想，又何從實現起。人民因衣食無着，寧願出賣身心自由者，歷史上雖無詳明之統計，但時至今日，僅是普通常識而已。

依上所述，看來處處都說明自由主義已日暮途窮，趨向沒落似的。這正像較晚近的學者，如薩平、威爾遜、荷羅韋爾等等所觀察者同。不過這一切都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的，如果我們從另一角度看，把自由主義當作人類求自由的心理或心靈態度看待，它未始不仍為一種力量，而且相信這種力量是不可磨滅的。人類為自由而奮鬬，自古至今，不斷如縷，其將繼續成為一種解放運動，非全無可能。然而它此時危機四伏，是不容否認的。故為自拔自救，并使本身重新發生作用起見，它必須從洗滌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觀點和弊病做起，從而在倡導方面，必須配合時代需要和隨時能夠吸收新的思潮和政策，以充實它的內容才可。當然的，這樣一來，自由主義又踏上一個新階段，可能成為一種新的自由主義了。

紅海還是蘆葦湖

根據基督教聖經出埃及記，敍述以色列人由摩西率領離開埃及的情形，到了紅海邊境，由『摩西向海伸杖……水便分開，海就成了乾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乾地……埃及人追趕他們……摩西就向海伸杖……海水仍舊復原……水就回原淹沒了車輛和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軍，連一個也沒有剩下。』本年一月初，美國加州大學北非考察團的考古人員，在埃京宣布，根據他們勘察的結果，證明聖經所稱以色列人所渡過的紅海，不是目前地圖上的紅海，而是在現紅海以北的另一湖泊，也許即是埃及古籍上所提到的蘆葦湖(Lake of Reeds)。



政治理想與政治實驗

周子亞

任何政治科學，都有兩種對立因素，存在其中：一爲理想(Utopia)；一爲現實(Reality)。此二大因素在實用政治科學及理論政治科學中交互影響，各趨一端。政治科學所欲過問者，不僅爲「是什麼」或「已是什麼」(“What is” or “What was”)且更探究「應當如何？」(What ought to be)而上述三種狀態的出現，其中必包含現實與理想的對立衝突。理想與現實在各種形態下的對立，可由下面的對比看出。

(一)自由意志與「決定主義」(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理想主義者必然爲自由主義者，他們相信，人類有改變現實之可能，而意志行爲(Acts of Will)及理想二者則爲改變現實的原動力。現實主義者則趨向於現實之維持與保守以爲現實是決定一切的主動力量。現實主義者用一句哲學上的俏皮話語批評理想主義者，說他們要想改造這個現實的世界是「來得太晚了」(come too late to change the world)。現實主義者所謂的現實的決定力量係根據社會之因果律(Law of Causality)。這種因果律則來自現實的穩定性。理想主義者則相反，他們有創造性(Creative Spontanity)認爲藉人類的努力，可以改造世界。整個的政治科學，都在上述二者的鬬爭中，相互傾軋，理想與現實永遠難以調和諒解。

(二)理論與經驗(Theory and Practise)的對立　理想主義者偏重於理論(學說)以爲政治理想乃政治改造的靈魂；現實主義者則偏重經驗，以爲政治理想不過是政治經驗的一種形象。由此可見理想主義者執着於政治的目的，而現實主義者則熱中於政治的經驗。兩者在政治科學中，永遠對立，無論是國際政治或國內政治，其一切作爲，無非欲使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相互接近，(使二者混而爲一，固非人力之所能及)。但就已往的成就看來，這種願望的達成，幾成爲不可能之事。由此，我們又可見第三種情形的對立：

(三)行政主義者與知識階級(Bureaucrats and intellectuals)之對立　知識階級大多服膺自由意志(Free Will)，自由意志係由人類的理想中創造出來的，與人類所處的現實環境未必相符合。由自由意志爲出發點的政治思想對十八世紀國際政治的發展極有影響，其代表人物爲美國故總統威爾遜(Woodron Willson)，他在巴黎和會所提出的著名的「十四原則」，實即知識階級沈湎理想而不遷就現實的最好的代表。不幸他那美麗的理想終於失敗在富有經驗的行政主義者，如英國當時的首相路易喬治(George Lloyd)和法國「老虎總理」克里蒙梭(Clemanceau)等的現實主義手下。一般知識階級所見到的是一般的原則，而行政

主義者則重視特殊成例（Special Cases），他們從事政治之主要訣竅在於精心分析，與前者之偏重想像顯然相反。但知識階級與行政主義者之間，并非一成不變。知識階級，一旦參與實際的政治，很可能走上行政主義者的路，例如社會主義在歐洲本來只是一種虛幻的空想，經過馬克思(K. Marx)苦心孤詣充實其理論，方始脫化為一種富於理想的主義，及至蘇聯革命成功，付諸實現，則原來的社會主義早已轉化為一種行政的綱領，因其如此，所以社會主義在蘇聯才能成功。又如英國的工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執政（1924）宣告失敗，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今天重秉政鈞，多少已經建立成功的基礎，原來工黨第一次的執政過份憧憬於一般原則的運用，而今則前車可鑑，改頭換面，注重於經驗與實例。在實際政治裏，原則與實例，理想與現實，雖然是織成一片的，但這一點并不影響到知識階級和行政主義者的相對存在及其存在的價值。

（四）左傾與右傾（Left and Right or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所謂左傾即代表自由、急進，所謂右傾即代表保守、穩健。無疑的知識階級必然傾向於左傾正如行政主義者傾向右傾一樣。在這現實的世界裏，左傾右傾，實均有他們的苦悶。左傾者無法將其理想兌現；右傾者則無法使現實跟上時代的潮流。納粹哲學家范多（Moeller Vandou）曾對左傾與右傾下一批評說：「左傾者具有理性（Reason）而右傾者則富於智慧（Wisdom），前者的眼光永遠向前向上，而後者的眼光是向下的，只顧到眼前。」右傾人士認為天下事大可不必追求一個無法使其實現的理想，彼等以為一套「三段論法」足夠解決一切現實的困難。左傾人士則嚮往於一個崇高而良善的理想，但缺乏使此理想實現的力量與方策。他們不同於那班右傾者的遷就現實，從不忽視每一個變動，小心翼翼地根據已往的傳統解決現實，調和現實而從不違反社會因果律。人之有左派右派之別，究其實不外這樣的分野。與知識階級和行政主義者一樣，左右之間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知識階級本屬左派，一旦踏入宦途，從事實際政治，很可能轉變為右派的行政主義者，史大林執政前後的由左到右判若兩人，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五）道德與政治（Ethics and Politics） 理想主義者殫精竭慮念念不忘於一個道德境界（World of Value）的建立，現實主義者奔逐經營，無非以道德為政治的工具，希望一個自然境界（World of Nature）的出現。

在實際的政治中，理想與現實的對立與衝突，非但不可避免，而且連續不斷地在已往的政治史上出現過。如何使其彼此調和以獲得均衡的發展，是實際政治問題中一個最大的課題。關於這方面，有兩種學說是值得我們加以重視的。

（一）利益之調和（Harmony of interests） 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現實主義的衝突到達極端。及其後來二者之間竟得一調和之道，這一點，不得不歸功於利益之調和說，英國的邊沁（Jeremy Benthame）可為其代表。

邊沁時代空想的社會主義，已到達理想境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則進展至現實境界，當時英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汎濫進了社會主義的思潮，邊沁的理論即其相互衝突間的產物。邊沁的哲學根據認為理想主義者想像中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為不可能的幻想，而現實主義者心目中人類生而部分平等部分不平等的假設亦非事實。邊沁認為人生而自私自利為無可置疑，依據邊沁之功利主義「為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之原則方能調和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質言之，必令人人得以自由發展，各趨其利，方能致使

社會亦蒙受其利。此種功利主義在經濟思想上的表現爲亞丹斯密（Adan Smith）以自由主義相標榜的「原富論」（Wealth of Nations）。斯氏認爲社會上各階層各職業人羣均自由發展，則共同利益（Common Good）方可獲得。在國際間大小各國均自由發展，世界和平與幸福庶幾可得。此種理論的建立，必有其先決條件，就社會而言，必須每一成員之知識道德以及生活水準均相去不遠；就國際而言，必須每一國家之國力地位不太懸殊，方有自由發展之可言，否則立於不平等之基礎上，自由發展，利益調和實乃欺人之談。

（二）思想的相對（Relativity of thought）　理想與現實永遠對立，十八世紀法國學者孔德（Comte）將社會學自社會科學中創建爲一獨立科學之後，新生的社會學者始終不能忘懷以社會學爲手段將理想與現實加以調和歸於一統。抱有此種願望的社會學家認爲思想是相對的。其產生必有一定的背景，這種思想的背景即是社會。某種性質之社會產生某種性質之思想，演爲某種類型之理論，表現某種形像之現實，其中隱伏有必然的趨向。思想的產生背景既爲社會，則只有從社會學的立場，以社會學爲出發點，方始能將各種不同的理想及其所體現的現實統一起來。與社會學者抱有同樣憧憬的不乏其人，學者洛克（Locke）、霍布斯（Hobbes）、盧騷（Rousseau）、孟德斯鳩（Montesquieu）等均認爲理想與現實各有其客觀的存在性。欲以個人的主觀力量使之統一既不可能，則只有另闢解決之道。彼等以爲民意爲社會意識之集中表現，惟有根據民意方能統一理想與現實。此種企圖在彼等思想所引導而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前後，歐美各國的政治變革中，表面上看來似乎近於成功，而其實仍不免歸於失敗的厄運。因爲思想的對立有其必然性，亦有其永久性。當一種理想與現實混合，投身於現實之後，其本身原有的性質必然消滅殆盡，此種改頭換面的舊理想，必有一種新生的理想取而代之，而舊理想的本身終必轉變爲攻擊的對象。關於此點，在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中，均不乏其例。蘇聯大革命前的共產主義，在馬克思的撫育下不失爲一種新社會的模型，但一般人均認爲美麗的理想，無法使其實現。及其經一九一七年蘇聯大革命共產主義社會建立之後，共產主義本身因與現實混而爲一，其原有的理想價值，反有逐漸喪失之勢。今日代共產主義而起的新理想業已萌芽，轉而攻擊在蘇聯實行的共產主義爲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可見現實與理想分道揚鑣已成不可否認的事實。當理想投身於現實之後，立即喪失其理想之價值，而新的理想必因是而起轉向舊理想施行攻擊。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一切政治生活之所以如此複雜，如此離奇，而且迷惑，如此悲歡離合，一言以蔽之，理想與現實的對立，永遠得不到統一，爲其重要原因。原來理想與現實，屬於兩個不同的體系，企圖將其混而爲一，永遠不會成功。共產主義批評民主主義爲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剝削人的制度，然而民主主義的原來理想又何嘗願見資本主義社會之種種不平與不安？即今日高揭共產主義旗幟的國家，其社會性質亦何嘗達到了共產主義理想中的盡善盡美？

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對立：新的理想與舊的理想之間的鬭爭傾軋，實爲產生一切政治、一切歷史的搖籃。人之異於禽獸者以人爲政治動物，人有史以來即有「羣」的觀念，人之所以能由個人集爲部落進爲國家，因爲人生而俱來有兩重性格：一爲純粹以自我爲中心，爲尋求自己利益雖犧牲他人利益亦所不惜的自我主義；另一重性格則爲希望與他人合作追求友好，與互助之關係，將自己投身於「大我」之中的「社會性」（Socialibility）。這種雙重

性格的具備，爲人類與政治之間，結下了不解之緣，遂致人類普遍自認爲政治動物。而政治亦遂由此與人類一同來到這個世界。

不管爲達到「自我主義」的慾望，或是爲滿足合作友好的「社會性」，人類必須將自己投入社會的「大我」然後才能滿足自己也滿足他人，殆屬無可置疑。一般而言，這種大我的形成，在各種不同的社會中，必然產生統治者與被治者二大階級的對立，此二大階級幷有之政治實體就是國家。

關於國家這一政治實體，各家理論不一。拉斯基教授（Prof. Laski）認爲「國家係由人類的良知而產生」（State is built about the Conscience of Men）。質言之，國家係根據人類的道德而形成。另一派爲林東（Linton）在其人類之研究（Study of Men）中確認國家爲權力與戰爭演變的結果，與拉斯基之說，顯然相反。但兩者之說，均有未盡妥善之處，蓋無論將權力認作道德追蹤之目標，或將道德高置於權力之上，其可能發生之錯誤則一。實際上任何合乎現實的政治制度，必然具備道德與權力兩個因素，當一種政治制度只有權力而無道德則難以持久，循至危機叢生；只有道德而無權力，則不能產生其所必需的實際效能。故迦林教授（Prof. Catlin）在其政治科學與法則（The Science and Method of Politics）書中，創立一種「協調政治」（Homo Politics）對權力與道德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予以合理的安排，因爲任何政治制度之運用與變易，均須以道德與權力爲其基礎。

關於道德與權力在政治上的作用與着重點，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大概言之，巴枯寧（Bakunin）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根本否定權力的價值。巴氏曾謂『假定人類歷史上有魔鬼存在，則此魔鬼卽爲「命令與權威的原則」（Principle of command and authority）』。此爲極端的偏向道德說者。其次爲「不抵抗主義」（non-resistence），甘地雖爲不抵抗主義的提倡者，但甘地之前，大多數宗教領袖實已先創此說。彼等認爲政治的存在，本屬罪惡之事，對此罪惡加以反抗，則更爲罪惡，人類只有在不抵抗的精神境界中方能求得解脫。較不抵抗主義稍爲緩和之說則爲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其宗教改革中所立之說，認爲人類有物質精神兩大境界，各有主宰互不侵犯，所謂「上帝的歸於上帝，凱撒的歸於凱撒。」在物質的政治的境界裏，此派人士主張人類應服從權力，爲一種中庸的權力道德論。澈底主張權力之說者，無過於馬基維利（Machiavilli）主張的「權力說」，馬氏名著君王論（Prince）中認爲權力係一切人類生活與政治的基礎。人類歷史不過權力之統治與被治之關係的演變而已。故欲富國強兵，必先服膺權力運用權力。此種所謂馬基維利式（Machiavillism）的權力說，其影響不但及於當時馬氏的祖國意大利，及當時之歐陸國際政治，卽今日縱橫睥睨之國際舞台，亦何嘗不爲權力說所風靡一時？固然馬氏亦部分地說明了人類生活的眞諦，但其影響則永遠爲人類歷史留下一極其惡劣的汚點。我們可以說近幾百年來的政治，（無論國內或國際）爲一種權力崇拜之政治。

實在，道德與權力之難以協調統一，亦如理想與現實之分道揚鑣一樣，道德與權力鬬爭的結果，權力勢必獲勝，然而曾幾何時，一種新的權力又代之而興，轉輾嬗遞，世界的爭端便永無寧息之日。所謂國際政治，無非理想與現實，道德與權力相互鬬爭，攫取替代傾軋中的產物，而人類則爲其傾軋中的角色而已。



章太炎之民族主義史學

吳景賢

一　章氏史學思想之淵源

餘杭章太炎，爲近代大儒，其學術廣博，世所公認。惟觀其全部學術，實以史學爲中心。如所治經學、小學，固皆卓然成家，然莫不以史爲依歸。章氏嘗釋歷史之範圍，謂可分爲三項：一爲語言文字，二爲典章制度，三爲人物事蹟。（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文中所錄章氏民元前六年東京演講詞見制言第二十五期）所謂人物事蹟，卽通常所稱歷史也；語言文字，卽通常所稱小學也，而古代之典章制度，則包括於經學之內。故以章氏之言衡之，則其所治之經學、小學，實皆史學也。

章氏之史學，復以民族主義爲中心。蓋章氏自幼卽治史學，而於明清史事及明季遺民著述，尤所潛心探究。故其民族主義之思想，遂乃油然而生。章氏嘗自述其幼年讀史及民族思想發生之經過曰：

> 余年十三四，始讀蔣氏東華錄，見呂留良、曾靜事，悵然不怡。輒言以清代明，寧與張李也。弱冠，覩全祖望文，所述南田臺灣諸事甚詳，益奮然欲爲浙父老雪恥。次又得王夫之黃書，志行益定。（檢論卷九光復軍志序）

章氏弟子朱希祖，亦記其師之言曰：

> 本師云：余年十一二歲時，外祖朱左卿（名有泉海鹽人），授余讀經，偶諦蔣氏東華錄曾靜案。外祖謂夷夏之防，同於君臣之義。余問前人有談此語否？外祖曰：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爲甚。謂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余曰：明亡於清，反不如亡於李闖。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論。若果李闖得明天下，闖雖不善，其子孫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論耳。余之革命思想，卽伏根於此。……十九二十歲時，得明季稗史十七種，排滿思想始盛。（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蹟筆記」見制言第二十五期）

觀此所述，可知章氏民族思想之發生，初實緣於讀史，其後所讀史籍愈多，益能光而大之，因乃成其民族主義史學理論之體系，流風所及，不惟形成近代史學思想主流之一，且爲推翻滿清民族革命之唯一利器。蓋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老，及李清、談遷、徐枋、顧祖禹諸耆舊，入清以後，皆隱居不仕，以遺民之心，而治故國史乘，影響所及，寖成一時風氣。稍後又有萬斯同、溫睿臨、邵廷寀、全祖望諸人，或以布衣參修明史，或居草野徵文訪獻，雖當滿清鼎盛之際，猶能各以歷史民族之義，寓於所撰史籍。未幾，清廷施其暴虐，屢興史獄，學者咸以載筆爲戒，著述不敢涉及時事。（汪輝祖雙節堂庸訓勿記錄時事條云：「昔有不解事人，以耳食爲筆記，謬妄觸忤，禍及身家，皆由不遵聖賢彝訓所致。故日記劄記等項，不宜摭拾時事。」）於是乾嘉學風，爲之一變。治史者盡捨史實記述，而趨考證纂輯之途。然如錢大昕，猶不免有言外之音，道其心曲。如所作書史通一文

有謂：「恥巽詞以諛今，假大言以蔑古。……竊取莊生盜跖之義，……柳翳隱形，志在避禍。千載以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蓋自述其所以從事考校古史之意，不外藉事發揮，志在避禍而已。是以淸初以來，民族主義之史學思想，遂爲淸廷所抑制，幾已不絕如線矣。道光以後，內外紛擾，滿淸統治，漸告懈弛，而顧、黃、王三老之學說，以及明季野史諸書，相繼行世，重爲學者所捧手，於是淸初之學風，漸有復興之勢。其時如船山遺書初由其裔孫世全，刻於道光十五年，新化鄧顯鶴復爲蒐羅遺佚，刊於道光二十二年。船山學說，得以昌明。先是，溫睿臨承萬斯同之旨，綜合明季野史數十種，著爲一書，曰南疆佚史，惟僅有鈔本，未及梓行。至道光十年，始由李瑤改勘，更名南疆繹史，梓而行之，於是明季史事，遂爲世所注目。同時又有當塗夏燮，學宗顧氏，以明史初稿，出於萬斯同，其後橫雲山人成之，然當鼎革之際，嫌忌頗多，言有未盡，因乃搜輯明季野史數百種，撰爲明通鑑一百卷，以補其闕。他如南海朱次琦，爲學服膺顧黃，倡導史學於嶺南。吳縣馮桂芬，宗尙亭林，究心經世之學，其抗議四十篇，亦日知錄之支流。凡此皆於民族主義史學思想之復興，具有先導之功。而章太炎氏生當其時，遂乃探究春秋大義，融合諸家學說，演爲「歷史民族之義」，上承三老遺緒，下開革命途轍，其於近代史學之昌明，政教之扶翼，三老而後，罕有其匹。崇爲大儒，誰云不宜？

二　章氏民族主義史學之理論

今之所謂民族主義史學，卽章氏所言「歷史民族之義」。此說雖自淸初三老倡之於前，章氏發揚於後，然要其原始，實淵源於春秋。蓋孔子著春秋，所揭大義，首爲「尊王攘夷」。「尊王攘夷」者，卽所以「扞族姓、延國脈」也。是故自上古我國史學發生之初，卽具民族思想之特性。惟當兩漢之世，國無劇禍，經師守文，不明春秋本旨，其義寖失。晉世以後，逮於宋明之亡，戎貉孔熾，京邑爲虛，盜憎主人，惡言孔左，於是春秋大義，益爲世所諱言。章氏嘗上溯春秋，推闡其義曰：

夫南面之目，繼文之言，可以私家口議，而不可用於史書。嘗試論之，國無史則人離本，前世尙書，剟爛斷絕，誠無所任也。宣王史官之爲春秋，疑於董狐南史，拘係一國，不能曠觀，猶不足知當世大略，人所厭窺。朝姓改易，故府傾圮，其書狗牽鼠齧，而莫之顧。史亡則國性滅，人無宗主，淪爲裔夷，仲尼所以爲春秋，徒爲其足以留遠耳。故郊幷百王於上天，禘總羣廟於大祖。惟其審世系，盡耑末，知前代興廢所由，則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然猶傴于神道，不邇人事；春秋作，史道興，則禘之說可以不知。振引豪末，而齊澤天下者，其惟春秋。綜觀春秋樂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扞族姓，雖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故曰：「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始自籛鏗，至於大彭，身更數代，功正夏略，爲王官之伯，而亦領錄史藏。今以立言不朽，爲中國存種姓，遠殊類，自謂有伯主功，非曰素王也。漢世中國未有劇禍，經師守文，不與知春秋本旨，固無怪；繼晉之後，逮於宋明之亡，戎貉孔熾，京邑爲虛，人思夷吾，而不可覿；身離其痛，而猶不喻春秋所爲作者，恣以小文苛法，黜絕桓文，其局促乃至於漢儒，何哉？齊學之徒，盜憎主人，惡言孔左，同時作逑，曷足怪焉？（檢論卷二春秋故言）

據此可知民族主義之史學，實淵源於春秋，而孔子實爲我國民族主義史學之祖師。民族主義史學之歷史淵源，既爲章氏所指陳，故其所倡之民族史學理論體系，亦可得而言之矣。綜章氏所論「歷史民族之義」，約有二端：一則以爲歷史乃民族構成之要素，歷史毀則其國必亡；二則以爲民族主義之發生，須賴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爲之灌溉。其言有曰：

今夫血氣心知之類，惟人能羣；羣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族，其條例所繫，曰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露西亞滅波蘭而易其言語，突厥滅東羅馬而變其風俗，滿洲滅支那而毀其歷史。自歷史毀，明之遺緒，滿洲之穢德，後世不聞。斯非以遏吾民之發憤自立，且剟絕其由枿邪？自是以

後，掌故之守，五史之錄，崇其諛佞，獎甓虛美，專以駕言誹燿，使莫能羿狀已，以階改革。臧身之固，周防之術，固篤於秦哉！（檢論卷四哀焚書）

歷史既爲民族構成之要素，歷史毀則其國必亡，故當外族侵入之際，欲作復興之計，惟有提倡讀史，以史籍所載之人物制度地理風俗，爲之灌漑，然後民族精神可以發揚，民族思想可以興起，民族主義可以確立。故其言又曰：

若夫孔氏舊章，其當考者，惟在歷史。戎狄豺狼之說，管子業已明言。上自虞夏，下訖南朝，守此者未嘗踰越，特春秋明文，益當保重耳。雖然，徒知斯義，而歷史傳記，一切不觀，思古幽情，何由發越？故僕以爲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爲之灌漑，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別錄二答鐵錚）

此種藉讀史以培養民族思想之理論，自由章氏倡導，遂爲清末革命學者一致所崇信。故治史之風，因乃盛極一時。且當時從事革命運動之人，不惟究心歷史，且每多刺舉宋明遺民言論行誼，以及宋末明季亡國痛史，以爲宣傳革命，振發人心之利器。章氏與劉光漢（即劉師培，字申叔）等所發行之國粹學報，尤爲刊載此類論著之淵藪。他如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野史，又爲當時主要之宣傳材料。此類言論書刊，散佈四方，遂成革命種子，滋生蔓長，至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一舉，各省繼之，乃有中華民國之誕生。是故清末民族革命之成功，雖賴無數英烈折頸流血以致之，而章氏首以「歷史民族之義」，倡導光復，其功亦不可沒。故章氏嘗自述其與革命之關係曰：

清失其鹿，民國肇興，雖不血刃，百日而成。追惟事前經營之力，所以靡盪人心者，蓋十有餘年矣。炳麟不佞，始以歷史民族之義，提倡光復。時前總統孫公屏居日本，交游素寡，初與定交，同謀匡濟。既而文字興禍，縶於上海，海內爲之激昂，幸得不死，東抵江戶。以天之靈，黃農虞夏之佑我子孫，騰書馳說，不爲國百兆人還豪，內外喁喁，延頸望義。逮乎辛亥，大義舉於武昌，十有四省，易如反掌，夫惟歷史民族之義，足以爲全國斗杓，故舉兵不爲犯順，推亡不爲篡盜。（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文中所錄章氏「民國三年致袁世凱書」見制言第二十五期）

由此觀之，中華民國之建立，固有賴於章氏之倡導；若推而上之，亦當視爲清初三老以來一脈相傳民族史學所結之果實。可知所謂「史學經世」，固有事實足證，非空言之論也。

民國成立以後，迭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其間尤以東鄰日本爲尤甚。迨「九一八」事變，遂公然佔我東北，製造傀儡僞國，而國人仍多不知國難之嚴重，甚者並國土疆界而不明，視東北爲絕域，以熱河爲塞外，聽人竊取而不知惜。官文書中，亦每有稱東三省爲「滿洲」者。故章氏乃爲文斥之曰：

鄙人提倡讀史之志，本爲憂患而作。頃世學校授課，於史最疏。學者諱其傖陋，轉作妄談，以史爲不足讀，其禍遂中於國家。不知遼東玄菟爲漢郡，故以東北爲絕域；不知漢之有北平郡，領縣多在熱河，故以熱河爲塞外，乃至在官文牘亦稱東三省爲「滿洲」，竟不知滿洲之盛，始於明代，前此則鮮卑契丹，皆與滿洲殊種。近世則漢人幾三千萬，滿洲人不過五十分之一也。以是東寇披猖，僞主紀敍，皆視以爲當然。藩籬一失，燕薊遂爲極邊。使學者略窺史傳，其昏忘不致如是之甚也。（中華二千年史序）

章氏晚年講學吳門，雖與政治絕緣，然鑒於外患孔亟，國本動搖，而史學界猶多持疑古之說，誣枉國史，章氏因乃時以「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爲其弟子諄諄告誡。其言有曰：

余幼專治左氏春秋，……方余之有一知半解也，公羊之說，如日中天，學者煽其餘燄，簧鼓一世，余故專明左氏以斥之。然清世公羊之學，初不過一二人之好奇，康有爲倡改制，雖不經，猶無大害；其最謬者，在依據緯書，視春秋經如預言，則流弊非至掩史實逞妄說不止。民國以來，其學雖衰，而疑古之說代之，謂堯舜禹湯皆儒家僞託，如此惑失本原，必將維繫民族之國史全部推翻，國亡而後，人人忘其本來，永無復興之望。余首揭左氏以斥公羊；今之妄

說，弊更甚於公羊，此余所以大聲疾呼，謂非竭力排斥不可也。（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見制言第二十五期）

又曰：

說文之學，稽古者不可不講。時至今日，尤須拓其境宇，舉中國語言文字之全，無一不應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爲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爲奴虜而不復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昔余講學，未斤斤及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於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許書所載及後世新添之字足表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余之志也。弟輩能承余志，斯無愧矣。（同上）

讀此可知章氏所持歷史民族之義，緬懷故國之情，老而彌堅。蓋章氏「晚年言學之趨向，大約有二：一欲救世以剛中之氣，一欲教人以實用之學，其歸在於不忘宗邦之危。剛中則誇誣奇觚皆在當砭之列，實用則怪誕詭譎皆在宜排之數。變更舊常，不軌於典籍，或有危於宗邦者，皆爲心所甚憂。」（國聞週報第十三卷淩霄一士隨筆引章氏弟子姜亮夫來書語）方今邪說暴行，充溢宇內，宗邦之勢，危於累卵，繼章氏而起，撥亂澄清者，其惟今日究史之人乎！

三　章氏民族主義史學之著述

章氏之著述，行世者有章氏叢書若干卷，其生平文章專著，大致均已收入。其中純粹史學之作，雖不甚多，然究其所撰文章，實多以史爲根柢。其書俱在，讀者試一披覽，當可得知，姑不具論。惟章氏之史學專著，尙有擬撰而未就者三種，一爲中國通史，二爲後明史，三爲清建國別記。訄書中有中國通史敍錄一篇，蓋已先創義例，而未及撰述者也。（其後易訄書爲檢論，遂將中國通史敍錄删去。）清建國別記，已有刻本，然以史料未備，旋復作廢，而修改之本，迄未問世。至於後明史一書，尤爲其數十年中所欲纂修之籍，然亦終未如願。凡此三者，雖皆未成之書，然於所作敍錄諸文中，略可窺見其欲發抒者，多爲平日所倡導之民族大義，故即視爲章氏民族主義史學著作之代表，亦無不可。三者之中，尤以後明史爲最。但植之先生曰：「余昔遊東，得寫本溫氏南疆逸史，爲香山劉樾杭借去。先生爲余言：當就溫氏書及王氏永曆實錄，及其他明季事狀，爲後明史，以繼萬氏。三帝當著紀，而魯監國鄭成功宜作世家，將相如何騰蛟、瞿式耜、堵胤錫、劉文秀、李定國，功施赫然；金李雖嘗降虜，窮阨反正，有迷復之功；孫可望、李赤心、郝永忠之徒，強寇桀黠，空爲豺狠，無損於虜，皆宜錄入，以著勸戒。」（「蓟漢雅言札記」見制言第二十五期）蓋章氏既認「明史以聖安思文及永歷帝，雜在宗室諸王，……不列於紀；而其臣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及三朝將相四十餘人，皆有列傳。……去本幹而存支業，首尾橫決，……於義爲不通。」（檢論卷八近史商略）復以溫睿臨之南疆逸史，爲明末三帝及魯王立紀略，爲深通史法。惟猶覺溫書作於文網森嚴之際，不敢以死奮筆，故其間隱而未發者尙多，因欲蒐集明季史料，著爲後明史，以繼睿臨之志，而補明史之闕。章氏自言作是書之旨趣及其體裁曰：

余昔蒐集明季事狀，欲作後明史，以繼萬氏。蓋三帝當著紀，而魯監國鄭成功宜作世家。將相如何騰蛟、瞿式耜、堵胤錫、劉文秀、李定國輩，功施赫然，著於招搖旗常。金李雖嘗降虜，窮阨反正，有迷復之功。孫可望、李赤心、郝永忠之徒，強寇桀黠，空爲豺狠，無損於虜，皆宜錄入，以著勸戒。其以故宦爲子遺之民，三老而外，耆舊尙衆。臺灣陪屬，其方略亦足多者。據是爲典，首尾盡四十年，人材略具。溫氏固言：「後之君子，續而傳之。」此亦後死者之責也。（文餘二南疆逸史序）

章氏之究心明季史事，欲承清初遺民之緒，闡揚歷史民族之義，

於此可以概見。其弟子朱希祖輩，承其師說，以南明史事，倡導於世，學者影從，因成風氣。故章氏後明史一書，雖未及身觀成，然其緒論影響於近代史學之趨勢者，實已甚大。

至於清建國別記一書，乃記滿洲部落之從出，及其與前明之關係，以示有別於華夏。蓋清人諱其所出，於開國紀事，每多虛構。章氏因乃采集故實，以補其闕。中國通史敍錄，則列種族於十二典之首，作胡寇、光復兩記於十記之中。臚舉歷代保種衞國之帝王師相，一一爲之考紀。又撰文言、學術、禮俗、章服諸典；顧黃王顏、鄭張、以及全黨、逸民諸別錄，莫不寓有民族大義，而欲藉歷史事實，以振發人心者也。

章氏欲以民族主義自撰新史，已如上述。至其品評前代史籍，亦往往以合於民族主義與否以爲標準。我國自五代以後，初則受制於遼金，其後一亡於蒙古，一亡於滿洲。故宋遼金元明五史，除元史倉卒修於明初外，其餘宋遼金明四史，皆成於異族入主之世，格於禁忌，紕謬殊多。故章氏對之皆曾各有論列。其言有曰：

案宋史諸志，華離無紀，蓋胥史所不爲。若其以益衞二王附瀛國公本紀，猶存義法。而明史以聖安思文及永曆帝雜在宗室諸王。夫本紀猶經，而諸臣列傳猶傳記，此史官之大律也。明末三帝，不列於紀，而其臣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及三朝將相四十餘人，皆有列傳，此其所事者何主？所立者誰之朝邪？去本幹而存支葉，首尾橫決，遂至於此，於義爲不通矣。縱存忌諱，不當紕繆若是甚也。

元史無論贊評議之辭，蓋以羯胡入主，利害蹝非，不係中夏，所不待論也。其間泰定詔書錄於本紀，文辭鄙拙，欲以方俗俚語爲解，尙復難通，蓋存其質而已。史通有云：「先王桑梓，翦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而彥鸞修僞國語史，收弘撰魏周二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其間則有妄益文采，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甚焉。」（言語篇）此作元史者所深戒也。

遼史禮樂儀衞三志，道其國俗，亦多翔實。其禮志序云：「上世緣情制宜，隱有尙質之風。遙輦胡剌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儀，其情朴，其用儉，敬天恤災，施惠本孝，出於悃忱，殆有得於膠柱聚訟之表者。」雖語近阿諛，而事蹟不泯，亦可謂實錄矣。

金史諸志，文飾膚俗，既其素風，百官之志，唯舉孛極烈諸名而已。若乃禮樂輿服三志，其規摹唐宋者，俛仰節奏，纖悉備除，而金源舊俗，反闃寂無聞焉。禮志唯有拜天射柳及擺肘跪拜二事存其故風，亦已率略。樂志述本朝樂曲，財有空名，竟無譯語，徒錄世宗所謂歌曲，其辭皆漢士四言頌贊也。輿服志一見金人常服，所謂四帶巾者，以皂羅若紗爲之，此亦取材漢士，既彼舊有。夫諱其鄙俗，後其土風，而盛道折旋槃辟之容，文飾太平之美，郊祀禘祫，彷彿隆周；冠帶謦咳，若見皇漢，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乎？

遼金二史，皆出元修，而誠僞不同如此，蓋其舊錄固然，有以知陳大任律儼之初志，愈於元好問輩專爲綺飾者遠矣。

是故以義法條貫言之，宋史有統，而明史失通也。以典物辭語言之，遼元存樸而金史增華也。淸世學者，以明史出於官修，不敢訾議，而遼金元三僞與滿洲臭味差同，亦莫敢以存樸爲是，飾華爲非者。錢曉徵之徒，獨論宋元二史紀述疏舛而已，其是者不敢言也。易世以後，云何復繼其曲媚邪？（檢論卷八近史商略）

總觀章氏之論，謂宋史以益衞二王附瀛國公本紀，猶存義法；而明史以聖安思文及永曆三帝，雜在宗室諸王傳中，不列本紀，於義爲不通。元史無論贊評議之辭，蓋以羯胡入主，利害蹝非，不係中夏。其以泰定詔書錄於本紀，文辭雖甚鄙拙，尙不失存質之義。遼史禮樂儀衞三志，道其國俗，亦多翔實。金史諸志，則多諱其鄙俗，沒其土風，而盛道折旋槃辟之容，文飾太平之美。因乃爲之斷曰：「以義法條貫言之，宋史有統而明史失通也；以典物辭語言之，遼元存樸而金史增華也。」其議論精審，固已超越前人，而以民族主義爲評史之標準，尤爲顯而易見。至於明史以忌諱列三帝於諸王，金史以文飾而沒其土風，實皆有失史家實錄之旨，固不特違於民族之義也。方今史館宏開，且將議及清史，章氏之論，實有可供商榷者也。



從嘉峪關到現在蘇聯邊境之明人紀程(下)

岑仲勉

哈密西十里爲阿思打納城。（城北五十里有卜吉兒。卜吉兒西五十里至阿打納城，又西爲也帖木兒，又西五十里爲剌木城，又西有把兒海□□□□□巴兒山西又有雀山兒，又有□和寺城。寺西五十里至哈剌帖魄，其西北爲剌木城，剌木至哈剌帖魄十里。自哈剌帖魄而西，有察克兒，有山中疊家城，又西百里有中中泉，又西百里有雙泉兒墩。）

「西十里爲」四字，紀略作夾注，無「哈密」二字。

阿思打納、侍行記六云：「按今二堡也，當云西八十里。」按西域圖志九，「阿斯塔納亦名二堡，在蘇木哈喇垓西二十里，東距哈密城八十里，境有村莊凡三，泉二十三處，」斯坦因圖作 Astine，乃回教名稱，但與下文我答剌城亦名阿斯塔納者幷不同地。(1)

城北五十里，紀略作「西北□十里」，卜吉兒作「卜古兒」，但不重。侍行記云，「按城字指哈密，今城東北二百一十里有胡吉爾卡，蓋卽卜吉兒也；」余按肅州新志引萬歷舊志說哈密城云，「北三十里爲速卜哈剌灰，南三十里爲畏兀兒把力城，正西十里爲阿思打納城，城北十里有卜克兒，」卜克兒當卽本篇之卜吉（叢本古）兒，（例如前文新志，布剌吉，圖志作布拉克。）依本篇書例，「城」字敘在阿思打納城下，似應就阿思打納言之，陶氏必謂指哈密者，殆據新志而云然。但如果利病書之「五十」不誤，則哈密西北（依紀略）五十里處，距阿思打納亦可五十里，本篇似係明人輯集所成，故紀其分途，復詳其會合，阿打納無非阿思打納之奪文，非爲兩地。（紀略、「阿打納城」四字大寫，不合。）侍行記乃云，「按北路未必有阿打納，疑是阿納打之倒文，額魯特之對音，」則不知胡吉爾與卜吉兒，額魯特與阿納打，（假令是倒文）。均言音不符，其疑一。五十與二百一十，里差太遠，其疑二。參諸下文，難以溝通，其疑三。故陶氏所考，斷不可信。

也帖、紀略作乜帖，據陶說則作「也」是；又紀略以「乜帖木兒」、「剌木城」大寫，亦不合。侍行記云，「（也帖木兒），按蒙語，水之長流者也，」按長流水之名數見，據西域圖志二四，芨窩泉西北有東長流水，哈密城東南一百三十里有西長流水，此之長流，雖未確考，然儘在二堡之西，及拉布楚喀（卽剌木）東約五十里處。侍行記云，「按今鎮西廳北九十里有地名北木城，迤東又有朴城子，疑卽剌木城故址歟，」則因前文卜古兒、阿打納兩地，彼誤求之於過北，遂至一錯再錯。西域圖志九，「拉布楚喀亦名五堡，在托郭棲西南二十里，東距哈密城一百四十里，境有村莊凡十三，泉九處，小河

一道，」（按五堡，侍行記作四堡。）即斯坦因圖之 Lapchuk，唐之納職縣，(2)西域行程記之臘竺 p, m 通轉，故 lap 變「剌木」，若認作北木，非徒道里太遠，音亦不符。

紀略「又西有」之下，接云，「巴兒海子、雙山兒㟱，」皆大寫。（巴兒、叢本同。）侍行記云，「（把兒海）按即巴爾庫勒淖爾」，此亦因前文各地，陶氏已位諸山北，故爾誤會，然巴爾庫勒，下文自有巴兒思闊相當也。記又云，「秦邊紀略引此云，……無意義可釋，」余按一八九九年柏林 Herrmann 氏圖，（見斯文赫定，南部西藏八册。）三堡之西有 Chighelik 湖，參謀部圖則繪於三堡之北，（塞外湖面常有轉移，如羅布泊，其著例也。）但不著名，余以爲巴兒海子應指此言之，突語 bar、有也，巴兒海子猶云「有海子」，並非專名，山嶺之區，有渟水即曰海子，雲南土稱，可以相例。㟱即嶮字，當山崖之稱，雙山兒㟱未詳。

「把兒山西又有霍山兒」，紀略作「把兒山（又西有）雙山兒」，把、巴均譯音，故兩書混用；復古編、𩀱與雙同，利病書之霍乃𩀱訛（字亦見下文），叢本及侍行記引固作「雙」也。此雙山兒、應即前文之雙山兒㟱。侍行記云，「（山西）按當云山南」，非是，因彼誤以巴兒海子爲巴里坤也。

其次四句，紀略作「（又西有）鉢和寺城，（城西十里至哈剌帖乩，（剌木城至哈剌帖乩，亦五十里。）」「又西有」、叢本誤「有有」。和上缺格，應補「鉢」字。侍行記云，「（鉢和寺城」按即托和齊之轉音，今三堡也，」按托和齊即斯坦因圖之 Toghucha，前引圖志之托郭棲，與鉢和寺音殊不對，（上文回回墓北亦見鉢和寺之稱。）如依下文寺西（叢本、城西，侍行記云，「按宜云西南」，是也。）五十里至哈剌帖魄求之，則其地應爲四堡，（斯坦因圖未言拉布楚喀即四堡，參謀部圖則四堡在拉布楚克之東，各爲一地，與西域圖志及侍行記異，疑後兩書有誤。）考斯坦因圖、拉布楚喀之北稍東，注 "temple ruins" 字樣，或即明代所謂鉢和寺歟。侍行記又云，「（哈剌帖魄）按即哈喇都伯，今五堡也，」「哈喇者黑也，都伯者吐蕃也，其地在唐時爲吐蕃所居也，」斯坦因圖拼作 Hara-döbe，于闐文作 Karathahapata，吐蕃之釋似未確。又西域圖志云，「哈喇都伯亦名四堡，在拉布楚喀西二十里，東距哈密城一百六十里，境有村莊凡二十三，泉八處，迤北二十里有大泉，流水成渠，」四堡當作五堡，但依參謀部圖、霍爾圖博（即哈喇都伯）在五堡西南，亦非同地，據余揣之，必因四、五兩堡所屬村莊多處，轄境或以總名爲稱，故生如是歧異也。準噶爾路程云，「二十七日，自蘇門哈爾灰城住喀拉托博克地方，此站約百里，路平，亦有田畝，池子灌水，」喀拉托博克即哈剌帖魄。（魄、叢本乩，俗字。）侍行記又云，「其西北爲剌木城，按此與前所云剌木爲二地，此即拉布楚喀，今四堡也，秦邊紀略脫此句，」按本篇前後兩言剌木，實同一地，已辨見上文。侍行記又云，「（十里）按當云十五里」，按此乃陶氏筆誤，紀略引作五十里也。（叢本、十上空一格。）以上數地考證，頗覺糾纏，茲再簡明申述其異名如下：

阿思打納（阿打納、阿斯塔納） 二堡。
鉢和寺城 四堡
剌木城（納職縣、臘竺、拉布楚喀、拉布楚克。）
哈剌帖魄（喀拉托博克、哈喇都伯、霍爾圖博。）

自哈剌一句，紀略作「（自此而西有）察黑兒，」（叢本亦作黑。）侍行記云，「按即察哈爾和爾輝，在風戈壁中。」

余按西域圖志，「察罕和羅海、在哈喇都伯城西七十里，哈密西境外，南臨大磧，」參謀部圖之察罕霍洛海或查哈爾霍爾推，均卽其地。

有山中一句，紀略作「（有）川中雙泉城」，（叢本同）。山字、家字均誤。侍行記云，「按所云城者未必有城，秦邊紀略作川中雙泉城，均無可考。」余按準噶爾路程，「二十八日，自喀拉托博克住尼爾渾地方，此站約一百四十里，路途寬闊，但係碎石子，亦有溝渠，駝馬行走甚難，尼爾渾地方略有一綹草，飲的是井水，止有兩口井，行走之人，宜早行好，」明代由哈密赴闢展，多走最南之風戈壁；本篇所記者此路，沿途飲水極少，而尼爾渾恰有兩井，其卽山中雙泉無疑，向參謀部圖求之，約相當於梧桐窩子。（塞外所稱梧桐，卽胡桐，以梧桐窩名者不止一處，此梧桐窩子係在東經九二度附近，北緯四三度之南。）

又西百里兩句，紀略作「（又西一百里有）中中泉，（又西百里有）雙泉兒墩，」第一「又」字，叢本誤「入」。侍行記云，「蓋皆風戈壁地」，未詳。

阿思打納西爲巴兒思闊，又西爲脫合兒城，又西爲北昌，又西爲魯珍兒城。（城南有剌上，有盧菱芋墩，有□其城，有半截土墩，有巴思闊山。）

前三句，紀略作「阿思打納（西爲）把兒思闊，（又西爲）脫合城兒，（又西爲）北昌。」侍行記云，「（西爲巴兒思闊），按當云西北過巴里坤界，」謂當作西北，是也，巴兒思闊卽 Barkul 之音譯，但不當云過巴里坤界。

脫合兒城，當依紀略及叢本乙爲脫合城兒，侍行記云，「按卽陶賴達坂」。余按脫合卽西域圖志一四之塔呼，于闐文作 Adapahiith，其地約在今東鹽池驛附近，非如陶說指陶賴達坂，又巴兒思闊兩句，係記哈密西北通道，與前段專記南道者相對照，由此亦知前文巴兒海子之不指 Barkul 而言。

侍行記云，「（北昌）按卽闢展。」準噶爾路程云，「初二日，自紅地方住皮禪城，此站有二十里，皮禪城居人三四百家，俱係額魯特策旺阿喇蒲坦屬下回子，亦係種田，籌食糧度日，」皮禪卽闢展（Pichan）舊譯，亦唐時蒲昌縣之訛轉，詳說見拙著魏氏高昌補說（3）及漢回地名對證。（4）紅卽西域圖志之洪，見同上漢回地名對證。（5）

魯珍兒城應依紀略及叢本乙爲魯珍城兒，魯珍卽古之柳中，參拙著地名對證，（6）惟紀略以「又西爲」三字作夾注，不合。

剌上、紀略作剌十，盧菱芋作盧葦草，□其作懶眞，均紀略近是。（叢本、菱作蔆，□其作懶眞。）懶眞經余考定爲 Lendzin，（7）但在柳中東北，非柳中南，此處如非記載錯誤，卽傳鈔之訛。準噶爾路程云，「初三日，自皮禪城住勒木金地方，此站有八十里，勒木金城內居人幾二百家，亦係策旺阿喇蒲坦屬下回子，」勒木金亦其異名。又參謀部圖、魯克沁之西有礆灘，斯坦因圖、西北有地名 Tuzluk，按突語謂鹽曰 tuz，味鹹曰 tuzliq，剌七或指此，惟盧葦草墩未詳。

依前方向有誤說觀之，半截土墩疑指漢墩。（8）巴（紀略把。）思闊山亦未詳。

魯珍北爲羊黑兒城，又西五十里爲哈剌火者，又西五十里爲我答剌城，城西百里爲土魯番。（回回種田，產各色果品、樹木。西北有委魯母。）

首句、紀略作「北爲羊黑城兒」，叢本亦作城兒，應乙

正，卽今之洋赫（Yankhe），(9)參謀部圖作洋海。西域圖志一四，「洋赫在魯克察克西北二十里，……哈喇和卓在洋赫西北三十里，」按諸斯坦因、參謀部兩圖，數均相近，則第二句之「西五十里」，應就魯珍立言，非就羊黑立言，「魯珍」字應乙於下方，「北爲羊黑城兒」六字，應依紀略作夾注。

第二句、紀略作「（西五十里爲）哈喇火州」，應乙正爲「魯珍西五十里爲……」，說見前。哈剌火者或哈剌火州均 Kara-khoja 之音譯，實卽漢之高昌。(10)此下紀略尙有夾注「卽漢之火州，今謂之哈喇火州是也」十四字，當據補，惟「漢」應正作「元」。

第三句、紀略以「又西五十里爲」六字作夾注，按「十」字衍。我荅剌卽 Astana 之音譯，(11)與上文阿思打納同名異地，說見前。

第四句、紀略以「城西百里爲」五字作夾注。

夾注三句，紀略全同。（菓、果通用。）準噶爾路程云，「土爾番內有總領回子之素爾屯居住，屬下之人，約二千有餘，亦係耕種田畝，出產瓜、葡萄等物，地方甚熱。土爾番北邊大山、名博克達山，去土魯番三四十里，山內出產食鹽。」

委魯母卽 Urumtsi（烏魯木齊）之略譯，見西域地名，指山北地方，與前文記巴兒思闊同。

土魯番西二百里爲俺石城。（城南有俺鼻兒，城北有墩剌城。）

紀略作「(西二百里爲)俺石城兒，（城南有俺鼻城兒，北有撒剌把，）」按叢本亦作俺石城兒，卽斯坦因圖之 Yamshe，今名雅木什；「二百」應正爲「五十」，說均見漢回地名對證。(12)又俺鼻下應依紀略及叢本補城字，或卽于闐文護照之 Erma。

墩剌城、叢本撒剌池，按南部西藏圖、土魯番西數十里處有小湖一，但不著名稱，紀略之「把」，卽池字訛寫。

又西五十里爲蘇巴失。（北有光眞兒城）。

紀略作「（又西五十里爲）蘇把赤，（北有兎眞城兒）。」按蘇巴失、蘇把赤均 Subashi 之對譯，「五十」當作「二百」，(13)「光眞兒城」應依紀略及叢本改正，卽今之 Toksun，南史之篤進，唐之天山縣，(14)西域行程記，自土爾番行約一百三十餘里至托遜。

又西二百里爲昆迷失。（其南有白山兒，其山東至俺鼻城，打六日，其北有池，有昌都剌城。）

紀略「又西二百里爲」六字作夾注。昆迷失應卽 Kumush 之音譯，西域圖志一五作庫木什，云，「烏沙克塔勒在哈剌沙爾城東二百十五里，自闢展西行，入蘇巴什塔克口，又西南行，踰庫木什阿克瑪塔克、額格爾齊塔克，三百四十里至，其地爲哈喇沙爾東境。」Kumush 突語謂銀，大慈恩傳二云「又經銀山，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新唐書四〇，「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礌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唐里與明里略同。西域圖志二三又云，「按回語、庫木什，銀也，阿克瑪、積而不散之謂，庫木什阿克瑪塔克、卽唐書所謂銀山磧也，郭孝恪進討焉耆，兵出銀山道，亦卽此地。」

焉耆一帶山脈，舊稱白山，隋書八三，「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突語 ak、白也，卽漢語之堊，切韻 âk，又 tagh、山也。

打訛，應依紀略及叢本作行。

其北有池，殆指參謀部圖之覺洛浣，南部西藏圖、庫木什

東北及蘇巴什東南有 Chöl marsh，覺洛卽 Chöl 之音譯。

昌都剌疑西遊記昌八剌之訛，耶律希亮碑作昌八里，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彰八里，李進傳作摻八里，參拙著耶律希亮碑之地理人事及于闐文護照路程考下，(15) 指現在山北之昌吉而言，城下可依紀略補「兒」字。

昆迷失西二百里爲阿剌木，又西百里爲叉力失城。（叉力南有池野河。）

紀略無「昆迷失」三字，「西二百里爲」五字作夾注。以道里求之，阿剌木當在烏沙克塔勒 (Ushak-tal，見前引圖志，亦名烏沙塔拉，塔勒、牧場之謂，圖志以爲唐之張三城守捉，地點亦近。）附近。

紀略「又西百里爲」五字作夾注。利病書前文訛「叉」爲「又」，此處「又力失」亦然，（叢本不訛）。依里數從南部西藏圖求之，叉力失城應相當於清水河，卽西域圖志一五之特伯勒古。(Towilgha) 圖志云，「特伯勒古在塔噶爾齊西十五里，踰奇爾歸圖郭勒至，其地有小城，西踰（距訛）哈喇沙爾城八十里，自烏沙克塔勒、察罕通格、楚輝至此得四城，」西陲雜述詩二哈喇沙爾云，「（庫木什）九十里至烏沙塔拉，一百二十里至清水河，卽特伯爾古，九十里抵城，」數書所言里距，大致相合，惟參謀部圖合清水河於楚庫爾 (Chukur，卽楚輝。）與舊籍不符。叉立失疑卽 kariz (subterranean water-course 地中水渠也。）之音轉，侍行記作坎爾。(16)

夾注、紀略作「南有他林河」，（無叉力兩字。）叢本亦作他林，「池野」訛，知者，南部西藏圖在清水河之西南，哈剌沙爾之東（有 Terem drain 一道，南流入博思騰淖爾，他林卽 Terem 之音譯。

叉力失西百里爲哈剌哈失鐵城。（其南有卜城兒、杜力昌城，北有苦他把城兒、黑松林兒。）

又力失亦叉力失之訛，紀略無此三字，且以「西百里爲」作夾注。哈剌哈失鐵城卽哈剌沙爾 (Kara-shahr)，西域圖志云，「有舊城二，一在海都郭勒西十里，一在海都郭勒西南二十里，久廢，今移建新城於哈喇沙爾，」清代計里，就新城言，故里數較短。

前文「小」字會訛「卜」，此之「卜城兒」，疑可作小城兒，因圖志云舊有兩城也。但紀略作「其南格卜城兒」，亦許是「其南有卜格城兒」之訛倒，據斯坦因圖，焉耆西南有 Baghdād-Shahri 廢城，卜格得爲 bagh 之音譯。（叢本、南下空一格，無「有」字。）

杜力昌城、應依紀略正作扯力昌河，（叢本扯力昌城。）下文已有扯力昌城也。扯力當 darya（此云河）之訛轉，昌卽 Chong-köl，參謀部圖作沖庫里湖或沖庫海子，卽渭干 (Ugen) 北河之下游。

夾注末兩句、紀略作「北有苦他巴城兒，黑松林河。」按唐時大食東侵之大將名 Qutayba，天寶初、安國王亦名屈底波 (Qotaiba)，苦他巴殆卽此語之音譯，惟所指何地則未詳。「河」、叢本同，舊城之北，應爲海都河，俗名通天河。

又西百里爲瀼巴泉，又西百里爲黑水泉。（泉北有察力失城、丁城兒、泉兒河，其南爲扯力昌城。）

兩個「又西百里爲」，紀略均作夾注。瀼音曩，北平 rang，按 y, n 及 m, ng 各可通轉，瀼巴泉或卽斯坦因圖之 Yam-bulak，地在北緯四十二度之北，東經八十六度之西，當哈剌沙爾舊城之正西，里數亦約相當，是否待考。

黑水泉即西域聞見錄八之哈拉布拉克（Kara-bulak），猶言黑泉，錄云，「哈喇沙拉西九十里哈爾哈愛曼，六十里庫爾勒，七十里哈拉布拉克，」里數大致相當。

察力失似與（Chirchi（車爾楚）相近，但方望不符，丁城兒、泉兒河均未詳。

扯力昌河已見前，扯力昌城應在渭干北河流域，不知與冲沙拉（Chong-sala）有關否。

泉西百里爲雙山兒城，又西百里爲獨樹城兒。（城北有兀馬河及撒力滾巴河，西有一晝夜川。）

此段蜀本利病書全奪，收叢本及紀略補，紀略惟「雙山兒城」、「獨樹城兒」八字大寫，茲依叢本改正，又兒城應乙爲城兒。

依里距求之，雙山城兒相當於車爾楚，（又作庫爾楚、査爾赤。）西域聞見錄、哈拉布拉克「一百里庫爾楚」，里數恰相當。

獨樹城兒、依里距量之，應是今之策特爾，（Chadir，莎車行記，「回語、氈廬也，舊竹安營於此。」）西域圖志云，「踰額什墨郭勒至，其地饒水草，」兀馬即額什墨之異譯，滾把即前文之滾巴，撒力猶 sarigh，黃也，西域圖志二七，「額什墨郭勒——水流濁」，豈以是命名歟？晝夜，紀略訛晝夜，未詳。

獨樹西百里爲察力察井（井北有火炎山）。

紀略無獨樹字，「西百里爲」作夾注。

察力察井似應在今英噶薩爾（或洋薩爾 Yangi-hisar）之東，吾人須注意者，本篇記哈剌哈失至苦先城，計九百一十里，但依南部西藏地圖量之，僅約八百里，參謀部圖則更短，（通典一七四、「安西府東至焉耆鎭守軍八百里」）。故知淸人計里，顯有失出，（西域聞見錄作九百六十里。）否則下文之二百，應是一百之訛。

西疆雜述詩二言洋薩爾地近亭山，此云有火炎山，未詳。

又西二百里爲淤泥泉。（泉南爲克列牙城兒，其泉東至扯力昌城兒行八程。）

「又西二百里爲」六字，紀略作夾注，其泉作其城，又行上無兒字。

二百疑一百之訛，說見前，準此，則淤泥泉疑指今布古爾(Bugur) 北之哈拉湖（見參謀部圖），惟克利牙（或與于闐之 Keria 同名）城不審何指，其泉應依紀略及叢本作「其城」，布古爾之東南，正與渭干北河相接近，故云東至扯力昌城兒。（叢本無兒字。）

西百里爲察兀的河（其河南北俱與山相接）。

紀略西上有「泉」字，（叢本同。）「泉西百里爲」作夾注。此河殆即塔什阿里克郭勒，西域圖志二七云，「塔什阿里克郭勒源出北山南麓，第納爾郭勒西六十里，阿巴特西，」同書一五，「阿巴特爲庫車最東境，西距庫車城二百里，」阿巴特亦作阿爾巴特(Arbat)。

河西百里爲榻子河（其河亦南北與山相接）。

此兩句紀略全奪。榻子河殆指奇里什（Kirish）郭勒，西域圖志二七云，「奇里什郭勒在塔什阿里克郭勒西五十里，源出天山北麓，南流六十里至托和鼐（Tokanai）地，即名托和鼐郭勒，居民藉以汲飲，」同書一五，「奇里什在庫車城東北六十里，其正北境當天山正幹阿爾坦呼蘇南麓，距庫車城一百里。」

柳子河西十里爲古克几城。（城北有雅斯雅河，城南有潦池。）首七字紀略作夾注，「雅思雅河」河作阿，（叢本同。）又潦均作澇，字通，都未詳。

又百里爲苦先城，又西一百里爲西牙河城。（城北有𩆜山關，有阿思馬力城，西北又迤邐澗海子，西有沙的郎哈，西南有花蛇河，南有赤利店。）

紀略「又百里爲苦先城又西百里爲」作夾注，非是。苦先（Kucina）見耶律希亮碑，聖武親征錄作曲先，卽今言庫車。（Kucha，參拙著明初曲先等四衞考）(17)倭仁莎車行記云，「（庫車）一名柳陳，又名𦊆陳，元史作庫徹，庫謂此地，車謂眢井，地有眢井，故名，一說、衕衕也，言入回部必經之路，」西疆雜述詩沿其誤，殊不知柳陳卽柳中，庫車卽龜茲，前人早有考定也。

西牙河指今赫色勒（Qizie）河，又作赫色爾河，色爾、此云赤也。西域圖志二七，「赫色勒郭勒有三源，……三流會爲一河，西南流名赫色勒郭勒，東距庫車一百六十里，又南流西會木素爾（Muzart）郭勒，」西域水道記二，「赫色勒者渭干河東源也，……三水匯，南行八十里，什和坦爾山水自東北來，沙爾達朗水自東來又匯，西南行七十餘里，經赫色勒軍臺，西爲赫色勒河，山勢蜿蜒，……又南流三十餘里，經千佛洞西，……河流經巖下，雅爾幹河來匯，是爲渭干河，其西岸有古廢城二，周二里許，」西牙河城應在赫色勒河之西岸。𩆜、紀略作雙，字通用，（見前文。）雙山關卽水道記所謂山勢蜿蜒者矣。

唐西域記一、屈支國，「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唐言奇特），」悟空行記作阿遮哩貳，毗爾（Beal）氏疑相當於梵文之Asâdharaṇa，(18)余頗疑阿思馬力卽其傳訛，若然，則A. Herrmann氏庫車圖（南部西藏）置阿奢理貳於赫色勒河東，恐不確矣。

「又迤邐澗海子」、紀略及叢本作「有迤西闊海子」，余按前引庫車圖，赫色勒河西北著Ming-bulaq，猶云千泉，則其文似應作「有迤邐闊海子」爲合，兩書各有訛文也。

「西有沙的郎哈」、紀略「的」作「地」，北語同音，余謂此應是前引水道記之沙爾達朗，庫車圖之Saldiraq Qaraul，（末文卽卡倫。）西有似當作東有。

花蛇河殆卽Qara-su（庫車圖）、哈拉蘇河（參謀部圖）之音訛，此河正在赫色勒河之西。

南有赤利（叢本剌）。店、紀略作「河南有赤剌店」，當卽庫車圖之（Chilān，（參謀部圖之奇朗。）地在北緯四十一度三十分。

西牙河西三百里爲阿黑馬力城，又西南百里爲土力苦扯城（其城東至擺城四十里）。

紀略無西牙河三字，「西三百里爲」及第二句作夾注，均不合；惟「又」作「城」（叢本同。）是。

阿里馬力城當今阿吉里克莊（Achilik＝？Aghillik）在銅廠之西，哈喇裕勒袞（哈拉玉爾滾、Kara-Yulghun）之西南。

土力苦扯卽温宿東南之Teräk村，土力卽toghrak之音轉，此云白楊。

此段路程，係由赫色勒西南行，不西北繞經拜城。（卽本文擺城Bai-ch'eng）拜城地雖較西而位則偏北，西牙河城西南距土力苦扯既四百里，是土力苦扯東北到拜城亦約四百里，本文四十、斷爲「四百」之訛。

土力苦扯西北百里爲阿迷城。（三城相連，周環山水。）

紀略無土力苦扯四字，西北一句誤作夾注，又奪去夾注三城相連二句。

阿迷誤，應依叢本作阿速，今阿克蘇（Ak-su），漢言「白水」，西北殆應作西南。西域圖志一六，「阿克蘇在拜城西四百里，……城東地勢甚高，前行界深溝，自下而上，繞出城南，垣墉陡峻，北踞崇岡，四（？）城連峙，每城周里許，皆南向，外以一大城垣環之，所踞高厓二十餘丈，三城皆小而固，洵形勝地也，」三城相連，周環山水，此之謂矣。

阿迷西二百里爲阿赤地里城。（城北有也列河，南有阿丹城，西有泉。）

迷亦速訛，紀略無「阿速」字，「西二百里爲」作小注，又阿赤地里作「阿亦城里」，（叢本阿亦。）也列作「乜列」，當誤。

以里距徵之，阿赤地里應指今之阿查塔克（Ach-tagh），西疆雜述詩二，「從阿克蘇西行八十里至察哈拉克，八十里至阿查塔克，八十里抵（烏什）城，」參謀部圖作阿里托哈，其西正有一布泉也。亦似卽西域圖志一六之阿克雅爾，志云，「阿克雅爾在薩克薩克（Sakshak）西五十里，托什干達里雅（Taushqan daria）南十里，東北距阿克蘇城一百十里，」也列河蓋指托什干河矣。

阿丹城前已兩見，此亦未詳。

又四百里爲克力賓城。（南北有二回回墓及黑玉河，北有店石子。）

又四、紀略及叢本作「又西」，紀略「又西百里爲」五字作夾注。「南北」應依紀略及叢本作「城南」，「店石」作「石店」，惟紀略黑玉作「黑五」，則誤刻無疑。

由言音求之，克力賓實 Char-bagh 之訛轉，漢言「四花園」，卽參謀部圖之察巴克莊，地在瑪拉巴什（Maralbashi）之東北，其南蘇沙湖之一支流，南部西藏圖稱爲玉河（Jade R.），斯卽本篇所云黑玉河矣。經此考定，知本文應正作「又西南四百里」，利病書與紀略各有訛奪。據西疆述詩二，阿克蘇西南至瑪拉巴什七百里，本篇則阿速城至克力賓城六百里，計程亦相合。

石店子未詳。

又西百里爲乾泉，又西百里爲火井（井南有三棄城）。

兩個「又西百里爲」、紀略均作夾注。又第二「爲」字訛作「至」，火井作「大井」（叢本同）。以上三地均未詳。

火井西二百里爲北店長子。（其南有乾羊城兒，北有石城兒。）

紀略無火井字（叢本有）。「西二百里爲」五字作夾注。北店長作比長店（叢本同）。

由上文里距之相差觀之，余信明人所記路程，係從瑪拉巴什西南繞經葉爾羌，又折西北赴喀什噶爾，不然，下文西北三百里至哈失哈力一段，實無法解釋也。（瑪拉巴什與喀什噶爾緯度相同）。雜述詩二、葉爾羌云，「北則荒沙瀰漫，除由瑪拉巴什有路可通，餘皆隔阻，」西城圖志一八又言葉爾羌東七十里爲愛吉特呼（Eohitgo），九十里爲賴里特（Lailik），一百二十里爲邁納特（Mainat），九十里爲阿郎格爾（Ala-aighir），六十里爲阿克薩克瑪拉爾，（Aksakmaral，雜述詩言葉爾羌至瑪拉巴什共四百一十里。）與本篇克力賓至比長店四百里約相當，然則比長或卽 Boshkan 之急讀也，圖志翻爲伯什哈特，云，「在葉爾羌城東五十里」。（Beshkan、此云五礦坑。）據

南部西藏，葉爾羗(Yarkand)義爲 Stadt an der Lössklippe，猶云岩石鬆弛之城，本篇謂北有石城，似指其地。（舊釋葉爾羗謂土宇，奇木、大也，均誤。）惟乾羊城未詳。

又西二百里爲土臺泉。（其城土臺上有二泉，故名。其南北拾木石干城。）

首六字紀略作夾注。其城、紀略及叢本作「其地」是，但紀略奪「故名」二字。末句紀略作「南有恰木石木城」（叢本亦南有）。地均未詳。

泉西二百里爲桐河。（其南屬子力城，城北又有石城。）

紀略無泉字，「西二百里爲」作夾注，注兩句作「南爲牙力干城，北又有石城。」（叢本作其南，餘同。）依利病書，桐河至哈失哈力約五百五十里，得與西域圖志一八、喀什噶爾至葉爾羗五百里相當，故如「牙力干」不誤，可能爲 Yarkand 之異譯，但如此則中間四百里地無可位置，且與下條不相容，（明史三三二、坤城傳附見牙兒干，祇言疆域褊小，來時由哈密入嘉峪關，他無所記，前人即考爲今之葉爾羗，見西域地名。）西邊地名音多相近，尙難斷定也。桐河之桐，略肖 Termuchik R.（即參謀部圖之特爾木奇克河，水道記一作特爾格奇克。）之首音，幷揭於此。

又西五十里爲石子泉。（泉南苦把力站，南爲店子井，北爲養泥城兒，其城東至石城行八程。）

紀略無「又」字，「西五十里爲」作夾注，注之首句作「泉西把力站」，叢本作「泉西爲把力站」。

養泥得爲 Yangi 之音譯，即西域圖志一七之英噶薩爾，亦云英吉沙爾。（Yangi-hisar = Yangi-shar，漢言新壘也。）石城指前文比長店之石城，據本篇計，約相距四百五十里，八程乃緩行之程也。

泉西二百里爲河西丁城。（城南有鎮河城兒，東南有海子。）

全段紀略均作夾注，鎮河城兒作「鎖城河兒」，城、河兩字顚誤倒。（叢本、鎖河城兒。）此段地域，頗難考定，據余所見，河西丁乃 Astin 之音譯，（用強喉音讀冠首之 a）西域圖志一七，「阿斯騰阿喇圖什 (Astin-artish) 在玉斯屯阿喇圖什西八十里，地當山口，爲特們郭勒發源處，……東南距喀什噶爾城六十里，」亦拼作 Astun，依南部西藏圖，地在喀什東北（非西北）。與本篇下文合。圖志又言玉斯屯阿喇圖什當山口，有小城，或即本文之鎖河城兒歟？

河西丁北三百里爲赤的哈馬城，城西南爲哈失哈力城，城西五十里爲失哈力城。（其南有來兒河、都剌城，其西有河，有昆運也民運南爲力灰，爲黑沙納思，爲哈北，民運北爲黑失哈城。）

紀略無河西丁三字，三百作「二百」（叢本同。）「北二百里爲」五字作夾注，赤的作亦的，（叢本、亦的。）此下「城西南爲哈失哈力城西五十里爲」亦作夾注，「西」上不重「城」字（叢本重）。余按西域圖志一七，「喀什噶爾、舊對音爲哈什哈爾，」則哈失哈力乃喀什之舊譯，斷然無疑。但據雜述詩二，由瑪拉巴什經葉爾羗、英吉沙爾以至喀什，共程九百里，而本篇克力賓至亦的哈馬、共一千三百五十里，相差太遠，由是知城西南之「城」，乃指河西丁城，非亦的哈馬城，如此則克力賓至哈失哈力祇約一千里，爲近於事實矣。赤的似當作亦的，即 edi 之音譯，Ediganä Buruts 即額得格納布魯特（見圖志四五）。牧地在鄂什 (Och，見圖志一七。）西北，惟哈馬未詳。「北二百里爲亦的哈馬城」一句，應乙作前段之小注，本文應正爲「河西丁城西南五十里爲哈失哈力城」，「城

西……爲失哈力城」七字實誤複，當刪却。

紀略所引夾注，異文頗多，茲錄其全段如下：

「（其南有米兒阿都剌城，其西有河，有民運，南爲乜力灰，爲黑沙納思，爲哈劄，北爲黑失哈城。）」

叢本略同，惟民運二字重，乜作也，劄作丸（字音通）。下有「民運」字，可參篇末總校。各地均未詳。

又西爲倘力，又西二百里爲我撒拉。（其西南爲計敵巴失，西北爲賽蘭。）

二百、紀略作三百（叢本同）。撒作撒，惟「我撒剌」三字大寫，「其西」下無南字，計敵作討墩，蘭下有城字（叢本同）。

倘力或卽喀什西之 Mushi-Suluk。

二百似應作三百，蓋與前文互易也。我撒剌（叢本同）。應 Uk-salar 之音譯，任喀什西北，約北緯三十九度強，東經七十四度強。[19]塔什庫爾干（Tashkurghan）河亦稱塔克敦巴什（Taghdumbash）河，討墩巴失之原音，當與相同，但非同地。

著名之賽蘭（Sairam）有二，一在拜城，一在殺樂水（Sir daria）流域，本條所記祇同名，據余所見，匙以 Sairam 名者倘不止此三處。

又南五百里爲士剌城。（其城形圓，四外居廬羅之，中有王子一住，回回不纏頭，帶白羊毛帽，不種山，吃魚、羊肉、馬乳。）

「又南」誤，紀略作「又西」（叢本同）。祇「士剌城」三字大寫。又居作屋，「一」下多「人」字，種山作種田。（叢本均同，惟吃作喫，字通用。）士剌似卽 Terak 之音譯，卽今所云帖列克山隘，（或得爲突語 tura，塔樓也。）過此以往，卽前清光緒中被帝俄強力畫割之地矣，故本篇所考至此止。

全文之總校

爲便利檢閱起見，茲依校正各點，重寫如次，仍分大寫，夾注別之，疑而未決者，各於其下用括弧表之。

嘉峪關西二十里爲大草灘。其地廣而多草。灘西七十里爲回回墓。以地有回回三大塚，故名。迤北爲鉢和寺，寺西五十里爲柴城兒。墓西二（四？）十里爲扇馬城。中有二水北流。城西三十里爲三顆樹。以地有三樹，故名。樹西三十里爲赤斤城。卽我皇明所設赤斤衞處也，迤南二十里爲小赤斤。赤斤西百五十里爲苦峪城。卽我皇明所設苦峪衞處也，東有河，城中有三(二?)墩，迤北五十里爲王子莊。苦峪西二十里爲古墩子。墩西有塔。墩西六十里爲阿丹城。西北有河，河北爲羽卽戎隆吉兒。阿丹西南三十里爲哈剌兀速城。其西北爲乂班城，哈剌兀速、乂班間有河。哈剌兀速西南（北？）百里爲瓜州城。瓜州西六十里爲西阿丹城。其乂班西南五十里爲卜隆吉兒城，卜隆吉兒西南八十里，亦會於西阿丹。乂班之西，卜隆吉兒之北，其南路爲垣力，爲提乾卜剌，察提兒卜剌，額失乜大羽六溫。其北路爲□□□□，爲垣力，爲哈剌哈剌灰，又爲哈剌灰。西阿丹城西爲兀兒禿，爲牙兒卜剌，東爲答失卜剌，迤北爲王子莊樹，西北爲哈剌灰，爲台（召？）溫虎都，爲乩失虎都，爲俄偏肖（？），爲阿赤，爲卜兒邦，爲哈卜兒葛，爲賽罕。西阿丹西二百里爲沙州城。卽我皇明所設沙州衞處，古所謂流沙地也。城西爲虎木哥城，爲答失虎都，爲牙(兒?)卜剌，爲哈失卜剌，西北爲阿子罕，爲阿赤，爲引只禿，（克？）爲哈密頭墩，爲羽木脫云，爲乞兒把赤，爲克兒革也（乜？）思。沙州西三百里爲哈密城。城東有河，河上有橋，有水磨。城北三十里爲速卜哈剌灰，南三十里爲畏兀兒把力。哈密西十里爲阿思打納城。哈密城北五十里有卜古兒，西五十里至阿思打納城，又西爲也帖木兒，又西五十里爲剌木城，又西有巴兒海子、雙山兒峇。巴兒山西又有雙山兒，又西有鉢和寺城，城西(南)五十里至哈剌帖魄，其西北爲剌木城，剌木至哈剌帖魄五十里。自哈剌帖魄而

西，有察黑兒。有川中雙泉城，又西百里有雙泉兒墩。阿思打納西爲巴兒思闊，又西爲脫合城兒，又西爲北昌，又西爲魯珍城兒。城南有剌上(土?)有盧草墩，有懶眞城，有半截土墩，有巴思闊山，北爲羊黑城兒。魯珍西五十里爲哈剌火者。卽元之火州，今謂之哈剌火州，是也。又西五里爲我答剌城，城西百里爲土魯番。回回種田，產各色果品樹木，西北有委魯母。土魯番西五十里爲俺石城兒。城南有俺鼻城兒，北有撒剌池。又西二百里爲蘇巴失。北有兎眞城兒。又西二百里爲昆迷失。其南有白山兒，其山東至俺鼻城，行六日，其北有池，有昌都剌城。昆迷失西三百里爲阿剌木，又西百里爲乂力失城。乂力南有他林河。乂力失西百里爲哈剌哈失鐵城。其南有卜(榕?)城兒、扯力昌河，北有吉他巴城兒、黑松林河。又西百里爲瀼巴泉，又西百里爲黑水泉。泉北有察力失城、丁城兒、泉兒河，其南爲扯力昌城。泉西百里爲雙山城兒，又西百里爲獨樹城兒。城北有兀馬河及撒力瀼巴河，西有一晝夜川。獨樹西百里爲察力察井。井北有火炎山。又西二(一?)百里爲淤泥泉。泉南爲克列牙城兒，其城東至扯力昌城兒行八程。泉西百里爲察兀的河。其河南北俱與山相接。河西百里爲榻子河。其河亦南北與山相接。榻子河西十里爲古克兀城。城北有雅思雅阿，城南有池潦池。又(西)百里爲苦先城，又西百里爲西牙河城。城北有雙山關，有阿思馬力城，西北有迤邐闊海子，西(東?)有沙的郎哈，西有花蛇河，南有赤剌店。西牙河西三百里爲阿黑馬力城，城西南百里爲土力苦扯城。其城東至擺城四百里。土力苦扯西北(南?)百里爲阿速城。三城相連，周環山水。阿速西二百里爲阿赤地里城。城北有也列河，南有阿丹城，西有泉。又西四(?)百里爲克力賓城。城南有二回回墓及黑玉河，北有石店子。又西百里爲乾泉，又西百里爲大井。井南有三棄城。大井西二百里爲比長店子。其南有乾羊城兒，北有石城兒。又西二百里爲土臺泉。其地土臺上有二泉，故名。其南有拾木石干城。泉西二百里爲桐河。其南爲牙力干城，北又有石城。又西五十里爲石子泉。泉西爲把力站，南爲店子井，北爲養泥城兒，其城東至石城行八程。泉西二百里爲河西丁城。城南有鎖河城兒，東南有海子，北二百里爲亦的哈馬城。河西丁城西南五十里爲哈失哈力城。其南有米兒阿都剌城，其西有河，有民運，民運南爲也力灰，爲黑沙納思，爲哈札，民運北爲黑失哈城。又西爲倘力，又西三百里爲我撒剌。其西南爲討墩巴失，西北爲饕蘭城。又西五百里爲士剌城。其城形圓，四外屋廬羅之，中有王子一人住，回回不纏頭，帶白羊毛帽，不種田，吃魚、羊肉、馬乳。

總言之，此一篇土地記略，傳久失眞，正文、夾注，時相糅混，其舛錯當有出乎意想之外，非親身考察，不易發覺者。方今西北日闢，關內人士，遊旅漸多，所望根據實地之考查，解說未明之地望，斯則五百年前遺篇，仍可常供參考，不至流爲破紙堆中之一頁矣。

(1)史語所集刊十二本一二分一〇〇及一一二頁。
(2)民廿二聖心二期拙著麴氏高昌補說一〇至一二頁。
(3)二六至二九頁。
(4)同前集刊一一四頁。
(5)同上一〇八頁。
(6)同上九五及一一四頁。
(7)同上九八及一一四頁。
(8)同上九七至九八頁。
(9)同上一〇〇頁。
(10)同上九九及一一三頁。
(11)同上一〇〇及一一二頁。
(12)同上一〇五及一一一頁。
(13)同上一〇九、一一一及一一五頁。
(14)同上一〇三、一一一及一一五頁。
(15)民廿五中山大學史學專刊一卷四期九頁及編刊中之邊疆文化季刊。
(16)同前集刊一〇一頁。
(17)金陵學報六卷二期一五一至一五六頁。
(18)英譯西域記二二頁注六七。
(19) Barthold 著土爾其斯坦附圖。

現代史料

西歐五國簽訂五十年聯盟公約

英國外相貝文於一月二十二日在下院宣布籌組西歐聯盟，對付蘇聯控制歐陸。翌日美國卽表示贊同，於是聯盟之進行準備，漸趨積極。三月四日英、法、比、荷、盧五國在比京外交部舉行會議，討論聯盟締結問題。

會議前後祗有九天。關於五國盟約的原則，在三月十日已取得一致。十二日會議正式通過公約草案。十七日下午五國外長在比京正式舉行簽字典禮。

聯盟盟約內容，據盟約序論稱：「英、法、荷、比、盧五國聲明其對基本人權，人類尊嚴，及聯合國憲章所宣示其他原則之信念。本約簽字國將加緊從事於加強並維護民主個人自由、政治自由、法治及憲政傳統等共同繼承之原則，增強促成彼等團結之經濟及文化聯繫、合作、並聯絡彼等之努力，以歐洲經濟復興爲基礎，建立西歐。依據聯合國憲章從事互助；以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抵抗政治侵略。」全約條文概述如下：第一條，本約簽約國鑒於其利益之共同及採取統一措施，以促進歐洲復興之必要，將組織並聯絡其經濟活動，藉以消滅其經濟政策之衝突，而產生最可能之良好結果。對於其他經濟團體之工作，不應予以妨礙，且應予以協助。第二條，本約簽約國應從事共同努力，以獲致更高度生活標準，並就社會事務及社會安全制度之擴大交換意見。第三條，本約簽約國應從事社會及文化之交換。第四、五、六、七、八條，均爲關於在聯合國系統內，履行集體自衞之規定。第九條，本約簽約國得以協定根據尙待關係雙方議定之條件，邀請其他國家參加本約，被邀之國得向比政府提出參加證書，而成本約之一員。第十條，規定本約之批准手續，並曰批准證書應交比政府存案，本約將自最後一份批准證書交存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十年，期滿後每一簽約國均有權於一年以前通知比政府，終止爲本約之參加國。

莫斯科電台於五國公約草案通過後，卽嚴詞抨擊，認爲五國會議的決定，因關係國政府並未與人民協商，故缺乏『法律的力量或國際的權力』。反之，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稱聯盟爲『實現許多偉大夢想的初步』。十八日北歐瑞典、挪威、丹麥三國代表在瑞京會議，發表反共演說，認爲本國安全與西歐休戚相關，願與西方國家聯合鞏固陣線。如果國際美、蘇對立基本形勢不改變，五國聯盟可能再行擴大，成爲西歐十六國聯盟的先奏。

美參院通過援助歐洲復興計劃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於去年六月五日宣布準備援歐，至十月國務院初次向參衆兩院外交委員會聯席會議提出援助歐洲復興計劃。其後因歐洲局勢轉緊，國會於十一月十七日舉行特別會議，一月以後，國會通過緊急援歐法案五億九千七百萬元，作爲通過復興計劃以前過渡期間費用。本年一月七日總統向國會咨文，要求國會從速通過援歐計劃（六十八億元，自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經冗長討論後，參院外委會於二月十七日一致通過計劃草案，惟數字經削減爲五十三億元。三月十四日復提出參院全體會議通過，計劃大綱如左：

目的——重建西歐十六國及德國西部之經濟穩定，增進西歐及美洲之貿易，最後恢復西歐工業國與東歐農業國間之商業關係。

方法——凡保證不絕努力以期復興之國家，美國應以貨品及協助給予之。在四年三個月內，美國將供給經濟建設亟需之主要物品。由於歐洲無力以金元償付，美國將立即貸予款項，並予以長期貸款。

歷史——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美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初次建議此計劃，一月後，歐洲十六國之代表，在巴黎集議，起草復興需要之收支對照表，並保證合作。蘇聯控制之共產黨新聞局指斥復興歐洲計劃，乃美國控制歐洲之企圖。該局並揚言將擊敗此計劃。

行政——復興行政部門將設置獨立官員一人，擁有閣員地位，主持計劃。無定所大使一人將與參加各國維繫連絡，國會將設一「監督」委員會，檢察計劃之進行。

計劃及美國出款之期限——該案建議成立爲期五十一個月之計劃，如歐洲國家不能實踐諾言，或如歐洲情形改變，使計劃不必要繼續，則國會或總統可取消此計劃。第一年之經費總額爲五十三億元，然詳定之基金必須由國會撥發，蓋五十一個月總額之估計高達一百七十億元也。

歐洲之保證——受援國應揭櫫重建經濟及生產之「目標」，保證努力平衡通貨，減低貿易壁壘及合作全力生產。

參院通過後，即送交衆院討論。三月十七日由衆院外委會通過，據預料衆院辯論可望於四月前結束。俟衆院通過後，再經兩院聯席會議整理兩院異見後，即可送總統簽准。

爲受援對象之西歐十六國於三月十四日在巴黎舉行，商設第二次會議永久性合作機構，會議通過西德列入歐洲復興計劃，並決定設立永久性之經濟委員會。此後東西歐的對立形勢更加明顯了。

蘇芬進行談判友好互助條約

自捷克政變以後，外間即盛傳蘇聯、芬蘭兩國政府要員正在進行有關『兩國邦交新發展』之判談。二月二十七日芬蘭外交部正式宣布芬蘭總統柏西基維（J. Paasikivi）於二十六日已接到史達林之重要函件，其中建議蘇芬簽訂友好互助條約。按芬蘭議會中，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左翼分子，共占四十九席，約爲全院議員五分之一，採取一貫親蘇立場；此外社會民主黨占五十席，農民黨占四十九席，保守黨占二十八席，自由黨占九席，瑞典少數民族黨十四席，雖同樣承認維持蘇芬友善

邦交的重要，但仍希望芬蘭能維持相當限度的中立。

史達林之原函由莫斯科無線電台公布如左：

「爲積極改進蘇芬兩國間之關係，以謀鞏固和平與安全起見，蘇聯政府建議由蘇芬兩國締結等於蘇匈、蘇羅條約之友好互助條約。芬蘭苟不反對，希卽派遣代表團來蘇聯，以締結此一條約。如芬政府認爲談判宜在芬蘭境內舉行，蘇聯政府亦準備派代表團前來海爾辛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史達林謹啓。」

三月二日政府向議會徵詢關於談判締訂互助公約之意見。結果議會各黨經冗長討論後，決定贊成與蘇聯開始談判簽訂友好互助條約，惟除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左翼外，其他四黨皆反對締結軍事同盟。八日內閣決定與莫斯科締約。翌日政府任命總理貝卡拉（Mauno Pekkala）及外長恩克爾（Carl Enckell）爲代表團正副團長。代表團於二十一日離芬赴蘇。

捷克政變

捷克政潮醞釀已久。二月十八日捷克共產黨發表宣言，指控社會民主黨、人民黨及斯洛伐克民主黨陰謀推翻民族陣線政府，並申言共黨決心支持戈德華總理（M. Gottwald 共產黨）的政府。翌日反共各黨卽宣布，要求政治警察方面遵守閣議，停止非法壓迫反共各黨黨員，否則卽決定退出內閣會議與民族陣線。二十一日戈德華於閣議中拒絕明令內政部長諾賽克（Vaclav Nosek 共黨），無故不得解除警方非共黨人士職務，其他黨籍閣員八人憤而辭職，於是風潮從此爆發。

政潮發生後，捷克共產黨要求改組內閣，排斥反共產政黨參加聯合內閣，但捷總統貝尼斯根據憲政常表示反對。他於二十五日致函戈德華總理中稱：

「君等知予對民主政治有誠實信仰，予目前不能將之放棄，因予認爲民主政治係達到崇高誠實人類生活唯一之健全永久基礎。予認爲民主政治如無議會自由及一議會政府，卽不能存在。予完全了解在民主政治範圍以內有社會經濟改革之必要。予過去之一生政治生活係受此種原則指導。予如違背此種原則，予卽將對自身之信仰以及對信託予之人不忠實。吾人今日之民族危機祇能以民主及議會手段加以克服。此並非予欲不顧共黨要求之意。予認爲一切政黨應共同負政治責任。予全部同意不久前之國民陣線方式。此一方式施行極爲滿意。直至最近危機發生時始告一段落，惟危機並未顯示吾人之原則係屬錯誤者。予依然相信以此項同一原則爲基礎，能圓滿解決危機。但吾人應以全國最高利益之名義需要所有黨派之合作，此卽予爲何開始與五政黨協商之原因。予聆悉渠等之意見，渠等皆具善意，爲使具有各種政治傾向之人士間恢復有效果之合作起見，吾人對此項善意應充分利用。」

捷共執行委員會則堅決表示反對，在覆函中稱：

「余等須重申未能接受再與三黨協議，除該三黨放棄其傾覆國家之反對態度外，吾人之決定無可改變。三黨領袖曾敵視社會及土地改革，反對工業之收歸國營，此種行爲，換言之，卽爲反對人民之一切建設性的努力；並妨害捷克國內外安全之基礎。此等政客向外國覓取援助，以反對國民之民主政府。在外國之援助下，彼等圖謀阻撓祖國之合理的進化，總之，彼等企圖發動政變，以推翻共和。本黨主席團核准高德華之計劃，完全符合人民意志，依照此項計劃，內閣閣員須由國內各大人民團體如職業工會與勞工協會等代表充任。依據如此基礎而組成之政府，在國民憲法大會前始爲符合議會民主政治者，乃可申請大會批准其方案。唯此嚴格之合乎憲法與議會精神之程序，始能解決危機，而得農工大衆之擁護，故捷克共產黨主席團希望閣下詳審此項計劃後，能宣布其所含原理之健全而表示同意。」

同時共產黨組織行動委員會，採取直接行動，捷京由共黨領導，工人並開始總罷工，以示響應。

二十五日局勢急轉直下，捷總統貝納斯在共黨壓力下接受戈德華提出之新內閣名單，凡有反對共產黨色彩之其他各黨閣員全部斥除。新內閣成立後，卽開始實行政府組織內部之整肅，並肅清全國內反對

分子。

捷克之政變，予英、美、法甚大衝動，二十六日三國發表聯合宣言，遣責捷克以反民主方式成立一黨獨裁政府。惟捷克官方表示，捷閣改組，並未廢棄議會制度，三國無權干涉他國內政。

在風波漸趨平靜之時，三月十日捷克外長馬薩里克(Jan Masaryk)在官邸突然躍樓自殺。據十日總理公署官報稱：『外交部長馬薩里克由於患有疾病及失眠症之結果，業於十日自行結束其獻身於國家之生命。渠之自殺，殆係發生於神經失常之片刻。』按馬薩里克為捷克開國元勛湯麥斯．馬薩里克之子，現年六十一歲，曾在倫敦捷使館任職達十六年之久。捷克為德國併滅後，流亡國外，任流亡政府外交部長，直至自殺止。馬氏素被目為接近西歐國家的民主主義者，所以他的自殺，在西歐國家遂多種種揣測，認為出於捷克共黨的迫害。捷克駐聯合國代表巴本納克(Jan Papenek)並致函聯合國祕書長賴伊，要求安理會調查捷克政變情形。賴伊最初認為巴氏公函非政府正式申訴，決定不予處理，但至三月十二日智利代表又再度提出申訴，控告蘇聯威脅和平，煽動捷克共黨政變，要求安理會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進行調查。安理會於十七日以九票對兩票（蘇聯與烏克蘭）通過討論捷克情勢。二十三日美代表於安理會中要求如證實捷克政變由蘇聯操縱，聯合國應採集體行動，以免其他國家遭遇相同的命運。而蘇聯代表則認為所有關於蘇聯干涉捷克政變之指責，都是無稽之談，雙方劍拔弩張，但據一般觀察，安理會對捷克局勢，以蘇聯握有否決權，不致採取重大行動。

西德會議結束

英、美、法在倫敦舉行之西德會議，自二月二十二日開幕，至三月六日結束，其間比、荷、盧應邀參加。會議內容保持祕密，會後始發表公報，稱：

「英、美、法三國代表團所曾討論者，為德國賠償問題中與三國佔領區內部政策有關之部分，以及西德對於歐洲復興計劃之關係。當經確認為西歐國家及民主德國之政治及經濟福利計，西歐國家與民主德國間之經濟生活，應有密切之聯繫。復以德國全國之經濟統一及東德之參加歐洲復興方案，已經證明為不可能，英、美、法三國業已同意在三國之間及西德三佔領區間，應就歐洲復興方案與西德有關之問題，保持密切合作。為使西德對歐洲之復興得有充分貢獻起見，此等合作實至為必要。英、美、法三國代表團並同意西德、英、美合併區及法國區應充分參加歐洲復興方案，並在該方案之任何永久性機構中，獲有適當的代表權。

「關於荷、比、盧參加對德政策之點，已獲致原則上之協議。各代表團並已曾考慮設立魯爾國際管制機構之點，德國在該管制機構中亦得參加。該一國際管制機構之目的，在保證魯爾之經濟資源，不復再被用作侵略，並使歐洲廣大部份包括德國在內，得以享受魯爾區煤斤鋼鐵焦煤等物產之利益。

「各與會代表團復會就德國之現狀及西德英、美區及法國區內政治及經濟機構可能的進化，舉行具體的討論，就若干複雜之點，已獲致廣泛協議，尤其重要者乃為各與會代表團業已同意確認一聯邦形式的政府，具有適當的中央職權，同時予各邦權利以適當的保護，乃為在現狀下最能重建德國統一的適宜辦法。

蘇聯除於開會前表示強烈反對外，於八日再向英、美、法三強，提出照會，稱蘇聯政府認為倫敦會議關於德國之決議，不能取得合法性及其國際上之效能。並指責美國領導西方強權陰分裂歐洲，恢復德國兵力，為對蘇聯侵略之用。二十日盟國管制德國委員會在柏林舉行會議，蘇代表德境蘇軍總司令蘇柯洛夫斯基（Vassili Sokolovsky），抨擊三強西德會議，稱『西方國家的行動，證明已破壞管制德國的協定，因而證實盟國管制委員會已不復為四國實施管制的機構。』即憤而退席。二十三日英、美、法代表亦拒絕參加盟管會小組會議，以示報復。

文藝

雨到底下了

Niccolo Tucci 著
林湮 譯

作者爲現代意大利作家，父親是意大利人，母親是俄國人，生於瑞士。他從十歲起開始寫作，除意文外，能用德文、法文、英文寫作。本篇初用意文寫成，其後再用英文改寫，載於本年一月號哈柏月刊（Harper's）。內容寫落後農村裏小人物的平凡故事，沒有一點詞藻的渲染，然而農民生活的黯澹貧窮，盎然紙背，誰能不爲這些小人物一掬同情之淚呢。——譯者

那天下午我和我的朋友吉奧文尼騎着自行車。我們手交扶着肩膊，懶散的一路騎過去，商量到山區旅行去的計劃。等到近向左轉灣一條鄉間小路時，發現那邊天上陰雲密布，有下雨的光景。我說：『如果我們不趕快跑，雨要趕在我們前先下了。』

其他的人也有同樣的感覺：婦女們趕緊收起曬在外面的衣服；孩子們給大人叫着回到屋裏；路上屋前的椅子趕快移開；給風吹得毛鬆起的狗，跑出來向空嗅着。祇有蟋蟀仍在瞿瞿的叫着，但田裏的麥好像受驚似的亂成一片。天上劃分清空和烏雲的界線，仍在繼續上升，幾乎趕在我們的前頭；烏雲的四周顯出陽光的金色圈。但地上仍舊是乾的，風暴中祇有灰塵飛揚——灰塵使我們的眼睛張都張不開來，打在面上好像松樹的葉針。

我叫着：『有車子來了』，我們向兩旁分開，把路當中讓出來。車子轟轟之聲一時好像天上打雷，但喇叭之聲繼起要我們把路讓開，表明聲音的來源不在天上，就正在這條狹路和正在我們的背後。

來車是一輛裝沙的貨車，沙上坐着三個人，在一幅大布幕下擠在一起，幕布隨風震動獵獵作響。他們也是怕雨來要加快行程。我們直跟在車子的後頭，還沒有走出車子起處的灰塵，後面又有一輛車子疾馳突過我們，我們的未被撞倒，眞是僥天之幸。還是一輛做車，我們本來注視着路上的石子，在抬起頭來望的一剎那裏，看見車子上人的面紗、圍巾、太陽鏡、網球帽、和裸露的臂膀。我們甚至也看到了車子的號碼，一個八字，一個九字，但其餘的字因爲車子後面塵土飛揚，無從看清。這時我們忽然聽見煞車的尖聲和恐惶的哀叫，接着是重新踏動馬達的狂叫聲音。我們趕前去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等走到近弓形的狹石橋相近，我們看見了。地上一個屍體，身首分成兩處，路上有點點滴滴的血跡。兩個原在田間工作的農民，緊跟着車後飛揚的塵沙奔追過去，但到風把塵沙吹散，路上不見車影時，他們只好廢然而返，出於本能的做他們能力所及的一些小事：他們把死人的頭放回原處，面孔向下也同屍體一樣。這時我纔看清這兩位農夫，吉諾和伊謨。死的我也認得，是安哲莉娜的丈夫伊立厄。

我們開始以震顫的聲音叫着：『兇手！萬惡不赦的兇手！』我們四個人都感到驚惶憤慨，不勝悲切；我們想哭出來，但爲了其他的並非怕難爲情的理由，都沒有哭。安哲莉娜一定要哭的，那是她的事。這是她的損失，應該由她去報告當局，因此現在第

一件事便是要通知她。伊謨望着自己染有血跡的顫動的手，說：『現在誰去告訴安哲莉娜？家裏已經有三個孩子，第四個隨時可以出世。……』

我們盡力想還有什麼事可以做的，但實在沒有什麼。我們已經讓兇手逃去，因之未能盡我們復仇的職責，我們不曾成了幫兇。現在我們必須去替兇手完成工作——去找安哲莉娜，告訴她，陪她回到出事地方來，看她嚎啕傷心。

『雨，你也可惡，』伊謨叫着。他開始講出事的經過，藉以證明他要告訴我們出事情形，因之不能由他去通知安哲莉娜。他開始講：『我就在近那一棵樹下，聽見伊立厄說：「你們等一下我，我祇要乘雨來以前把蠶放進屋裏，我就回來。」天哪！他話剛說完，剛跳過田溝踏上路，接着……你們看他！』他的話結束如此快，面上現出很窘。

『朋友，動手，』我說：『現在不是講空話的時候。雨隨時會下。讓我們找一輛牛推車，把他裝回他的家去。』

伊謨說：『我可以替你找到手推車，但我不願到他的家去。』

『那麼那一個肯去？』我問：『總得有人去。我是預備去的，但不願一個人去，朋友，那一個和我同走？』

『帶了像那樣的禮物去麼？我不去，』伊謨說。

其他兩個人也搖頭表示不願。

兩部脚踏車上的喇叭聲大聲叫着。兩個工人為了怕大雨卽下，匆匆散工，他們從車位上跳下來，恐怕壓着了可憐的伊立厄的屍體。他們說：『我的天，看他……伊立厄。安哲莉娜在什麼地方？』

吉奧文尼說：『今早我瞧見她在近公路的下面採桑葉。』

『現在一定不在那裏了，』吉諾說：『她已經把那棵樹的葉子採完了。』

『那麼一定就在屋過去那邊了。』

兩個工人說：『沒有。我們剛走過，樹上葉子已經採光，一個人都沒有。』

『那麼她一定在別棵樹上。』我說。我們都迫切希望如此，因為這等於說非待我們告訴她後，她大概不至於就下來到這裏。也許無須有我們的告訴，她就已經知道了，正像鄉間的慣例，有一點事發生，立刻便會散傳開來。此時鄉間的人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始終不懂他們怎麼會知道的。舉例言，在我們說話時，在半里外就有女人的面孔在葡萄樹林葉子背後偷覷，她們在來以前，先要確定出的事是否重要。她們已經聽見我們的聲音，但也看見天上的烏雲。她們派一個先來打聽。她跑過兩片田地，望着路上的屍體，再跑回去告訴別人。兩分鐘之內，六個農婦手裏拿着黃色的縛麥稈帶，已經和我們在一起了。路上也來了許多小孩子，先一個，三個，十二個，赤足，半赤祼，滿身齷齪。他們把伊立厄的屍體圍成一圈，專心致志的看着，好像看到地皮的下面。女人們則哭哭啼啼的表示對死者的憐惜。

突然女人中一個、肥胖的吉琪亞，解下頸裏的黑圍巾，蓋在伊立厄的頭上，一面說：『可憐的死者，蒼天不容的。你們男子漢連這一點都不曾想到，眞丟臉！』

孩子們感到十分的失望，他們叫着：『啊，現在我們看都看不見了。』

吉琪亞的肥大的手幾乎觸到伊謨的面上，用命令的口氣說：『現在你去叫那可憐的人，乘雨來以前去告訴她。』

伊謨慢慢的移動脚步，漫無目標的望着各處。吉琪亞重新

說：『去叫她。』

吉琪亞轉向吉諾說，『你去找一架手推車，快一點。』

在吉諾能拔脚以前，杜寧諾來了。他是湯鐵地產的管理人。他一半算農人，一半算帳房。他和伊立厄一起從過軍，他知道許多東西，雖然他心中也難受，但立刻知道第二步應該做些什麼。

『女人和孩子們走開，』他大聲叫着，『不要手推車，去叫警察。』

『但雨就要下呀，』吉諾問。

『這與雨沒有關係。他是死於非命的，遇到因意外致命的事，千萬不能碰他的屍體。』

人羣之間起了一陣表示詫異的細語，好像這是一個現在纔知道的關於伊立厄的祕密。

雖然大家一句話都沒有說，杜寧諾重新開口，『不，你們不能。卽使遇其他死因的人，在當局派人來以前，也不能動。』接着他感到了懷疑，問大家：『怎麼，你們已經動過了麼？』

『我們動過的，』吉諾輕聲的說。

『怎麼，你們已經把屍體從車子出事地點移動過麼？』

『不是這樣，』吉諾趕快回答，『我們祇把頭移近身體』。

『那是違法的』，杜寧諾叫着，『以後你要受警察的處分。現在你趕快去找警察來，找不到你不要回來。』

我把我的脚踏車借給吉諾，他飛快的一路奔去。

杜寧諾重新喊着，『女人和孩子們走開，回去……回去！』

『我有留在這裏的權利，』吉琪亞怒聲的叫着，『他頭上的圍巾是我的，我放在上面的。』

風吹起圍巾的一角，露出死者一部分的頭，沙塵隨風落在露出的頭上。杜寧諾以傍若無人的聲調問大家：『你們那一個叫過醫生？』吉琪亞回答說：『我怎麼曉得醫生不醫生？在我們好好的時候，醫生都不能幫忙，你想他到這裏來能有什麼用處？』

『我沒有問你，』杜寧諾對她說。接着他看見我也在人羣中，他脫帽爲禮，很客氣的說：『你們那一位找看醫生沒有？』

『我想沒有，』我說，『但我願自己去找』。

他說：『如果你不在意，我們將叫別人去找。你留在這裏更有用些。』

吉奧文尼被派去找醫生。現在吉琪亞站在狂風和屍體之間，擋住風不讓圍巾再被吹起。風吹弄她身背後的黑裙，她不由光火的折轉身來，好像有人找她麻煩似的。接着她望望天上的烏雲。

從地面的遠處，黑色的雲陣繼續行近。天上其他部分仍舊顯出蔚藍色，山嶺的輪廓已經看不見了。

『醫生』，她繼續嘮叨，『卽使醫生……除非我眼睛已經瞎了，否則在人到以前雨一定先已下了。』接着她朝她四周的女人和孩子們開口問：『我們不能看出他早已斷氣了麼？你不能看出麼？』她離開我一段，向我問着。

『是的，他已經死了，』我回答，在窘迫的情形之下，我設法解釋：『但有醫生可以宣布他已經死亡。』

『你的話什麼意思？』她問，此時孩子們慢慢離開屍體，把我圍起來，好像現在他們可以從我這方面，曉得有關死亡本身的某些極重要的東西。

杜寧諾對我的話點頭示可，並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氣，彷彿在這一堆人中，只有他同我兩個是文明人，懂得我話的意思。他說：『你這個蠢女人，你沒有聽見過如果醫生不曾親眼看過死者，他便可以藉口未曾目擊，在簽證死亡證明書時僞造原因麼？』

「嘿，」她說，「那麼警察呢？他們到這裏來幹什麼？爲什麼他們不去追兇手而到這裏來？」

「像你這樣的蠢女人，無法向你說明這些東西，」他說。

「是這樣麼？」她說，「如果一個良好的基督教徒把死者的頭放歸原處，他們就要把他關進牢裏麼？爲什麼？」

杜寧亞命令說：『閉你的嘴，』她退後回到原來擋風的位置。

杜寧亞說，「我祇希望安格莉娜別在警察和醫生來前先到。」

但她先到了。我們先聽見伊謨的聲音：『安格莉娜娜……。』接着她的聲音：『啊，噢，你做什麼？』沒有聲音。接着又是『安格莉娜娜……。』

『但做什麼呀？』

『到這裏來，有點事。』

『什麼事呀？你不能告訴我麼？』

『來呀……。』

『我在樹上工作，你卻來吵個不休，如果沒有重要的事，你會聽我的罵。』

現在我們可以看見他了。他逃開她向我們這一頭奔來，她追在他後頭，仍着向他喊：『我在做生活的時候你來吵……你這天殺的……你不能停着，你這儍子？』

一下短短的遲疑，接着第一聲恐怖的驚叫。她已經看見人羣，開始明白那裏已經發生了比採桑葉更重要的事。她的命運，她生活和希望中剩下的東西，都將在那裏決定。

伊謨跑過了我們，人羣中許多人開始和他一起飛奔。

同樣的風，把安格莉娜的聲音吹在她人到以前，也重新吹開了伊立厄頭上的圍巾，帶着滿不在乎的神氣，好像揭開一件可怕的禮物似的。

現在穿藍色制服褲子鑲紅邊的警察到了。警長騎在我的脚踏車上，吉諾步行跟在他後面，手裏抱着警長的指揮刀，那是正義的徵象。從另外一條路上，醫生帶着他新的草帽，乘一輛用兩匹灰色馬拉的輕馬車，款段而來。他們就要各自用合適的法律和科學名詞，來提出此間似乎沒有一人能準確勝任的宣判。此時吉琪亞和杜寧諾再加其他許多女人的幫忙，設法拉住安格莉娜，不讓她去觸碰屍體。她哭叫着，「讓我把他翻轉來面孔朝上……我要看看他的面孔呀……」。醫生和警長不作聲的互相叫呼，承認命運流轉的變幻無常。

然後他們望着天上的烏雲，醫生脫下他的帽子，利用他表示哀憫的歎息，一舉兩得的吹去帽子黑緞帶上的灰塵，再小心地把帽子放在車上，另外從車上拿下一條紅毯子，蓋在馬的身上，『馬在出汗』，他向周圍的人說，『一遇雨也許會感染肺炎的。』

人羣和屍體間讓開了一條路。現在有五個人拉住安格莉娜，她仍舊哭個不停，好像醫生要喪害她的伊立厄似的。『你們要把他做什麼啊？』她叫着，『兇手，你們把他殺了還嫌不夠麼？』

『這是爲你的好處』，杜寧諾說，他廣知博曉，所以也知道這一點。『安格莉娜，這是爲你孩子的好處。忍耐些，一下便完了，以後你便可以儘你哭了。』在醫生取出他的小簿子和自來水筆時，警長也在開始爲他的宣判搜集資料。闖事的車子什麼號碼？什麼顏色？速度？出事的時間？他點點頭，記下了這一天違法行爲的種種徵候。溫度、脈膊、各種機能，以及其他一切。

醫生免得把屍體頭上的圍巾揭開，問：『頭和身體分成爲二麼？』『是的，』吉諾說，『我們把頭檢回原處。這算違法麼？』

醫生說：『你去問警長，』警長聽見以後，接口說：『是

的，這是最糟的錯誤……。』

『一件一件的來』，醫生說，『我累死了，要快快弄完。』

『我的鉛筆寫都寫不出，』警長說，『醫生，你的筆借我一下好不好？』

醫生用他看病的眼光，望着天上的烏雲，然後診斷說，『雨就要下了，但如果你趕快的做……。』他把筆借給警長。

現在警長開始記下一切詳細的情形：屍體和頭的位置，移動屍體者的姓名（父母的姓名，母親的閨名，住址：年齡．職業：）。出事後經過多少時候纔把頭移動的？最初頭和屍體的距離多少碼？警長慢慢的寫着，他夾在這一堆農民中間，有的呼吸吹氣吹到了他的頸項裏，有的把鼻子伸到了他的筆上，遮住了他的目光，可憐的警長。

『請大家走開些……』。他感到窘迫。甚至天上的雲也在集向他手裏那張的紙頭，像專心凝意要看他寫些什麽……還有他要寫一個字，而那個字偏不來……他閉起眼睛。這一個字很重要，要來形容司機的惡毒……。『然後……離開他們謀殺出事的地點：不，不是謀殺。還有一個更好的字……離開他們的……。』

『謀殺一字行了』，醫生說，他不耐煩的動弄他的小簿子。

『謝謝你。那麽……謀殺行爲，沒有停下來……。』

醫生用堅決的語調提議：『不停疾馳而去』。

『又謝謝你。是這樣。不停疾馳而去。我希望行了。醫生，這是你的筆。你車上有空位容我同去麽？』

『好，請上車。』

在走以前，醫生想把草帽放在坐位脚下，但警長說，『放那裏靠不住，也許會被風吹掉。』

醫生用煩惱的眼光望了天一下，再把帽子戴到頭上。他們快快走了，好像他們曾成爲極重要的犧牲者似的；他們把證明書留了下來；然後消失在風暴的當口，再去在這個古老小城市鎭廳的汚濁的記錄簿上添上一筆，雨還沒有下，已經枉死了一個人。

『快、快，醫生，把你的馬鞭一下，好在雨下以前趕到；快，跑，快，向那雲陣裏一直走過去，否則又要造成另一個慘案了——你的新草帽……。』

現在雨可以下了。命運之神現在已經逞心如意；風毫無檢束的四面吹來。我聽到什麽地方羣鳥淒厲的叫聲。但手推車來了。恰好時候，雨的犧牲也許可以保持不至淋濕。憂鬱的行列起行了：安格莉娜和她的新死的禮品……她哭着：『你沒有死！你沒有死……。』在他心裏她沒有死，他高聳的肚皮告訴她，但在這裏誰會聽從她呢？現在連市鎭廳的記錄簿上也記明他已經死了。

烏，又是烏！雨一定快來了。但不，不是烏，他們不在天上在地上動。現在我看見了：一羣女人，一路喘氣奔來，風把她們的一部分哭聲吹散了：他的母親，他的五個妹妹，和兩個孩子。她們到這裏停下來。『呀』。她們凝視地上的血跡，說：『啊，他們已經把他移去了。』

『移去了』，我說，『這一條路……不……這一條路……到墳地去了。』

他們一直逕自向家裏走去。我叫着，『到墳地』。

他們烏一樣，排成弓狀的一長線，去了，哭聲漸漸消失。好像對他們嘲笑似的，天上的野鴨排成同樣的行路，向同一方一面啼一面飛去。

在我凝視她馳去時，一大滴雨落在我的手背上。又一滴落在路上還沒有乾的新鮮血跡上，大雨也來了。

時事日誌

自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辭職，由羅申繼任。

⊙捷克宣布成立新閣。

二月二十六日

⊙蔣主席由牯返京。

⊙我外交部發言人稱，外蒙抗議我軍入侵完全不符事實。

⊙東北共軍攻陷營口。

⊙英、美、法譴責捷克共黨暴力政變。

⊙聯合國小型大會通過朝鮮南部辦理選舉。

二月二十七日

⊙芬蘭外交部宣布蘇聯要求締結友好互助新約。

二月二十八日

⊙立法院通過上半年總預算。

⊙東北共軍攻陷開原。

二月二十九日

⊙安全理事會繼續調處印荷爭端。

三月一日

⊙聯合國糧農機構發起之世界食米會議開幕。

⊙朝鮮南部美軍司令霍奇宣布南韓五月九日舉行普選。

三月二日

⊙小型聯大決議成立十五國委員會，研究和平解決國際紛爭問題。

三月三日

⊙蘇聯建議五強直接會商處理巴勒斯坦問題。

⊙麥克阿瑟元帥宣言贊助軍事援華。

三月四日

⊙四平國軍作戰略撤退。

⊙英、法、比、荷、盧五國聯盟會議揭幕。

⊙智利、阿根廷訂立互防公約，共同保衛南極土地主權。

三月五日

⊙捷克政府宣布實行肅軍。

三月六日

⊙中、美、英、法、印度及荷蘭正式承認暹羅政府。

⊙二十六國簽訂五年小麥協定。

⊙英、美、法、西、德會議閉幕。

三月七日

⊙美國衆議院議長馬丁演說軍事援華。

⊙意大利以地中海杜特坎尼斯島交還希臘。

三月八日

⊙法國民議會通過反通貨膨脹法。

⊙杜魯門總統宣佈願接受提名參加競選。

三月九日

⊙東北國軍放棄永吉。

⊙日本蘆田均新內閣成立。

⊙麥克阿瑟宣布願接受總統提名參加競選。

⊙荷印臨時政府成立。

三月十日

⊙我貨運輸機在青被蘇機襲擊，向蘇聯提出抗議。

⊙捷克外長馬薩里克跳樓自殺。

三月十一日

⊙美國國務院闡明對華政策。

⊙美國衆院外委會議決從速軍事援華。

⊙美國向小型聯大提出書面建議，要求修正否決權。

三月十二日

⊙西歐五國會議通過五十年軍事聯盟公約。

⊙聯合國朝鮮委員會議決監督南韓選舉。

⊙智利向安理會提議，要求調查捷克政變事件。

三月十三日

⊙蘇聯拒絕我關於民用航空飛機被襲之抗議。

三月十四日

⊙美國參議院通過歐洲復興計劃。

三月十五日

⊙東北國軍克復遼中。
⊙歐洲十六國會議開幕。
⊙日本自由黨與民主俱樂部合併為民主自由黨。

三月十六日

⊙華中綏靖會議開幕。
⊙歐洲十六國會議通過西德列入復興計劃。

三月十七日

⊙英、法、比、荷、盧五國西歐聯盟五十年公約簽字。
⊙美總統杜魯門向參衆兩院聯席會議，演說抨擊蘇聯阻撓和平，要求實施普遍軍訓。
⊙安理會決定以捷克政變案件列入議程。

三月十八日

⊙華中綏靖會議決議綏靖區實行新土地法。
⊙我為空運機隊被襲事，再度向蘇聯提出抗議。
⊙蘇聯、保加里亞簽訂互助協定。
⊙丹麥、挪威、瑞典三國外長發表反共演說。

三月十九日

⊙美國衆院外委會通過六十二億援外法案。
⊙美向安理會建議放棄聖地分治計劃。

三月二十日

⊙蘇聯代表團退出柏林四強管制會議。
⊙美國遞交聯合國祕書長照會，提議調查特港歸意問題。

三月二十一日

⊙歐洲十四國社會黨在倫敦舉行會議，討論馬歇爾援歐計劃。
⊙南斯拉夫為特港歸還意國事向英、美、法提出強硬抗議。

三月二十二日

⊙美參議院外委會通過援華法案。

三月二十三日

⊙美、英、法拒絕參加柏林盟管會小組會議。

文明和野蠻

人原來歡喜以萬物之靈自命的，而現代人又習於把文明看做祇有自己所獨有的東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功能派人類學家的大師瑪林諾斯基(B. K. Malinowski 1884–1942)有一次曾經到一個食人部落中去考察。他在與當地土人談話之間，告訴他們歐戰的情形，說這場的戰爭，結果雙方死傷人數達千萬人。土人聽了大表詫異，異口同聲的問：『你們怎麼吃得完呢？』

瑪林諾斯基向他們解釋，歐洲人並不是爲爲了要吃人而殺人。

於是土人覺得更不可解了！『爲殺人而殺人麼？那是多麼野蠻啊！』

瑪林諾斯基以後常歡喜轉述這個故事。在目前國際情勢劍拔弩張的今日，文明的現代人似乎值得再聽一遍。